

林玉蓉◎编著

心祭

李錦宗紀念文集



目录

- 2 目录
- 7 序言一 方修以后的马华文学史家李锦宗 / 伍燕翎
- 15 序言二 序李锦宗纪念文集 / 苏清强
- 第1辑：众友缅怀 / 21**
- 22 永活在文史册中 / 马仑
- 24 不在——怀念李锦宗 / 陈蝶
- 31 心里有把尺 / 田思
- 34 沉痛悼念一介布衣——李锦宗 / 徐思众
- 38 立马翻找万卷书【悼念李锦宗】 / 徐持庆
- 41 与旧书报为伍的李锦宗 / 谢诗坚
- 47 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李锦宗 / 吴恒灿
- 49 印象李锦宗 / 张木钦
- 51 追思 / 黄叶
- 54 藏了哪些珍宝？ / 杜忠全
- 56 谁敢烧我的报纸 / 芜野

- 58 资料乱中有序 / 秋山
60 凭一己力量工作 / 吴鑫霖
61 认同及鼓励的力量 / 邢诒旺
62 一支蜡烛 / 章钦
65 故友已乘黄鹤去 / 金鼎

第2辑：悼诗述怀 / 69

- 70 徐持庆悼锦宗挽联及悼诗 / 徐持庆
71 施舍是最宽敞的世界 / 苏清强
74 悼姨丈 / 廖嘉程
76 抽屉——敬悼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学家 / 王涛
78 最后的笔迹——悼李锦宗 / 秋山
80 怀念故人李锦宗 / 李宗舜
81 敬悼李锦宗文友 / 周子善
82 悼念马华文史家李锦宗 / 林怀龙
83 缘散——悼文学史料家李锦宗 / 李楠兴
85 敬悼文友李锦宗 / 莫顺生
86 走不完的路——悼文史家李锦宗 / 冰谷
88 追思夜——悼锦宗兄 / 杰伦
91 遗憾的只有一件事——悼李锦宗 / 碧澄
93 追悼李锦宗好友 / 黄玉奎
94 马新文学史家李锦宗辞世捐大体 / 马仑

第3辑：心路履痕 /97

- 98 李锦宗的文学创作成果的评估 / 李锦宗
- 103 李锦宗在推动及发扬文学工作活动的评估 / 李锦宗
- 106 李锦宗对文学创作思想的贡献的评估 / 李锦宗
- 108 采得百花成蜜后——访马华文学史家李锦宗 / 陈望衡
- 114 翘首企盼马华文学史，何时能问世？——再访马来西亚文学史家李锦宗 / 陈望衡
- 121 百花成蜜的辛酸 / 雅波
- 123 我看锦宗 / 张先瑞
- 131 为了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李锦宗、林玉蓉 / 周伟民教授
- 138 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 / 徐持庆
- 142 雨川做媒 替李锦宗拉红线 / 马仑
- 145 蜜蜂（侧写李锦宗） / 苏清强

第4辑：文林丰碑 /147

- 148 字字皆是血，辛苦不寻常——读李锦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 / 陈望衡
- 157 见字如面 锦宗精神——读李锦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有感 / 金忠敏
- 164 当代马华文学史料“捕手”——记并未远去的李锦宗先生 / 马峰
- 168 勤奋严谨的马华文学史料耕耘者：读李锦宗《80年代的马华文坛》与《马华文学作家与著作》 / 李树枝

- 177 锦书难托，宗笔长在 / 杨善勇
179 文坛步步追踪的李锦宗 / 杰伦
186 专搞马华文学史料的黄梅雨 / 马仑

第5辑：媒体汇报 / 189

- 190 用生命编纂马华文学史·李锦宗要与癌斗快——星洲日报 / 李成友
198 马华文学史料家李锦宗病逝 捐献大体——中国报
201 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李锦宗辞世 大体捐作医学研究 / 南洋商报
203 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李锦宗病逝 / 光明日报
205 马华文学“司马迁”李锦宗病逝 捐大体供研究——联合早报 / 陈宇昕
208 告别 感恩仪式后送火葬——告别“无语良师”李锦宗——星洲日报 / 李成友
212 李锦宗往生 100 天 万册藏书捐新纪元——星洲日报
218 费 5 小时整理装运近万册 李锦宗藏书赠新院——星洲日报 / 李成友
222 马电图同仁走访李锦宗（许文荣等人）
224 作家陈雪风逝世 李锦宗叹文坛失“良心”
226 捐献大体当无语良师 李锦宗完成大爱——光明日报

第6辑：铭记夫君 /229

- 230 最后一篇稿 / 林玉蓉
- 235 为马华文学史料鞠躬尽瘁 / 林玉蓉
- 242 马来西亚的民间学者 / 林玉蓉
- 247 马新的华文文学史料工作者 / 林玉蓉
- 250 两次手术的煎熬 / 林玉蓉
- 254 敌不过癌症 / 林玉蓉
- 257 第20届无语良师工作坊——家属叮咛 / 林玉蓉
- 259 杰伦关怀朋友 / 林玉蓉
- 262 华南城市去来 / 林玉蓉

后记 /266

附录 /269

- 270 家庭与生照
- 276 与文友合照
- 280 文星陨落
- 281 遗爱人间

序言一

方修以后的马华文学史家李锦宗

伍燕翎博士（新纪元中文系副教授）

李锦宗在马华文坛并不算是一个太闪烁的名字。尤其在这个创作强势，而评论相对薄弱的马华文坛而言，一生默默耕耘于旧纸堆中搜集和整理史料的李锦宗，他的努力并不容易为他人所见。究其实，李锦宗花尽半生的心血在搜罗、查证、整理和研究马华文学史料文献。这种长期爬梳、考辨史料真伪的细致工作，吃力不讨好，然而李锦宗一辈子孜孜不倦、埋头苦干，为马华文学研究者留下不少极其珍贵的史料。

李锦宗留下五本史料性专著，即《马华文学纵谈》（1994）、《80年代的马华文坛》（1996）、《殒落的文星·史料集》（1999）和《新马文坛步步追踪》（2007），以及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2017）。此外，他主编了韦晕小说选《流霞》（1998）、《马华文学大系：史料 1965-1996》（2004）、陆庭谕和颀洋著《原汁原味》（2008）《涛声远去，林木依旧：慧适纪念集》（2010）、征雁遗著《回首话当年》（2010）、《马来西亚广西诗文选》（2012）、

《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2013）等作品，其中不乏具学术和史料参考价值，对马华文学史的整体观视和建构，有一定程度的助益。他长期关注马华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尤其有系统地偏重于1960年以后的马华文学发展，此称继方修以后另一位马华文学史家，亦非过誉。

失落的沙洲

马华文学百年发展，许多早期文献和史料的保存，长期以来其实并没有做好。报刊、杂志、期刊、出版品、档案史料、书信等，由于一直欠缺妥善和制度化的保存和管理，以致许多宝贵的资料散佚无间。二战日寇时代，许多华文出版物包括报纸和杂志严重被销毁，后来也鲜有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对史料保存的客观性认知不足、对历史资讯处理的欠缺系统，都可能导致后来研究工作难免受影响且裹足不前。

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可是常常做得再怎么好，大部分人也只是看到创作人和评论人的光环，对那些寂寂无闻爬梳、搜集和辑佚史料的学人，似乎是视而不见。

马华文坛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多学者在史料的整理下过功夫。一直从未间断着力于该领域的大概只有两个人，一是李锦宗，另外一位则是马仑。马仑在该领域确是比李锦宗先行

一步，他在 1970 年代已开始收集和整理马华文学史料，并先后出版《马华写作人剪影》(1979)、《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19-1983》(1984)、《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1991)、《新马华文作者风采：1875-2000》(2000) 等重要的史料专著。这些马华写作人的生平简介铺展出一幅幅马华文学巨匠的风采，进而勾勒出马华文学发展史的全貌。

李锦宗实则比马仑年少七岁，可以算是同代人，但他比同时写小说又是文学史料家的马仑更集中于马华文学史料的研究。他的作品于 1990 年代陆续出版，研究焦点主要放在 1960 年以后的马华文学，恰恰延续了方修之后的文学史书写。

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到《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仅爬梳至 1960 年代的马华文学，似乎至今再难有人继承方修的衣钵，一本更完整的马华文学史恐怕不容易生产。李锦宗对此早有识见。始于 1970 年，他每年从不间断给报刊杂志梳理年度马华文坛动态，包括文学书籍、文艺刊物和副刊等出版，文学活动、文学团体等等要事，巨细靡遗，一一搜刮，记录和展现了一时代的马华文学风貌。

熟识李锦宗的人都知道，他于 1972 年婚后即定居八打灵，两层排屋的居家俨然像一座图书馆，屋前车房外是日以

继夜厚厚堆积的旧报刊；屋内厅堂寝室乃至阶梯间是满布的书藉、史料档和笔记。1984年起，他担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出任资料组组长，直到后来患病才不得已减少出席会议。

由李锦宗编著的《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于2004年出版，可以说是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续篇，继方修以后处理至1990年中期的马华文学史料，为补阙和完善马华文学做了相当程度的铺垫工作。

编写文学史毕竟是一项浩大工程，绝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即可完成。马仑和李锦宗长期不懈埋首浩瀚史料，而在这个尚不算是非常重视挖掘和辨析史料、少运用原始材料、忽略文献开发和检索的马华文坛而言，这种滴水穿石的坚韧和默默付出的精神，似乎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没有奖项的光环，没有丰富的学术资源，也许连相互角力的学术平台也有所欠缺，然而这样一个缺乏严格学术训练的民间学者，却孜孜不倦致力搜罗资料，撰述成书，填补了长期为之忽视的学术空白。李锦宗是继方修以后的文学史家，如此称誉，当之无愧。

当代意识和籍贯考证

作为文学史家的李锦宗，他对马华文学的“当代意识”

非常自觉和强烈。马华文学到了 1970 年代，进入高品质发展阶段。“现代派”文学在 1970 年下半年显然站稳马华文坛，由温任平领导的天狼星诗社就是最好的代表。当时不仅天狼星的文艺活动和出版非常蓬勃，其他诗社和出版社皆纷纷设立，许多代表性的马华作家大多在这时候涌现，并持续写作至 1980 年代。年轻一辈的作家后来居上，各种文类都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李锦宗于史料研究工作中，虽然没有特别厘清“当代文学”这个概念，然而却可以发现他更直接进入文学艺术的核心，比起方修，他似乎刻意淡化政治历史印记的影响。历史意义对文学的生成固然重要，然而马华文学却是在历史进化和社会变革中，愈能够彰显它的美学实质。1960 年代以后的马华文学，看来已不单纯是以政治事件来划分文学史分期的时代。

《马华文学大系史料 1965-1996》由李锦宗编著，按照断代的时间线记录至 1990 年代上半期的年度马华文坛发展动态，其中包括文艺书籍、刊物和副刊的出版，文学活动和组织的开展等。从当今文学蓬勃发展的态势看来，马华文学通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终于铺展出它的纷繁多姿和独特精神。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国家独立后这二、三十年来，其社

会结构、公民身份、角色扮演、族群认同等等议题，已随国家和社会变迁而有所改变或转换。然而，李锦宗对南来和本土华人作家的籍贯和地域分布却非常看重。他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可以说尽了半生心血整理出丰富详赡又格外珍贵的作家资料。书中潮籍、客籍和琼籍都是华人籍贯之中较为重要的写作群体，李锦宗对这些作家籍贯的考订梳理，细微至生卒日期皆有所把握，为马华文坛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录。

从移民到定居，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转换有它一定的意义。作家们的籍贯文化和特色在其写作中不算有太明显的体现，然而李锦宗一直热衷于此项研究工作，尤其其他对南来作家的籍贯与生平考述，开掘了马华文学的地理性因素，发现了地域文学的指标意义，为后来“地方志书写”做好铺垫工作。

溯本探源与在地意识

李锦宗在处理 1960 年以后的文学史料研究中，积极地整理和挖掘南来作家的本土性 / 本土意识，同时考察了中国现代作家和早期马华文坛的关系，对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深厚的历史渊源，再一次做出解说和探究。

《陨落的文星》史料集所囊括的作家名单如山东佬、白

鹤、林参天、依藤、林姗姗、叶苔痕、貂问媚、萧遥天、温梓川、张一倩等等，皆曾经在马华文坛上活跃一时，为马华文学进程发挥了相当程度的作用。

后来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的《新马文坛步步追踪》更是一本对马华文学研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学史料集。〈萧乾二度来马〉、〈谢冰莹在马来亚〉、〈聂绀弩在新马〉、〈凌淑华的新马缘〉、〈凌淑华在南大〉、〈陈子遗在马来半岛〉等篇，不仅详述了中国现代作家在马华文艺上的贡献，对他们在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和文化建设上所发放过的光芒，亦有所著墨。

许多早期南来作家在马来亚 / 马来西亚的踪迹，李锦宗做了详尽的记录，为部分曾经出现在方修编著中的作家名单和作品做了注脚。有的作家如雪泥鸿爪，如最后回到大陆的金枝芒、梁若尘、莹姿等人，又如回到香港的杰克，在他们游历或旅居马来亚的数十年间，不仅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文艺刊物，同时也为当时的马华文坛留下不少篇章。

本土出生作家如雪兰莪沙登的戴隐郎、槟城的温梓川、李士源、韩玉珍和方北方，都是马华文坛一代重要功臣。这些较为陌生的本土作家，经李锦宗深入挖掘，马华文学呈现了更丰富的解读面向。

陨落的文星

从 1994 年出版第一本集子，到 2016 年由遗孀林玉蓉协助整理和出版的遗著，其中还包括李锦宗一本重要的史料编著，总共有五本作品留世（《80 年代的马华文坛》已收集在《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一辈子不长，诗文不必多，李锦宗大概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书。这些呕心沥血挖掘、征集和整理而成的文学史料，足以反映了李锦宗在马华文坛的价值和贡献。

李锦宗写过不少记述前辈作家的悼念篇章，虽志在表扬和纪念，却带着史海钩沉的心志和意念，这种默默持恒的努力并不容易。他说过：“在这个对文坛冷漠的社会，一般人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有意或无意地使他们仿佛处身于边缘的地带，让他们好像死水里的泥沙，慢慢地沉淀在水底。”然而，李锦宗本身又何尝不是这样被对待？

曾经被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提名角逐马华文学大奖，却因为李锦宗的作品非创作类而最终和奖项无缘。奖项当然不一定是一个作家单一的衡量指标，也许跟所有默默耕耘的史料工作者一样，他们的陨落最终是为了这片文学花圃可以遍地开花。

28. 9. 2018 吉隆坡

序言二

序李锦宗纪念文集 / 苏清强

我在业余的时间里，因为喜欢舞文弄墨的缘故，认识与结交了不少写作界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大家以文会友，谈文说艺，满腔热血，一片热情。曾几何时，有的在生活重担的压力下渐渐疏离了写作，只有那些坚持得下来的还在继续搞文学。他们大多数都在文学创作这方面下功夫，只有挚友李锦宗独沽一味，很早就一头埋进马华文学史料的搜寻和整理这项艰巨的工作上。本来，锦宗年轻时也有从事纯文学的写作，但当他拿定主意专搞史料后，他就不再二心了。他不像老友马仑，虽有马华史料的书写，却也保持着小说与散文的纯文体创作。平心说，当马华文学还被视为不是主流国家文学的现实情况下，锦宗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确保马华文坛的史料留存下来，作为一代华族在这片土地上为文学和文化事业上所作出的奋斗努力的明证。有史为证，写作人的创作成果才得以彰显、保存。他的用心良苦，用意至诚，深具远见，这是值得我们一代写作人敬佩的地方。

还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和锦宗认识不久。有一次，我有机缘拜访他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家。那时，他已经开始文学史料的搜集了。他把各别作者资料抄录在一张张 A4 白纸上，根据姓名笔划排列开来。那是他在业余的时间里所做的。我不知道他那时的屋子是否是租赁的，不过，从他把录好的写作人资料置于房里的地面上这件事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柜子能够有序地存放这些资料。刚出来工作不久的他，且居住在生活费远远高出国内其他地区的吉隆坡，生活清苦甚至有点拮据，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他和我谈起他搜集文坛史料的这项活动，他所遇到的问题以及他的展望等，我就知道他心志坚定，想得很长远。我发觉他在投入这项工作的最初阶段，不止收集马华文坛的史实资料，就连国外的文坛讯息，他也剪存收集，并时有相关的文章发表于报章上。

我随后也收集报纸副刊，尤其是文艺副刊；亦常常剪贴报章的文坛资料，以及值得保留的佳作，可以说多多少少受到了锦宗的影响的。在文学的道路上，锦宗有明确的方向，有坚韧的毅力，更有沉着苦干的劲力。他平时不多说话，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他搞马华文学史料，也是凭着这种精神和工作态度，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他平日除了找书、买书、看书、翻报、剪报和写作之外，物质的需求不多，生

活简单朴素，是一个甘于寂寞，也耐得住寂寞的人。认识他之后，我与他的交情日深，特别是他也来自吉打州，其贤内助林玉蓉来自玻璃市州，他们每次北上，都会安排时间停留双溪大年，彼此见个面，促膝谈心。而我个人或一家人也常会到他八打灵再也珍珠苑的住家找他或留宿，每年一两次，那是我们有更多亲切交流和互相鼓励的时刻。

由于手头上存有每一年文坛发展的充足资料，锦宗常常为报章书写年度文坛活动报告和总结，内容详尽，且秉持公正的态度，各家各派的活动与创作都包容并蓄。他也写了很多作家生平、活动、著作与成就的专文，尤其是早年南来垦荒的先辈作家。这是相当费时费力的，他却乐此不疲。

锦宗的史料搜集是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中的。他每天阅读各家华文报副刊并抄录与剪存资料。他也翻阅书籍，发现需要为某个作者或文坛的某个时段增添或修正资料时，他就立即进行并把档归档。锦宗的书桌上，永远有剪刀、浆糊、笔和纸张。这是他工作的所需。有时，他还得写信到各地文友，求证某些相关史料。国内外有任何文艺期刊出版，他总要设法弄到，以免错失了重要的史料。以他一个人的精力，在业余的时间里埋头苦干，虽然做得积极，但时间有限，总还是不够用的。于是，他家里的文学书籍，文艺刊物、杂

志，以及各种报纸，越堆越多，越集数量越可观。开始是占据房里的角隅，渐渐地就连厅堂的空间也占据了。后期锦宗的住家，报纸堆积成山，连屋外的空地也用上了。家里书海泛滥，外人进去，会觉得闭塞和行动不便，他却安之若素，习惯自然。那时，锦宗已经开始把他手头的资料输进电脑里了。

一有假期，锦宗唯一松弛身心的方法是与家人一齐出外旅行。常常是，他会驾着车到各地去拜访作家朋友，录取他们的一手资料，或求证他的资料的某些疑点。他也趁机到各地找书，成为家里的珍藏，可以随时参考，成为他各种资料的重要来源。他也喜欢随缘购买一些各地的土产。总之，一般人的出游是清闲放逸的，他却一心不忘文坛资料的探索和挖掘，他会把握每一个难得的机会。

跟锦宗见面，有时谈着谈着，他会无意间透露一些文坛隐秘、文人缺德的事。然而，锦宗为人厚道，他却很少在文章中针砭别人操守上的不是。他总是隐恶扬善，刻画的是别人的努力与成就，称颂的是别人的专精与所长。

锦宗关心马华文坛的发展，也投身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的活动，担任多届的理事，并常出国参加文学会议等等的活动。每到一个文学活动的场所，他总是不忘初心，认识

同道，探索史料。尤其是会议期间所展出的资料和书籍，对他来说，如获至宝。

锦宗为人低调，默默耕耘，从不哗众取宠。他的史料文章，陆续收集成书；这跟他所写下的文章以及收藏的资料相比，毕竟数量不多。他知道出书不易，只有随缘。现在没出，将来有机会才出版，也无所谓。一切急不来，就如他的个性一样，随缘淡定。

一向身心健朗的他，谁知退休后，在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竟然被肠癌缠上了。他坚毅地面对，不把开刀化疗吃药当一回事，把精神振作起来，继续做他想做的工作。我到医院见他，他躺在病榻上，还一面翻阅着广西会馆文集的样稿，一字一字地做他的校对工作。原来，有病在身，他还承接了这项繁重的编辑工作。我体会到了他所发挥出来的舍的精神。

同样患了肠癌的挚友何乃健在2014年间往生了，锦宗的病情却大有改善，康复得很好。我们正为他高兴，希望他吉人天相，得以继续他的史料工作。谁知过去一两年内，他的癌细胞扩散开来，情况不妙。虽然如此，他还是积极整理自己的著作，交给法语出版社出书。去年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说话的语气微弱，中气不足，且容易气喘咳嗽。我了解他

有热切的意愿要看到他的新著的出版，于是，我回家便即刻联络负责人石云彩，她答应加紧赶工。结果，锦宗往生时，石云彩亲自把《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一书的样稿送到他的灵堂前，虽然他已不能睁开眼睛阅读，却也了却了他的一番心愿。

人生的无常、无奈，莫过于生离死别。锦宗一走，玉蓉看着他留下的史料档案，千头万绪，感慨良多。幸而在锦宗患病后，玉蓉已经开始协助他的史料整理工作。为锦宗办完了他的身后事，玉蓉难舍痛苦，见到各地作家纷纷为文追悼锦宗，也整理出了一部分他的旧稿，觉得有必要为锦宗出版一本纪念集。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做，也应该做。玉蓉要我这位老友为这本集字写一篇序言，我不敢推辞，只好随想随写，聊表对老友的至诚敬意，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但愿这本专书能启发大家对马华文坛的重视，以及珍惜锦宗一生的奉献。锦宗为马华文坛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积极精神，正是推动马华文坛发展的一股动力。

（21.5.2018 双溪大年）

第 1 辑：众友缅怀



永活在文史册中 / 马仑

马华文学史料家兼翻译工作者黄梅雨，原名李贵源，又名李锦宗，原籍广东潮阳，1947年6月27日生于吉打州西岭，1964年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自1969年起，他倾力收集马华文学史料，成绩可观。1972年，南下吉隆坡。

自1974年开始当公务员至退休。常用的笔名有：黄梅雨、沈默人、嘉应子、习小蛮、孟小浪、黄菊、林湘、林洋、黎桂园、李林样、奥曼、巴依等等。曾任亚洲华文作家协会马来西亚分会秘书长，《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编委。

著作有《马华文学纵谈》（1994）、《80年代的马华文坛》（1996）、《陨落的文星》（1990）和《新马文坛步步追踪》（2008），主编韦晕小说选《流霞》，《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陆庭谕与顾洋合著的《原汁原味》，征雁遗著《回首话当年》，慧适纪念集《涛声远去，林木依旧》，《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与冰谷联合主编《马来西亚广西诗文选》。

2017年6月21日，星洲日报刊载：

（古隆坡20日讯）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李锦宗与癌症抗争多年后，昨晚9时53分往生，享年70岁。由于生前病重期间签署了捐献大体协议书，愿意参与马大医院“无语良师计划”，因此，家属在蕉赖孝恩纪念馆设立一个没有大体的“灵堂”。今晚和明天下午有超度，明日傍晚6时30分举行亲属、社团和代表祭拜；7时30分追思会，让亲友与文友哀悼，也可写文章、诗作或悼文向他告别。

李锦宗与孀妻林玉蓉（马华女作者）育有3男（可为、可望和可贺），共有3孙男1孙女。

李氏辞世10个月后，其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出版了！这部遗著于2017年10月杪正式问世，由怡保观音堂法雨出版小组印行，厚达508页，共分3辑：（1）马华作家，页36～310。（2）马华著作，页313～458。（3）其他，页460～493，内容丰富，归类详明；此乃今后跟进研究马华文学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原载于马仑编著的《向已故马新文人敬礼》（2018））

不在——怀念李锦宗 / 陈蝶

我一时都算不出自己曾经写了多少篇纪念亲人和朋友离世的文章，为什么要在他们离去后才写呢？这个颇值深思。是否人不在了才算是一个总结的状态？而无端书写一个人，除了给他写序，为了深厚感情或敬仰而动笔，不然就是一种月旦情绪，纸上干戈了吧。

今年 2017 的 6 月份，大马华文文史作家李锦宗在病中走入了永恒，他生前签署捐赠大体充作无语良师的大爱精神，使报界，电视台与广播电台报导他离世消息的隆重程度不亚于报导他一生搜集与编写文学史料的事迹。半年来，我开始感到不习惯的地方，就是失去了一位文坛活字典！研究文学史料这个区块并非我的爱好或使命，然而行走文坛，总有涉及文人作家与他们著作及活动轨迹大哉问的时候，比如马华文坛超过半世纪以来，哪些是擅长什么文类的，又谁是小说散文与诗三面手，锦宗不须翻找资料，几乎都能给出名单。对于本国华文作家们的籍贯出生地，写过什么鸿文大作你需

要查证的东西，他皆能不负所望。他亦曾向我求证我友叶玉昭去世的日期，也托我跟砂拉越朋友确认诗人谢圣洁离世的消息，以便输入他资料库存里。

或者除了锦宗，也有其他作家可以查询，习惯使然，除非紧急也不便因一个问题打电话给不太来往的作家抛问吧。我是他家常客，他得病初期到病重，我与他们夫妇从没直接谈论生死，我们一般会根据报章杂志的美食报导而按图索骥去美食中心用餐。锦宗内脏不妥，嘴巴却刁，每每光顾了那些热门熟食或餐馆之后，鲜有让他满意的餐食！最能留他大驾的是一家地处双溪威市区的福州菜餐馆。2017年2月24日，还与来探访他的李英华和吴海凉到那里午餐，我们几个包括锦宗太太林玉蓉吃完饭，体贴的英华说他尚在职，最有资格请客，敬陪的我，理所当然地同意了。锦宗虽然不介意让朋友探望他，面对他的苦况，观看他的病容，却从来没有发出过诉苦的声音！2017年6月16日他身处九死一生的时候，我在他家遇见来探望的诗人陈秋山父子。当时锦宗躺着见客，脸上，手脚和腹部肤色已经呈现黄色，然而他并无露出惊恐愁绝的表情，反而淡定从容地撑起身体下床，坐到桌前去，拿起他著作《陨落的文星》签名赠送秋山。三天后，2017年6月19日的晚上，他就一切放下了，陨落的文星又

添一颗！

锦宗不在了，玉蓉成了忙碌的遗孀，除了处理他的身后事包括遗嘱的执行，还要处理他的“身后书”，和满坑满谷的旧报杂志。尽管多么不舍，她都将旧报纸卖掉了至少四卡车。如果锦宗在第四次元看着，相信他有满脸的泪。而我就觉得他是一只常年忙于储存坚果的金花鼠，超过了他的消化能力，生也有涯，他不知老之将至，更不理病之临门。

锦宗罹病时展现出来的“人类中有人蒙难时互相观照的应有势态”给了我一些启蒙，我一位晚辈亲人生病时，我到瑞士探望她，当时的实体环境雪地冰天，心灵环境寄人篱下，她食无味，睡无眠，我无词可慰，只一个劲说些别哭，加油振作的话。结果她崩溃了，嗔中带怒地提醒我莫叫病人别哭！去年我一位久别但未见的朋友于数则微信往还后就在相约的关键时刻她说自己得了肺癌晚期，约会搁浅，音讯近断！我在读者文摘里学到抚慰的方法，问她需要我做什么，而不叫她莫哭加油。这个做什么包括买东西，做家务，接送等事，也曾传了些草药疗程的参考给她。然而她连电话没听，微信也不回了，我在她嫂子脸书留言，也告徒劳。读者文摘的方法也错了吗？我颓然无比，我想自己若病了，也会躲起来，话语不再是我强项，身体暂时还健康的人讲什么，对一位有

病在身者，都是徒然吗？

对锦宗，我什么都不用讲，其实那些年他已经N次进出医院，某次我跟着玉蓉去探病，她把车子泊到马大医院隔着联邦大道对面公积金大厦后坡的路旁，两人在车子唰唰唰来往的高速公路上小心地行走，因为医院范围一位难求。那前一天，她还因为事忙心乱，找不到包里的医院泊车票据以便出示还款，而被罚了五十令吉。

开刀、打针、插管、挂袋、电疗化疗，尿道接支架，都是锦宗近年的功课，我看望他时只管给他一些亚洲周刊，报纸副刊，或打包板面，只管闲话文坛重口味八卦以分散他的疼痛感。像说我跟谁没来往了，谁跟谁决裂了，说那个编辑怎那么偏心，说到光明副刊那个谁文章不错，他一听就知道作者曾是一位编辑，我说谁在台湾出版的书被扣押待审查，我又说我自己已经被加入一个男同志脸书，吐槽他们为何只喜欢讲性欲，好像同志之间只有性器这个大事……锦宗经常都微笑听着，他时而沉默时而吃吃地笑。平时我在他们客厅高谈阔论时，玉蓉都在忙进忙出没有参与，间或她端来一份甜品，会坐下加一把口闲聊。我没叫他加油，只说快点好噢，咱们大家去北马吃面。若然我与别的文人提起国王的驴耳朵，当然是抱着欢迎他们“让是非飞”的意图！有些议题太大的

东西是不能随便对人说的，都知道爱丽丝梦游仙境作者路易斯·卡罗尔有恋童癖嫌疑，自然对锦宗谈起我对一位大作家也有类似的解读，为何他执意要书写小女孩，小说中那些老色鬼难道是作家自己移情的泄欲投射吗？书中除了至少十三次写老男人“搔搔裤裆”，都大篇幅书写小学二年级八岁女生们如何涉入色情社会的场景、写色男嗅吸女生裙内、写阴毛、写开罐、摸乳头、轮奸、写日本老男在公园集体手淫的壮观，次次将未成长的小女孩带入变态性欲的联想。我的天啊，我十五岁时在槟城德顺路租阅琼瑶小说时就与女同学们嬉笑着看过这类黄书。如今这位闻名国际的文学大咖整本故事都重复着同样的东西，讲到这里我感到极不舒服，这是我在洪水般对他正面评论的一角黑暗的疑惑。锦宗听到这里又吃吃地笑了，说他还没细读有关大作，所以我的独角戏就此落幕了。

四五十年前的旧报尚未摊开剪取资料，如今变成一叠叠坚硬厚实的报纸砖头，亿万微尘裹住的东西里面，或藏有如同金沙一样珍贵的资料！提炼人不克筛洗，我曾站在他们屋里，扮演先觉者般指指点点，说再给锦宗三十年，他也无法筛完那些存货，因为每天他还会徒步去某些便利店拿回免费的报纸，也不放过任何含有他读得懂的文字的印刷品。这种精神，我没有，我是冷酷的断舍离。我还残忍地对玉蓉说，

除了当废纸卖掉，有谁会拿出一笔费用，雇人（必须是文学人，外劳做不来）以每天清理一百份的速度挖宝理出马华文坛史料来。承接这些工作的前提，需要戴上口罩和手套，因为里面含有五十年前的尘菌虫螨，一天工作完毕尚待彻底消毒清洗手脸。年龄大的文学人没有这个精力和能耐，年纪轻的未必会取材）。就算里面资料贵似金沙，你们也只好含恨让它们被煮成纸浆。最近听说平面媒体有重生的趋势，也许虚拟生活久了，人们会重新喜欢实体之物，李锦宗崇尚的盛世确实已经淡退而去。

这位以史料当志业，书报作宝山的文艺工作者，生活中早已取消了文学创作的规划，而追踪作家的创作轨迹，记录他们人生的浮沉，更新他们在世的年表，以及关注出版，记载文学活动，成为他广交文友的热情驱使。而尽管他曾被提名某个文学奖，却被淘汰出局，评审团的理由是，他作品并非文学创作！尽管他从来不曾得过文学奖项，纵览他出版过的文学史料，过世后才面世的，加上数个团体嘱咐玉蓉，说他们愿意无条件为他出版手上存稿的事实看来，让人意识到文学创作与史料整理“实用价值”的界分所在。而到底几部小说与几本史料被引用抄录的次数、醒世功能与其借鉴价值是否就是三两万令吉与零令吉的区别呢？这个“奖项该给谁”

的论述颇可玩味吧。

与奖无缘，并无影响锦宗自得其乐的“玩兴”，他早已经替潮州会馆，海南会馆与广西会馆编辑作家作品录，整个东西马的作家还在与不在，居留海外的都挖了出来几乎没有遗漏谁。若论男性魅力，他可说是个比较木纳寡言的文人，外在不事修饰，对是非守口如瓶不会口传出去！批判马华作家文品与人品大落差也是我们对谈课题之一，而谈论电视论坛节目中的海峡纠纷和军事秘闻都是打破沉默的法宝。锦宗衣着质朴简约，行迹不事张扬，所感隐藏心内。他看似傻傻地埋头做学问，其实面懵心精，理财投资，他目光精准，临退休还在布城购得一所美居，恩泽儿孙辈。他东西马和海外作家朋友不少，却不上面子书。大时大节，他喜欢一个人在家钻研史料，幸得个性独立的玉蓉早就练好身段，能够独立处理两个家族繁琐频密的人情事故。

我本来要跟进问他到底读了大作家的著作没有，因为我目前正拜读着另一本中年男人迷恋小女孩的大部头，精彩处更多，可惜，锦宗不在了。

刊于 21-01-18 星洲《文艺春秋》

心里有把尺 / 田思

李锦宗退休前是首相署的公务员，他常把一些准备作“废纸回收”的旧报纸带回家，从中收集文学资料。他家里堆满各语文的报纸，把电视的萤屏都遮住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史料，就在这样“废物利用”的情况下，从李锦宗笔下源源整理出来。从充份利用纳税人资源的观点来说，首相署应该颁给锦宗“最佳公务员奖”，因为他的“废物利用”和业余史料工作，大大丰富了国家的文化。

被锦宗收集与整理马华文学史料的精神所感动，后来我当砂华总执行秘书时，也常把砂州七家华文报的文艺副刊剪下来，按月寄一大捆给锦宗。这样，他就有了东马的文学资料。这件事我持续做了五年，到离开华总为止。

锦宗家里连楼梯都堆满了书籍，上下楼只剩下一条窄窄的通道，但他为人慷慨好客，有几次邀我去他家暂宿。他家因书报太多，尘埃不少，但玉蓉总把客房打扫和抹试干净。我睡在没有冷气的客房，一觉倒也舒坦：何况玉蓉招待周到，

让我有宾至如归之感。到今天我仍对他俩特别感恩。

锦宗玉蓉两口子来过几次古晋，我们总会相聚一番。有一次带他们和鞠药如到西连路十七哩新村拜访梦羔子，这位农村诗人和我私交甚笃，听说锦宗他们要来，特地放下菜园的农务，在家里等着。客人们在梦羔子亲手建造的半间砖屋（楼上水泥表层还没砌好）中喝咖啡。锦宗当下拿出纸笔，半个早上的聊天，他已记下梦羔子的个人经历。锦宗的确常在谈天时写出他要访问的作家或诗人资料的。

有一回我借宿锦宗家时，刚好中国的一位美学家陈望衡教授到吉隆坡演讲，锦宗夫妇特地请了几天假带这位美学家去游览。由于车上有位，我也受邀同行。锦宗亲自驾车，从中马到槟城，一路上联络文友，受到各地文友的热情接待，可见锦宗有非常好的人缘。我们在车上无所不谈，玉蓉偶尔会当面数落锦宗有点懒散，要我催促他多写一点，而锦宗只是微笑。

锦宗是个非常随和的人，属于厚道型，不善夸夸其谈，但他心中有一把尺，对文坛一些太过热衷名利而行事不怎么光明磊落的人，他其实有自己的褒贬标准，只有你和他熟络了，他才会说上一两句。我喜欢锦宗的诚恳和玉蓉的直率。玉蓉作为作家的夫人，自己也写东西。她对锦宗研究文学

史料的全方位支持和无比的包容，其实也应该获颁“最佳贤内助奖”。单单是那满屋子堆积如山的书报，请问有哪一位主妇愿意忍受呢？在这里我还是要重复我在脸书上说的话：

“锦宗遗爱人间，长驻我心。他对马华文学的付出和贡献，永留史册。“玉蓉啊，你要好好保重。

锦宗走了，无法向他作最后告别是我的遗憾，正如对另一位挚友何乃健一样，如果有来生我还是选择乃健和锦宗这样的朋友。



12-07-2 017 刊于南洋商报“商余”

沉痛悼念一介布衣——李锦宗

徐思众（寄自北京）

惊悉尊敬的李锦宗好友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晚上 9 时 53 分逝世，我万分悲痛。6 月 6 日晚上 8 时 10 分，李秘书夫人给我发来微信，告诉我“唯锦宗近两三星期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每天被疼痛折腾，没有胃口吃东西，体重在两星期内降了 10 公斤。我现在每天都守着他，因为他整天都昏昏沉沉，精神恍惚，令我们心疼。”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因为 4 月 14 日晚上，李秘书还很开心的出席了“一带一路马中文化艺术年——中国油画马来西亚大展”开幕典礼及招待晚宴！我想，李太太会写错微信内容吗？当时，我立刻打电话问李太太，得到的消息是确定的。我想立即飞奔前往吉隆坡去看望他，但是由于我刚动了一个牙齿的小手术，还未愈合，无法前往。

6 月 10 日凌晨 2 时 30 分，我搭乘亚洲航空班机赶往吉隆坡，准备一下飞机就赶赴李秘书家去看望他，但飞机延误，导致我当天无非在第一时间去看一眼 23 年的挚友李秘书。

6月11日上午时许，我前往他家看望，看到病床上的李秘书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沉重，当时他轻声告诉我，“徐教授，我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我安慰他，“你的脸色很好，你会慢慢好转的。”

“病情这么严重，心里还想着马华文学史研究。”这番话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当时在场的我的助理印尼籍华裔林海海先生。李太太告诉我，李秘书还在口述马华文学史料，让她在电脑键盘上一字一字敲打，他要完成马华文学史研究，整理出一部跨越时代的马华文学大系。这是多么伟大的工程啊！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一部文明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默默无闻地耕耘，再次感动了我。我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丝的眼泪！现在他走了，他走得太快了，简直让我无法相信这个噩耗！

今年4月14日，他和夫人林玉蓉还参加了“一带一路马中文化艺术年——中国油画马来西亚大展”开幕典礼。当晚的招待晚宴现场，我看到他时，他还谈笑风生，为我们成功举办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艺术活动而开心呢！

时间流逝于2017年3月23日晚上，那天我邀约李锦宗和夫人林玉蓉两人一起共进晚餐。我向他们汇报4月14日将举办“中国油画马来西亚大展”一事，他们觉得这件事对于促进马中两国的文化交流非常有意义！席间，我告诉他们，

为了配合画展要出版一本《中国油画马来西亚作品集》，需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距离画展开幕只有 21 天，要翻译、要印刷，短短几天时间，要把这本画集翻译成英文并印刷出版极不容易。

当他们听到我为此事非常着急时，李秘书和夫人当即表示来承当这项翻译工作，当晚动工翻译，第二天清晨告诉我，书稿已经翻译好了！两位六、七十岁的好友一个通宵把这本画集翻译出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快翻译好了！

李秘书是马来西亚三任首相的英文翻译员，李太太是马来西亚国家电台的资深新闻编辑。他们两精通中文、英文、马来文。是马来西亚老一辈的精英！为马来西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3 月 23 日晚上 7 时许，到 6 月 19 日 9 时 53 分，历时 87 天；将永远记录在“一带一路马中文化艺术年——中国油画马来西亚大展”历史大典上。4 月 14 日晚上 7 时许，到 6 月 19 日 9 时 53 分，历时 66 天；将永远记录在“一带一路马中文化艺术年——中国油画马来西亚大展”历史大典上。好友李锦宗的呼吸定格在这里！这是历史的记忆，这是伟人的记忆！

一介布衣，平易近人。2003 年 9 月，他荣休时，时任首相马哈迪问他，你有什么要求，李秘书告诉首相，你给我一

个签名吧！就这样结束了三十多年的首相秘书的生活。

我是 1995 年 3 月 17 日认识李秘书的。当时，马来西亚时任首相马哈迪在总理府会见我，他当时担任马哈迪和我会晤时的现场翻译。

23 年结下的友谊，八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我们之间的心几乎连在了一起，想到了一起！

虽然相隔万里，可是 23 年间我们之间书信电话往来，彼此牵挂惦念，每年多次的见面，多次见面喝酒的情景，都感岁月如梭，历历在目。

老友见面相谈甚欢，原本还盼望下月初的再聚……谁知天不遂人愿。在这里，我祈愿李秘书在天国书写一部超越时代的“马华文学大系”，广传大爱。

李秘书是马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为马中两国的友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最尊重和爱戴的良师益友，他的一言一行谆谆教诲将永远激励我开拓奋进、勇往直前。

忆往事，唯有慈悲音容笑貌长存吾心，感念之情无以言表，执笔吊唁以记追思！

徐思众写于北京 2017 年 6 月 20 日凌晨 3 时

刊于 22-6-2017 星洲日报“星云”

立马翻找万卷书

【悼念李锦宗】

徐持庆

大马文坛，笔底倩君留史料，
山阳悼誄，笈中唯我觅前盟。

今天（2017年6月20日）我在网上私讯李锦宗夫人林玉蓉：“玉蓉，你好！从网上阅知锦宗身体欠适，甚感不安。我远在美国，无法趋府探望，请你代我向锦宗致意问候，祝福他早日康复，谢谢！深深祝福！”

怎料6个小时之后，玉蓉以私讯传复：“以沉重和悲痛的心情宣布，锦宗已于6月19日晚上9点53分往生……”

接到玉蓉的讣告消息，心情凝重，黯然神伤，内心有一股莫名的悲痛。

我认识锦宗时，是他风华正茂的17岁。今天他70岁，我送走了这位彼此常念着的友人。

1964年，那时锦宗17岁，我长他7年，当年我们同到槟城海滨参加焦风出版社主办的“海滨文艺营”活动。那时

我们虽是初相识，却因文艺之链绾在一起，谈得格外投缘。7天的海滨文艺营结束后，我们还不时函牒往还。很多次他自隆返北马，途径怡保时，多约我相叙。一次还跟姚拓同到我家，恳姚老为我书写对联。

锦宗是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者。他在马华文学史料的收藏、整理、评述及编纂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从不言倦，也从不言悔。马华文坛，对“李锦宗”3个字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这个“殊遇”，在大马亦只有要李锦宗才能达致、才配享有！

前两年我与文友去八打灵探望锦宗，只见锦宗在居室之内珍藏了超过万卷的书、报、杂志。我问锦宗，你收藏这么多资料，当需要用到参考时，是如何去寻找的呢？当时玉容却抢着答到：“我家的扫帚放在哪里他不知道，可是只要你说出那一本书的书名，他马上会找出来交给你的。”当时我们一行文友都给锦宗出难题，要锦宗从书堆里找这找那，锦宗都能立马翻出我们所要的给我们看，神呵！

锦宗曾告诉我，希望把多年的研究结集成书，但这需要一笔相当经费，于是拟就了一份具体计划书向某文化机构要求赞助，对方明知锦宗的研究结果很有价值，但该机构竟然以锦宗不具学位资格而加以拒绝！呜呼，如此的文化机构竟

不理解锦宗的研究结果远比学位与金钱的价值来得更大、更高吗？

锦宗，大马文坛将会铭记着你，将会以你为荣，愿你一路好走！

刊于 24-6-2017 南洋商报商余



与旧书报为伍的李锦宗 / 谢诗坚

李锦宗之夫人林玉蓉来个短讯，希望我能为《锦宗纪念文集》供稿。我也义不容辞承诺下来，因为我与锦宗之间有过一段文友的交情。虽然过后因工作关系他迁居吉隆坡，但我们之间依然保持联系。后来在电台服务的李太太时也有通过电话采访我回答一些政治课题。

我已忘记认识老友李锦宗时他是否已结了婚，我只知道他住在车水路与仰光路交界处的一个单位的公寓，这是一排四层楼公寓，每个单位不是很大，住几个人倒不是问题，而问题是锦宗的“闺房”太让我吃惊。原来他的房间堆满旧书报；尤其是各华文报的收集，对他来说是“宝贵的文史资料”。因为没有时间整理，又舍不得丢，自然是越积越多也越迭越高，几乎高到他不知从何整理。

当时，我知道他担任首相署的翻译员，负责检查所有华文报的内容，并且把有关华社、华人关注的问题、一些争论性课题等新闻翻译成马来文，让首相署秘书长过目，主要是

因为首相要知道华文报的内容与观点之外，同时也要了解华社的问题。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这让他能够流览我国所有的华文报纸。他每天除了阅读办公室需要的新闻以及进行翻译的工作之外，也得以顺便收集文艺副刊，把他需要的文章剪存起来。也因为工作关系，他每天都有旧报纸拿回家筛选，只是这种工作只能义务在做，但没有终点。他在首相署服务了将近 30 年，从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时代开始加入首相署，过后继续为敦胡先翁和敦马哈迪服务，直到 2005 年退休。

我当时有告诉锦宗兄，我也有存报的习惯，但没有他那么多和杂，而且我对需要的都有剪存，没有像他那么“大小通吃”。

对于史料工作者来说，能存收的资料越多越好，越乱也越好，这说明了收藏人有这个偏好，将来编辑成书也就是史料大块头的文集。说不定“不小心”成为“一代宗师”呢！

果然不出所料，锦宗兄在后来似乎“承接”了方修的文史资料的收集工作，有关这一段历史，我是这样理解的。

方修（吴之光）（1922-2010）是最著名的文史学家，他也是收集、编辑和出版《马华新文学史》论集的第一人。虽然他有其立场，也有其挑选作品的理由，但直到今天尚无一人能出其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你喜欢与否，也不论

是否认同方修的治史态度，我们不能否定的是，方修也为后来的马华文学的传承作了巨大的贡献，至少让我们看到“过去的马华新文学”和“现代的马华文学”不论在风格上、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差别。在在说明了环境与政治的改变也改变了上层建筑，文化艺术的转变就必然在其中。

我之所以提及方修是因为在 1970 年时，方修来到槟城，名义上是以《星洲日报》大马版编辑主任的身份来到《星宾日报》与诸编辑交流。方修当时有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星宾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也就不必相互讨教了。诸如你们的总编辑林姗姗老先生就是一位知名的马华作家”。

由于方修需要在槟城逗留一段时间，大概是三个星期左右，住在离星宾不远处的“华都酒店”。他每天都花费一定的时间翻阅《星宾日报》的合订本，从 1939 年的创刊到 1942 年停刊（继之，星宾成为日本侵略军出版《彼南日报》的总社，直到 1945 年日军投降）。及后在 1946 年《星宾》又再复刊，方修就是需要参阅星宾的所有的文艺版；尤其是郁达夫的文稿（因星宾在 1939 年元旦日创刊时，在《星洲日报》任副刊编辑主任的郁达夫也兼任《星宾》的副刊主任。他的一稿两用也就成为一个特色。

我每天就是负责与方修联络，并将合订本一本一本送到

他的住房，我后来才知道方修偏重的是郁达夫的文章。我们之间也成了亦师亦友。

除了个人亲力亲为编纂了新文学大系十册外，方修也另行出版选集、个人文集和纪念性文集和评论集，前后共39本，可谓著作等身。

虽然过后也有另派文人，以李廷辉为首，编委包括孟毅、周燊、苗秀、越戎及钟祺另行出版八大册《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似乎针对方修的立论而出版。因此在立场上不向左转，也用了早期《学生周报》及《焦风》的文章（有强烈的台湾背景），终于形成两派文学史观。

除此之外，方修的一个习惯是他每年的元旦日一定在《星洲日报》年刊内发表一年来马华的文学活动，慢慢地成为文化人的必读作品。

李锦宗则从八十年代开始每年都整理出一大篇记录一年来的马华文坛及文艺活动，他在1996年还通过“德麟文丛”出版《八十年代的马华文坛》。这些文章可以形容为继方修后的总结性的评述，可惜这些年来已不流行这样的总结性文章，也似乎少有人专门为此收集资料。毕竟这工作量很大，除了要每天注意各大华文报外，也要注意杂志刊物的文章；尤其是网路时代，更是不得不向互联网摘取资料。久而久之，

这种工作到了李锦宗后，好像是“后继无人”了。

他的另一个特长是为逝世的作家文人撰写纪念性文稿。例如在1999年通过“德麟文丛”出版《殒落的文星》。

我记得锦宗兄有针对我早年的著作《采访二集》发表的评论也会收集在锦宗文集内，真是“意想不到”的真心实意的评语。

记得在一些年前，锦宗夫妇来到槟城游玩，我在“风味餐厅”与他们吃个便饭。在闲聊中，有几件事是可以交代的：

（一）我已忘了他们夫妇曾来到《星槟日报》翻阅合订本的资料，因为星槟在当时是唯一收藏最完整的合订本，从1939年创刊到停刊为止（1986年）。当然还有其他学者文人也参阅合订本。而我本身可能是唯一的从创刊翻到停刊的报人。当时我正忙于撰写《林苍佑评传》，需要从星槟取出很多资料。

（二）锦宗兄有向我透露，他的报纸和藏书已充斥满屋，想把它送出来，他的心愿是想交给新纪元学院来保管。果然他后来也赠给新纪元学院了。

（三）我已得知他身患癌症，但看来精神不错，也就认为他会保持生命力的，直到2017年才得知他已离开人世，终年70岁。

（四）李锦宗是靠自学和努力而成为马华新一代的作家和史料学者，他后来出版的著作也证诸了他是“名副其实”的文人作家。虽无法与方修“相提并论”，但他的结晶倒也算是对马华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有一个交待了。

如今我们可以从他的文集中看到李锦宗这个人的“文字人生”，也应感谢他的夫人为他总结了他文化人的一生。这样的“夫唱妇随”也真是人间罕有的一幕。



03. 09. 18

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李锦宗

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拿督吴恒灿

在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微信朋友圈里，收到了本会秘书长林玉蓉女士的短讯，“以沉痛的心情宣布，我敬爱的夫君锦宗于2017年6月19日晚上9点53分往生了……”

李锦宗夫妇是我三十多年的好朋友，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就知道锦宗在首相署工作之余，开始收集马华文坛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资料，不论是新书出版、文学活动、文化交流、马华写作人个人简介，只要任何有关马华文学的蛛丝马迹，他若看到，绝不错过。为什么我知道呢？我忘了是在那一天，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吧，我到李锦宗夫妇位于八打灵再也的双层排屋家去拜访，已经看到他收集的报章剪报、书籍杂志堆积每一角落，他在我认为的杂乱无序的资料堆中，很轻易就找到一份有关我的剪报，是我整理爱国诗人鸟斯曼阿旺在1983年5月31日首次召开各民族作家交流会的报导，在在证明他收集后再分门别类的摆放，我很肯定，举凡任何有关马华文学的消息，他必定剪下分类收藏。正如他所说：“

为马来西亚华族的文化文学史料留下后代，在它生长的贫瘠之土上，有更清楚的轮廓，有名有姓。”这胸怀是何等的宽广呀！别忘了，他所做的事情，是每一天，每一刻，全心全意，无私奉献，只希望我们马来西亚华族社会，在这片我们共同创造的国土上，留下文化文学的史料，留下我们的尊严。

所以，我几乎在有关马华文学活动中都会看到他的踪影，举几个例子，2004年5月23日《马华文学大系》推介礼，他上台领书，2004年12月5日，他代表马来西亚出席第九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2006年11月5日到柔佛巴鲁拜会马汉、梦平等文友。后来他得病后，鲜少露面，今年年初，我看到他的时候，知道他正和癌症抗争不言败，意志力十分强，可是，他还在牵挂着如何将他终生所收集的马华文学史料出版成书的事，心怀马华文学的赤子之心，坦荡荡赤裸裸的奉献给全国的华人社会。

一个人，一生之中只做一件他认为值得去做的事，而这件事又将会把民族的尊严提升，也将会把民族的文学史料记载保留了后代子孙，让民族有根，有名有姓，他就是民族的英雄，是一代伟人，我很赞同李锦宗先生为“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他获得此称呼是名符其实，实至名归。

李锦宗精神，永垂不朽。

印象李锦宗 / 张木钦

马华文学史学者李锦宗逝世，是文学界的巨大损失。

这位同乡人平时话不多，就是醉心于文学史研究，当年工作繁忙，所收集的资料未能及时处理，尤其是旧报纸就堆在楼梯口，一直堆到楼上。他说，要等退休后慢慢整理。

当年的华文报有个传统，就是每逢新年，一定出版新年特刊，刊登有分量的专题文章，其中有一版必然保留给李锦宗，对一年来的马华文学收获，整理出一张清单。



右起：张景云、沙禽、李锦宗、梅椒贞；左起：晴川及陈雪凤

报纸的文艺版读者属于小众，却没料到有那么多争论，譬如说派系把持版面，互相揄扬，排斥异己等等。

为了更公平地把文艺版搞好，我邀请了多位关心文艺的文友来一次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李锦宗是其中一位。

退休后，他终于得偿所愿，专心整理他的资料。

谁料命运安排，他得了重病，但跟他谈话，他依然表现对生活很乐观。

他一辈子都奉献给马华文艺，乐此不疲。



追思 / 黄叶

多年前，锦宗来亚庇的时候，玉蓉说，伊刚开了刀正在做化疗，利用闲暇来会文友。

看他饮食无拘无束，百无禁忌，并无一般患病者恐慌唠叨与无奈，就和他给人的印象，淡淡的，默默的承担老天给他的使命，为马华文学花费一辈子的精神付出，好一位抗癌好汉，好一个文艺斗士。

去到吉隆坡，方明白玉蓉要我去住她大儿子家的苦心。

只见加盖的车库，仅供一人可出入的小通道，全是他老兄的报纸，高高堆迭至屋顶。

屋内一样的风景，除了书还是书，一样的堆积至天花板，包括楼梯都是只留个人能行的空间，玉蓉说，锦宗认为，生活在万本书丛中是最幸福的人生！

本人是惊叹连连复而开怀大笑，确实是人间稀有仅此一家，比图书馆，比台湾的旧书店更像书屋，行动都得小心，万一不慎碰触，一定比地震要恐怖，会给轰然倒下的书阵把

人埋了。

锦宗很慷慨的说，喜欢哪本书自己挑了带回去，我是想要的很，却不敢去取去抽，就是担心真要动了它倒了下来，无处可逃也无本事把书给堆回去。

悄悄问玉蓉，可曾想过趁锦宗外出时，把报纸处理一下，玉蓉说，那她可不行，她偶而生气曾开玩笑的讲要把它烧了，锦宗就瞪眼放话，谁敢说烧报纸，伊就先烧那个人。

那些堆积了数十年的报纸，可都是锦宗的心肝宝贝史料，虽然大部分已发霉有了异味，伊还曾去找保险员想要投保呢，可惜，没有公司肯做这笔生意。

去年，锦宗安息后，回收公司花了五日五趟罗里车才清空那些报纸，玉蓉说，锦宗是首相署第一位中文秘书，服务了三位元首相，是三朝元老，没耀武扬威没肯去吃香喝辣，没拿任何好处，就在人走后，赚了那笔二千多元的售报费。

锦宗为人忠厚老实低调，一心一意只为马华文学努力创作，编辑史料的工作是十分艰辛难为的，尤其身患恶疾后，一直担心无法完成这个使命，经常是咬牙忍痛在支撑他心中的梦想，如此为马华文学执着与付出，实在令人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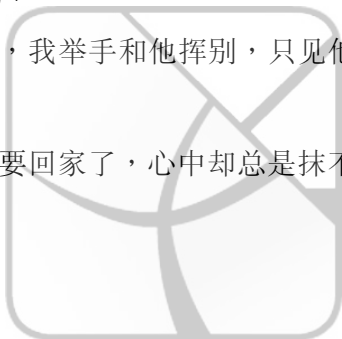
锦宗和亚庇是有缘的，八月中旬玉蓉来亚庇参加友人女儿喜宴，适巧德教会在办年度盂兰节普渡孝亲法会，就去为

他报了名，为伊做周年忌，俩人在当天清晨摸黑起早做茶果去拜祭诵经悼念。锦宗虽然离开了，他留在人间与对马华文坛的贡献，那一片光芒将永远生生不息，伊没白来世界走一趟。

总是记得也总是会想起，要回亚庇去乘飞机场巴士时，伊说先送我上车再去医院做化疗，说得轻松听的人心疼，伊连牢骚都不发一声。

车子启动时，我举手和他挥别，只见他亦在挥手，嘴角带了一丝笑容。

巴士开了，要回家了，心中却总是抹不去那默默承受病苦的孤单身影。



藏了哪些珍宝？

【悼念李锦宗】

杜忠全

早在还是报刊文艺读者的年代，就知道李锦宗前辈的大名了。那时一年一度的特备年刊借文字回顾过往一年各领域的大小事件，马华文坛的这一块，总印上“李锦宗”3个大字。没有太多的评述，但事无巨细，一一罗列，看似帐本，如今回看，那是马华文学的备忘录了。

李锦宗是马华文坛史料的代号，近在国内的，如是研究或编辑工作所需，一旦需要核查或征求相关年代的资料，总会想起他。远在国外而前来搜集文学史料，见了他，也会收获满满而去：那些散佚在时间里的文字，哪怕是一张纸，到了他手里，都珍而藏之；说往事如烟，在他那里，却能找到对应的时间证物。“如果李锦宗都没有，那就几乎没得找了！”文坛中人是这么说的。

锦宗前辈究竟藏了哪些珍宝？他是怎么藏的？多年以后，却是多年以前，那时文坛刚传出前辈患癌休养的消息。因政欣南下都门看望老友，碰巧那年头我也在八打灵寓居，

一问才知道，原来就相隔一个地铁站了，于是应约前去，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前辈。到坐落在花园住宅区里一个双层排屋单位的李家，当时留下的脸书文字是：“马华文学史料家李锦宗住家，屋外是砌高如墙的旧报，客厅和走廊都是新书旧籍堆积如山，楼上和工作间的就不说咯。拍下存证照时，政欣说：以此为鉴。”

什么叫“坐拥书城”？人在锦宗前辈的家，登时就明白了。但是，政欣向病中的老友寻开心的“以此为鉴”，却反映了事实：他一个人做了整个文坛该建构机制来做的文献保存工作，奉献的不只是文学生命（如为投入史料搜罗与整理而放弃了个人创作的文学初衷），还有一整个的生活空间！

更尤其是，这满屋子的书报刊物，除了少部分是文友间的交换与馈赠，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掏腰包买来的！倘若不是有心人，谁能将这一重责担在身上，独力且无怨无悔地埋首去做？这之外，还应该看到，最难得的是，他数十年的生活伴侣，对此也是全心支持，进而成就了数十年来马华文坛的“李锦宗传奇”，“难得”二字，显然分量还轻了些！

锦宗前辈走了，回看脸书，我的目光停留在政欣的“以此为鉴”上头：祈愿前辈走好的同时，也不希望还有第二个人继续如此的苦差，这，不应该是一个人的事啊！

刊于 24-6-2017 南洋商报商余

谁敢烧我的报纸 / 芜野

李锦宗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文坛少了一个孜孜不倦的马华文学史料家！

认识李锦宗大概是在七十年代，那时他跟玉蓉住在旧古仔路的快乐花园，两小口好像也刚结婚了没有多少年，而我住在八打灵的东南亚花园，因为老廖（杰伦）也住在快乐花园，我与惠玲（那时我们尚未结婚）常去登门造访，老廖跟李锦宗认识，因此我们也就顺理成章认识了他们夫妇。

李锦宗夫妇后来搬去八打灵现在居住的地方，新居入伙，我跟内人惠玲去拜访他，祝贺他新居入伙时，我最记的是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当时他搬进了新家，袋子只剩下几块钱，但却掩饰不了心中的欢乐和终于拥有自己的家那种满足感。

李锦宗和林玉蓉夫妇由旧古仔路快乐花园搬到八打灵现在住的双层排屋，一住就住到现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我国赛车名手孔宪全跟李锦宗曾是邻居，孔君现在跟我是同行

（汽车媒体），某次跟他谈起李锦宗，他拿李锦宗名字开玩笑，说他的名字叫“你 KAM 钟”（即你按铃，还有下文跟着是我开门）矣。

李锦宗生前除了在首相署上班，业余就从事收集和编写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是我国的马华史学家，50 年来孜孜不倦埋首苦干而不言倦，他家中收集的报纸、资料，经年累月下堆积如山，整个客厅几近寸步难移地步，车房那里都是报纸、资料。李锦宗视这些报纸、书刊资料如宝。玉蓉曾跟我们说，她对李锦宗说要烧掉这些旧报纸，李锦宗竟然说如果她敢烧掉他的报纸，他就连她也烧掉。

这个月的 18 日，我们一班文友在八打灵 SS2 聚餐并约定过后去探看李锦宗。当时见到的李锦宗已经瘦弱到说话都没有气力，跟一个月前还跟我们一起聚餐时判若两人，我们为他祈祷，盼神能赐他心中平安，不要让他忍受痛苦。当时根据玉蓉，李锦宗已经吃不下东西，他能吃的只有止痛药！恐怕已时日无多……我们听了都感到心酸。当时我就心中默默向神祷告，希望神尽快带他去，别再让他受忍痛苦折磨。

真没想到，我们那天探看他，也是见他的最后一面。跟着 19 日的晚上，李锦宗就离开了，感谢上帝，他终于解脱了，不再有痛苦了……

30-6-2017 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

资料乱中有序 / 秋山



李锦宗抱病签名送书给作者。（陈秋山 / 照片提供）

走入文学资料的宝库：

2017年6月16日我去探望病中的李锦宗，一进入大门，看去，一大堆的旧报纸堆满车房，高过了人头。进入屋内，便是一条小小的甬道，两旁都是书籍、杂志、箱头和盒子，还有一座书橱，迭得紊乱，却很有次序。这是他的家，也是马华文学资料的宝库。这些“文物”，我不知锦宗兄花了多少心血，收集了几多年，纸资都发黄了，有些近乎深褐色。

这些都是马华文学资料的宝藏，只有李锦宗这位有心人，拥有这种耐心和毅力，去完成文学史料的收集。这些资料都是“宝”，都需要好好珍藏和保护。希望后者可以用上。

锦宗收藏的资料是“乱中有序”，难怪林玉蓉（李太），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我不敢乱乱动，免得牵一发动全身。李锦宗为友很真诚，收集在电脑的资料，他开给我审修，“你看你的资料对不对？”他抱病还痛苦的坐起来签名送书给我，我们不忍看他如灯光渐渐熄灭的样子。

李锦宗走了，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又将落在谁的身上？



凭一己力量工作

【悼念李锦宗】

吴鑫霖

李锦宗过世了。（6月20日）早上得知消息一阵黯然。犹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与玉蓉姐到麻六甲做大选的采访工作。他特地到培风中学来找我，想要搜集我的个人文学创作的资料。我们在图书馆聊了大概一两个小时，那次之后，一直到自己上到吉隆坡《中国报》工作，才又在作家协会的会议上，听玉蓉姐谈起锦宗的近况。

锦宗做的马华文学资料汇编和整理以及书写，是自己独创的，几乎所有的资源全凭自己的毅力、努力和财力进行。锦宗除了写史，他更积极倾其全力，为求证、为真实而写下马华文学的种种事情。他这般的精神，在他走后大概也无人会接替他做这样的事情。有时想想，在文学这条路上，总要有一些不惜一切，奉献自己来做傻事的人。

刊于 23-6-2017 南洋商报商余

认同及鼓励的力量

【悼念李锦宗】

邢诒旺

李锦宗先生在 6/10/2009 发表的一篇文章资料整理中曾经认同过我的诗集。我们总是难以预料一句认同及鼓励会给对方多大的力量，有时那力量要很久以后才被察觉。我们怕认同别人，有时是怕对方傲慢，怕自讨没趣，怕以脸贴屁股。什么人会不怕呢？有信心的人不怕，有胆识的人不怕，有爱的人不怕。李先生的认同及鼓励就这样在心灵某处一直支持着我。我怀念李先生。

（参阅：李锦宗 {近十年来的马华文学书籍}（之四）

<http://freesor.blogspot.my/2012/03/904.html>）

一支蜡烛

【怀念李锦宗】

章钦



李锦宗友离世噩耗传来，我心头阵阵难受。

我是一个没有正式进过学校的工人，怎么会认识马华文学史家李锦宗呢？就因为我喜爱阅读和写作。

在 70、80 年代，常在报章读到李锦宗写马华文坛年度回顾及状况，让我了解更多文坛动态与出版情况，所以，我就开始知道李锦宗，但，我没有和他联系。后来，通过文友，才知道他老家是在吉打州西岭（Serdang），与小说家雨川同乡，离我家乡霹雳司南马不很远；年轻的时候我曾骑脚踏车到西岭一个园丘割树胶。

80年代，我离开家乡来怡保讨生活，一直没有放弃阅读、写作。不久加入霹雳文艺研究会，开始认识许多写作人。记得十多年前，我和文友到吉隆坡去，就顺道拜访李锦宗。当我一踏入他的家，举目一看，满屋尽是书报，而桌椅也迭满杂志书报。他见到我们到访，挪出一个空间，招待我们坐。我们急忙说，不要客气，我们见个面，坐坐聊聊就好。这时，他转身从背后的书架上，拉出一个资料夹递过给我，微笑对我说，这是你的资料。我翻开档，里头收集满满我的资料，比我自己收集的更为完整。他又指着一排排书架说，那些都是马华作家的资料。我一望呆住了，那些是要用上多少心血来收集整理呢？顿然间，心头震撼，对他深深敬佩！

之后，他有来怡保，就会摇个电话给我，相约见个面。大家见面时，都谈文坛动向，很少谈个人的是非，话就是那么投机，让我感受，李锦宗是一个真诚忠厚的人。

在2009年，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单承彬及桑哲教授前来大马访问霹雳文艺研究会，霹雳文艺研究会邀请李锦宗协助理事陈文泰全程招待，他二话不说。陪伴一路的行程，他的热心文学，让我们深深感动。

多年前，据说他患上肠癌，仍然没有放弃马华文学史料整理的工作，这更让我肃然起敬。他一辈子不求名不求利，

默默付出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李锦宗就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马华文坛！

刊于 28-6-2017 南洋商报商余



故友已乘黄鹤去 / 金鼎



在马华文坛备受敬重的文史工作者李锦宗不幸去世。旁为李太太林玉蓉。

文友李锦宗离世噩耗传来，叫人震惊，但不感意外，只有遗憾。

因为我们一班常在一起聚餐的写作人，上周日聚会时，锦宗缺席，我们会后特地前往李府探望他。但我一时有急事，没有成行，便和召集人金苗约好，过几天再上李府。没料到，周二就接到锦宗不治的消息。

我和锦宗可说神交几十年，但到去年才见面。过去，我不时在报上的文艺版读到他的文章，尤其是，他每年都写一篇“马华文坛一年”的记录性报导，似乎已成为他的“招牌菜”。

遗留大爱

他收集本地文坛的资料，据说从1969年便开始，至今有悠长的四十八年了，以至他的书房都堆满报纸、刊物和书籍。去年，他接受报章专访时，已坦白的透露他患大肠癌的事，并希望他还有时间完成他的马华文坛史巨作。但他壮志未酬，应该是他终身一大憾事了。

他被誉为“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实不为过。这些史料会否编写成书出版，却可能变成一大疑问。

锦宗的巨作无法完成，固然让他遗憾而去，不过，他的另一愿望得以实现——他捐献了大体给一直帮他抗癌的马大医院，供医院作为研究癌症的用途。他在病重时已经签署了这个意愿书，展示了他的大爱，让人肃然起敬。

锦宗笑看生死。尽管重病在身，他依然努力继续做他的编写史料工作。当我们聚餐时，他不忘带了他的档案来，要求我们补充和修正一些记录。

有两次聚餐，他都坐在我的身旁。他告诉我，正接受化

疗和电疗。他说，疼痛是难免的，还能忍受。啊，这很不容易，何况他还要写作。我想起一个邻居，在痛楚无法忍时，选择从四楼跳下了断。锦宗是坚强很多了。

回想一下，文坛和报坛，被癌症带走的朋友和同道不少。刚在数月前，武侠迷的才子梁纪元（慕容公子）才告别人间，也是大肠癌。“报王”周宝振则是患肺癌。

癌症可怕，但已非无药可医治绝症。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便曾患癌而治愈。相信只要发现得早，从痛苦的癌道走向健康大道的希望，还是存在的。

刊于 22-6-2017 中国报专栏“热话冷盘”



第 2 辑：悼诗述怀



徐持庆悼锦宗挽联及悼诗 / 徐持庆

徐持庆悼李锦宗挽联：

大马文坛，笔底倩君留史料，
山阳悼诔，笈中唯我溯前盟。

徐持庆悼李锦宗诗：

谁人解我此时情？怅惘孤心痛莫名。
笔底倩君留史料，笈中惟我溯前盟。
书刊满屋纵横迭，翰墨盈篇月旦评。
大马文坛崩砥柱，山阳诔笛吊精英。

按：山阳典故出自《晋书向秀传》：向秀经山阳旧居，听到邻人吹笛，不禁追念亡友嵇康、吕安，因作《思旧赋》。后因以山阳为怀念故友的典实。

施舍是最宽敞的世界 / 苏清强

开始于青春正茂的年轻
你一身栽进文字的魔罩里
要从文人遗留的正踩踏的足迹中
寻觅生命更大的空间

你利用业余的所有时光
在主流的园林外
寻踪探迹

从怯怯图存的草木花叶中
梳理出足以壮大的脉络
剪贴成血迹斑斑的佐证
推开一条衔接外间佳景的路

在歌舞喧闹的繁嚣外
你一灯如镜孤寂地涉猎
你无怨无悔

把半个世纪多的年华
消磨在越攀越高的纸山上
投入逆势而起的熊熊烈火中
淬砺成一根文坛的傲骨
要为这天地辟出一方空间

你是书城围堵下的豪强
情愿一生牛马文坛
也不屑域外金碧的景诱

当你疲惫地走出
你已不在乎割舍荣华后
积累成疾的那些阵痛
你只系念惊涛骇浪中的江山
谁来延续这民族风骨

你把大体留给医学院
把大批史料留给文坛
当你从浩瀚的纸山书海里走出
当你从人间的舞台退隐
你让世人恍然惊见

施舍是最宽敞的世界
施舍是最大公无言的爱

刊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南洋商报商余



悼姨丈 / 廖嘉程

极简的家常互动
和书海中的背影

难以想像
为梦
投身在书海中
记录多多芬芳



何来力量
为众
捐身于医疗中
绽放缕缕光芒

颂 献给了文学的精神
敬 给了医学的身躯

永远敬仰 锦宗 姨丈
他的生命 光芒万丈

2017年6月20日发自台北



抽屉——敬悼李锦宗， 马华文学史料学家

王涛

静静地收藏着岁月的形态
每个抽屉，每个书写生命的人
多少呐喊与希望，坚持
不让书虫啃噬梦，以及
切断大地的脉动
而你是收集梦的汉子
夜晚又探寻究竟那条河，以及
两岸波涛起伏的高度，以及
流水的波纹与浪花
抽屉是港湾，船缓缓驶入
云浪相拥之处
大海波澜壮阔

后记：

1.

记得我第一次去李锦宗先生家拜访时，锦宗带我到库存房里，打开了抽屉，拿出一个档案，里面收集着我的一些资料，还有其他抽屉里有许多其他作家的生平，很是感动，历久不忘锦宗那种坚毅且轻松的神情；我看见他眼神和心灵中，那个非常伟大而谦卑的灵魂，闪烁着生命的光辉！所以，我写了这首〈抽屉〉给李锦宗。

2.

此诗草就后传予李锦宗遗孀林玉蓉并由马华诗人陈蝶在追思晚会上朗诵。

21. 6. 2017 写于憩园

最后的笔迹——悼李锦宗 / 秋山

你站起来

用尽一身的力量

站起来

很痛

你说很痛

癌不放过你

一身都痛



坐下

哭泣的骆驼

坐下

阅读沙漠恒河沙数

提笔

像吊起千吨的

铅块

下笔

如落叶飘洒

看清楚一本书的名字

一道流光划过“陨落的文星”

签下

最后的名字

最后的

馈赠

我不忍

见你如灯

渐渐熄灭的样子……



（2017年6月16日，我和陈蝶去探望病情恶化的李锦宗，获赠《陨落的文星》一书，见他坚持忍痛签名，我有说不尽的感慨！他不幸在6月19日与世长辞，大体捐赠予马大医院做医学研究用途。）

怀念故人李锦宗 / 李宗舜

他的家就是文学史料的记忆和仓库

一条小走廊的尽头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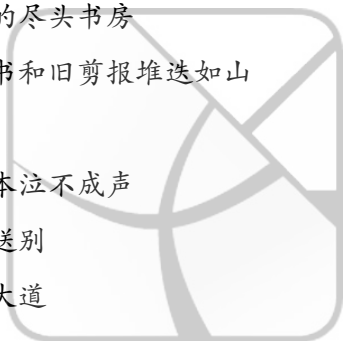
满屋子的藏书和旧剪报堆迭如山

他走的时候

这些旧物书本泣不成声

为这爱书人送别

通往天国的大道



2017年6月20日吉隆坡

敬悼李锦宗文友 / 周子善

你闭上双眼
无奈地告别了人寰
你身上的癌细胞也告自动消亡
但你却遗爱人间
向马大医学院捐出了你的臭皮囊
为医学研究做出一份力量
遗憾和可惜的是
大马文坛丧失了一员大将
令所有敬仰你的文化界人士
不禁万分叹息与哀伤

2017年岁次丁酉仲夏于都门吉隆坡

刊于文学季刊《燭火》第54期

悼念马华文史家李锦宗 / 林怀龙

噩耗惊传悼锦宗
星光暗淡月朦胧
病魔腾折经承受
壮志耕耘不放松
声誉远传人敬佩
笔端犀利众钦崇
仁慈博爱献遗体
义举昭彰立善功



缘散——悼文学史料家李锦宗 / 李楠兴

贪图两旁景
脚步漫不经心
路却走歪了
难得一见倾心
人动景不动
谁醉卧在谁的胸膛上
已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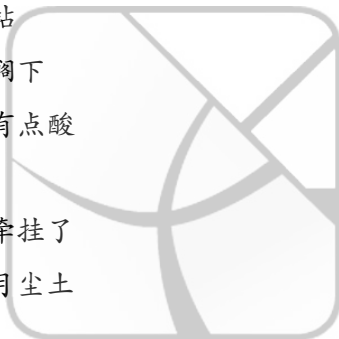


大家都有一颗
炽热的心
夕阳和晚霞
被暮色的红尘间隔
但须在下个世纪
才感觉到你的温暖

时间走得太快

或自己的脚步走得太慢
晨钟还在谷中回荡
暮鼓已悄悄敲起
错失花季
赏花变成葬花人
缘慳今生

总想找个驿站
让疲惫的心搁下
挂心的岁月有点酸
没半斤白酒
如何去释怀牵挂了
七十年的岁月尘土



嘀咕浑浊的血液里
如何再翻起
惊涛骇浪
眼睛有些朦胧
难聚焦一个清晰的自己
酒已爬到椰树梢上
回首一代风情

29-6-2017

敬悼文友李锦宗 / 莫顺生

愁云惨淡孝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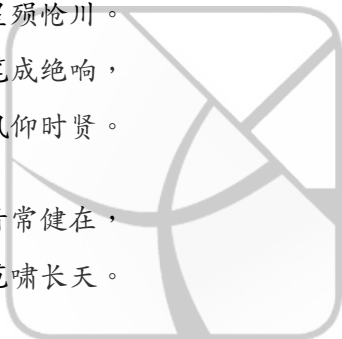
艺苑魁星殒枪川。

文坛史笔成绝响，

高雅儒风仰时贤。

人去丹青常健在，

永瞻典范啸长天。



走不完的路——悼文史家李锦宗 / 冰谷

每片

纸张和文字

都盼望你来布阵

琢磨，转化为

星光闪亮的

文化天空

你有过疑虑吗？

当初你走上

竟是一条

没有终点的路

纸张盘踞的高度

和空间

赫然快过你的十指

掩盖了键盘的敲击声



“你就悄悄地走了吗？”

纸张和文字

从门窗紧掩的缝隙

用八爪鱼的须掌

抓紧你欲去还留的灵魂


一一哭泣

写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晚



追思夜——悼锦宗兄 / 杰伦

（我与锦宗结识在半个世纪前，彼此见过多少面，谈了多少话，早已无从记得起。今夜对他的追思，让我写下如后的心里话）。



他力抗病魔多年
肉体精神损耗之大
任他意志再坚强
也叹人生无奈
而他
直至最后一息
也不向病魔低头

在他告别人间前一天
众人皆在欢庆父亲节
他在玉蓉陪伴下
接受朋友的探访

(碧澄，金笛，芜野，沈均庭，杰伦)

我们为他的病痛

向上帝祷告

让他有灾消灾

亲友们需要他

马华文坛需要他

回忆在七十年代

锦宗由北马到都门

我们同住一个花园

我们工作岗位不同

却一样喜爱文艺

整理及编写文史

是他这生的最爱

如果说死后有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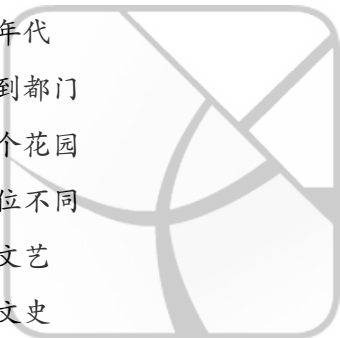
那是许多尚未书写的计划

呵，生老病死谁能避免

锦宗一生的言行与志业

虽未惊天动地

但也绝不平淡



今夜灯寒月冷
心有悲伤
从此阴阳相隔
肉骨茶座上
没有你显得更寂静
然而
安息吧
锦宗兄
我们怀念你！



写于 20-6-17 夜

遗憾的只有一件事——悼李锦宗 / 碧澄

尽管时而有风风雨雨

你我都曾深深感受

我们一同走过来

接近半个世纪

功名利禄常常绕耳际

你我选择这避风港

不必大鱼和大肉

只望文字佐餐

我越写越投入渐忘我

你收集写作人心血

一滴滴至一杯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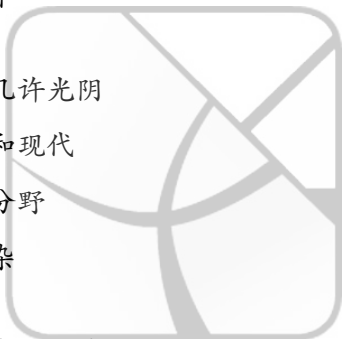
卧室楼梯客厅

间让给了书报刊物

你只要一张小桌子
桌上摆放旧电脑
滴答声响催眠
应尽的责任你问心无愧
六年来痛楚的煎熬
也许就这样了结
我知你放不下

不断经营了几许光阴
你摸透写实和现代
扎实虚浮的分野
创建破坏混杂

也许你有更广阔天地
任你继续你的理想
可我们无法目睹
企望托梦指示



追悼李锦宗好友 / 黄玉奎

因缘相识论诗文，
几度同遊难忘君。
首相桌前曾合影，
槟州食肆共贪荤。
神山数剪西窗烛，
云顶还观出岫云。
噩耗飞来悲夜月，
仰天痛哭雁离群。



写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沙巴亚庇

马新文学史家李锦宗辞世捐大体

马仑

今年上半年，在马华文坛上所发生的最惊动人心的，就是东盟文艺界众文友所熟悉的马华文学史料第一人——李锦宗先生病故了！令人敬佩的，是他生前已签署献大体，更遗爱人间，风范长存！

不幸辞世的李锦宗兄，是笔者挚友，由于眼疾（青光眼）影响运笔，谨在此以 3 帖汉俳试笔，缅怀这位处事大度、终身大爱、无数大作、助医大体的文坛巨人！

敬悼马华文学史料家李锦宗——汉俳习笔 6 帖

（一）李子结满枝

锦文治史东盟知

宗泽赛灵芝

（二）李林祥林洋

锦篇文史一等强

宗匠四海杨

(三) 搞史半世纪

文事鉅细皆笔记

捐大体超强

(四) 奥曼黄梅雨

李桂园林湘巴依

大爱献大体

(五) 孟小浪黄菊

刁小蛮治史功绩

身后事造极

(六) 嘉应子非凡

沈默人落实理想

遗爱众钦仰

(附注) 马新一代文史家李锦宗(1947 - 2017) 不幸于2017年6月19日晚上9点53分往生, 享年70。遗著甚丰。李夫人林玉蓉披露: 锦宗病重期间, 签署了捐献大体的协议书。此等大爱壮举, 风范永垂, 更令人敬仰! 笔者因眼疾, 只好以汉俳习笔, 整合其多个笔名试图悼念致敬——此后, 好人必然走坦路!

2017年6月24日, 土姑来伊区



第 3 輯：心路屐痕



李锦宗的文学创作成果的评估

李锦宗

李锦宗 40 多年以来写了为数甚多的有关马华文学史料的作品，由于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只获 2 个社会团体和一家新加坡书局的支持与协助，方能出版 4 部关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文学史料集：《马华文学纵谈》（1994 年 4 月，雪隆潮州会馆）、《80 年代的马华文坛》（1996 年 12 月，彩虹出版有限公司）、《殒落的文星》（1990 年，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和《新马文坛步步追踪》（2007 年 3 月，新加坡：青年书局）。他目前正在整理第 5 部著作《马华文坛各籍贯作家》，希望能够近期问世。

除了以上的文学史料集之外，他应邀撰稿，编入专集、合集、大系、选集、特刊等等书刊：

1982 年 12 月，〈1981 年的大马华文小说集〉收入《爱我华裔文化》（吉隆坡青团运）。

1984 年，〈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收入林水椽、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留台校友

会联合总会)。

1984年,〈马华潮籍写作人一览〉收入《马潮联合会金禧纪念特刊》(马潮联合会)。

1984年7月,〈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李汝琳的第4部诗集《金与沙》〉收入李元昆等人合编的《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新加坡:怀庐书屋)。

1985年至1987年,〈马华文学史〉编入马来西亚师训学院教科书《文学读本》(八打灵再也:马联出版社)。

1986年11月,〈于沫我的笔名〉、〈于沫我的著作〉、〈于沫我年表简编〉收入于沫我遗著小说集《疑团》(八打灵再也:人间出版社)。

1998年5月,〈梦平登小说岭后探史壑〉收入陈应德编辑的《梦平小说研究》(柔佛士古来:书辉出版社)。

1998年6月1日,〈韦晕年谱〉、〈韦晕著作一览〉、〈韦晕的文学生活历程〉、〈《流霞》编后记〉收入李锦宗主编的韦晕遗著小说集《流霞》(作协)。

2001年12月9日,〈马华文坛的客籍作家〉收入《蕉风椰雨客家情》(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梅州市华侨博物馆马来西亚展厅基金)。

2004年,〈《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导言〉、

〈十年来《教与学月刊》在文艺方面的贡献〉、〈十年来的《文艺春秋》〉、〈1970年马华文坛动态〉、〈1971年的小说集〉、〈1971年的散文集〉、〈1971年的马华游记著作〉、〈1971年的合集〉、〈1971年的合集〉、〈1971年的马华文艺刊物〉、〈1973年大马文艺书刊一览〉、〈1974年大马文艺书籍出版概况〉、〈1975年的马华文坛〉、〈1984年的马华文坛〉、〈1985年的马华文坛〉、〈1986年的马华文坛〉、〈1987年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坛〉、〈1988年的马华文坛〉、〈1989年的马华文坛〉、〈1991年出版的马华文艺书籍〉、〈1992年出版的马华文艺书籍〉、〈1993年出版的马华文艺书籍〉、〈促进交流·推动文艺·鼓励创作——1991年马华文艺活动〉、〈1994年的马华文坛〉、〈1995年的马华文坛〉、〈1996年的马华文坛概况〉收入李锦宗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史料 1965-1996》（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2010年1月6日，〈征途·雁过留声——征雁的生平〉、〈文学道路上的足迹——征雁的著作〉、〈把生活搬上舞台——征雁的戏剧〉收入李锦宗主编的征雁遗著回忆录《回首话当年》（吉隆坡：首运促进有限公司）。

2010年9月3日，〈悼念慧适〉收入李锦宗主编的慧适

纪念集《涛声远去，林木依旧》（八打灵再也：胡姬小筑）。

。2011年6月，〈马来西亚海南籍写作人一览〉、〈张一倩的生平及作品〉、〈情系渔岛和原乡的蔡有辉〉收入《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

2011年9月23日，〈马华潮籍作家及其作品〉收入《第9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国际潮学研究会）。

2011年12月，〈《中文·人》10期以来的马华文学史料文字〉收入廖文辉、伍燕翎合编的《马新学术史研究概览》（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2012年8月，〈辛笛来过槟城〉收入李忆著主编的亚细安文选《恋念乡愁》（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除了受邀书写有关马华文学史料的文章，编入有关书刊以外，他也应约撰写专栏：

1975年至1981年，在《斗士月刊》（马来西亚新闻部）撰写专栏〈新书与作者〉，1978年至1981年，也在《星报·星艺》撰写类似的评介文字。

1988年初至1991年底，以巴依为笔名，在〈新明日报·新明周刊·星期天茶坊〉写专栏〈壶香四溢〉。

约于1988年2月21日至1992年12月27日，以巴依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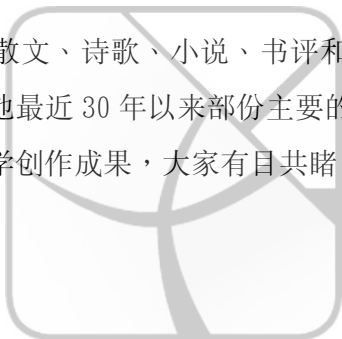
笔名，在〈新明日报·新明周刊〉写专栏〈文坛内外〉。

1992年4月12日至1993年2月21日，在《星洲日报·星期天·五彩》写专栏〈文星殒落〉。

1993年3月2日至1994年3月29日，开始在〈星洲日报·星云〉写专栏〈文坛钩沉〉。

2006-2007年，在《南洋商报·商余》写专栏〈文海波澜〉。

除了早期的散文、诗歌、小说、书评和翻译作品之外，以上所罗列的是他最近30年以来部份主要的著作。这些颇为繁多和丰硕的文学创作成果，大家有目共睹。



李锦宗在推动及发扬 文学工作活动的评估

李锦宗

李锦宗在 40 多年以来，除了致力于马华文学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记录抑或报导以及书写之外，同时积极地参与文艺团体与社团所推动的文学工作和活动。

他参加文艺团体的重点是集中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作协），因为它跟马华文学和作家有切身的关系。作协于 1978 年 7 月 29 日在吉隆坡正式成立时，他就成为会员，一年后在年度会员大会上被选为上诉委员会委员，而开始跟理事会挂钩，参与推动文学的工作和活动，过后担任各种职位，但是以资料主任为主，由于这跟他平时的文学事业有密切的关系：

1979 年 7 月 15 日，在马来西亚写作人 [华文] 协会年度会员大会上被选为上诉委员会委员之一。

1980 年 4 月 20 日，出任作协第 2 届理事会（1980-1982）后补理事。

1982 年 5 月 1 日，第 3 届理事会（1982-1984）再度当

选为上诉委员会委员。

1984年8月12日，他被选为作协第4届理事会（1984-1986）理事。

1985年，作协改名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继续担任理事。

1996年，再度当选为作协第10届理事会（1996-1998）理事，担任资料主任。

1998年，出任第11届理事会（1998-2000）资料主任。

2000年，出任第12届理事会（2000-2002）资料主任。

2002年，出任第13届理事会（2002-2004）资料主任。

2004年，出任第14届理事会（2004-2007）资料主任。

2007年7月15日，在作协年度会员大会上被选为第15届理事会（2007-2010）资料主任。

2010年7月18日，在作协年度会员大会上被选为第16届理事会（2010-2013）资料主任。

他也曾在其他的文艺团体担任各种职位：

1988年起，任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大马分会秘书。

他曾在多个社团和会館活动，协助有关文学的工作：

1982年杪，参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料展览”工作委员会。

80年代中，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文学组组长。

雪隆潮州会馆文教委员会委员。

马潮联会“杰出潮青文学奖”和“冰心文学奖”等等文学奖和创作比赛评委会委员。

他在书写马华文学史料的作品之余，也参与有关编务的工作，例如出任兴安会馆“德麟文丛”和“童玉锦文丛”编委以及《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编委。他也主编了多部书籍：韦晕遗著小说集《流霞》（作协，1998年6月）、《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作协、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陆庭谕、顾洋合著的时事评论集《原汁原味》（槟榔屿：无为居，2008年6月7日）、征雁遗著回忆录《回首话当年》（吉隆坡：首运促进有限公司，2010年1月6日）、慧适纪念集《涛声远去，林木依旧》（八打灵再也：胡姬小筑，2010年9月3日）。

李锦宗在各文艺团体与社团所推动的文学工作和活动，范围相当广泛，但都以文学性质为主。他不只是在发扬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方面作出了努力和贡献，同时在亚洲华文文学方面进行了多次和多种的交流。他在这些方面的服务精神和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置疑的，应该给予肯定。

李锦宗对文学创作思想的贡献的评估

李锦宗

李锦宗在从事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中所写的文字，表面上看来不是文学创作，其实它还是属于文学创作。它是根据确实的文学史料而写的文学创作。一般的文学创作是以现实生活抑或个人感受作为基础而写的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可以是如假包换的，也可以是想像的。这是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好像一般的文学创作一样，文学史料文字也有它的思想存在，通常上是蕴藏在叙述文字里面，也可以从史料的整理方式中显现出来。李锦宗的文学史料的思想都可以从这两方面看出来。

他在不久之前接受一项访谈时说：“马华文学在自己的国家和环境中发展起来，肯定有它的独特性。它的历史还不是很长久，不过在世界华文文坛上，它的水准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自我分配了 40 多年的任务就是把这种拥有独特性的马华文学史料搜集、保存和记录下来。

他认为马华作家应该尽量写出最优秀的作品，这样才会对得起自己、文坛、社会、国家、世界和文学史。他的工作就会尽量完整地收集这些作家和著作的资料，如实地书写出来。

他对文学的思想是开放的，包括宗教在内。各宗教文学的记录都出现在他的马华文学史料中。在他的《80年代的马华文坛》（1996年12月，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一书中，对于佛教文学，他写：“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佛教文摘社主动跟马华文艺界接触，携手合作推行文艺活动，加强了双方的关系。这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和弘法活动都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各族文学交流，他也极力给予支持。这种有意义的活动，他都有记载。在《80年代的马华文坛》中，他写：“这一年的文学交流频繁，使马华文坛和马来文坛，甚至跟淡米尔文坛有机会沟通，加强互相了解。文学交流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达致目标，所以这种工作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他极力保持中立和客观的文学立场，集中精力发掘、搜集、保存、维护、整理、报导和撰写马华文学史料，以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和细致的研究方法记录文学史，发扬民族和国家这一方面的文化，积极地努力塑造尚未成形的马华文学史学。由于他拥有这些可取的文学观和行动，这可以说是他在文学思想方面的贡献。

采得百花成蜜后

——访马华文学史家李锦宗

陈望衡（武汉大学）

第一次去李锦宗家，是在1995年夏。待锦宗的贤内助玉容打开院子那扇有些斑驳的铁门，迎面扑入眼帘的是堆积到齐屋檐的报纸。屋的正面除了那扇窗子外，全为报纸。屋的正面除了那扇窗子外，全为报纸围住了。玉容说：“来，来，从这儿进。”哦，还有一道窄窄的铁门通向屋内。侧身进入屋子，又是齐天花板的报纸。如果不是客厅还给几张沙发留下一席之地的话，你怎么也想像不出这是住房，你会觉得是进了哪家报馆的仓库。

我忍不住发问，集这么多报纸干吗？玉容说：“宝贝呀，锦宗的宝贝呀！”停好车才进家的锦宗不好意思地讪笑着。

原来，这些报纸是李锦宗几十年积累的马华文学史资料。马来西亚华文杂志很少，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我说：“你得及时整理呀！这样堆积起来，这屋还怎么住人呀。”

锦宗无奈地说：“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呢，但没时间。只

能留到退休后来做了。”

时隔6年，我又去了锦宗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报纸、书籍更多了。玉容笑着埋怨：“锦宗的老婆才不是我呢，是这些报纸。”锦宗依然讪笑着，不去与玉蓉争辩。我知道，这志同道合的夫妻俩多年来就是这样“吵吵嚷嚷”又恩恩爱爱地过来的。

在马来西亚文学界，李锦宗也是名人。大家都知道这么个业余的马华文学史家。据说，他资料搜集的齐备程度超过了马来亚大学。马大的老师、学生写论文经常来找他要资料。我笑着问锦宗：“收费吗？”玉容抢着答：“哪里收费，纯粹义务啊！还得给付复印费。”玉蓉在笑。

交谈中，我大致了解他资料搜集的规模。

目前他搜集的最早马华文学书籍是30年代的。自60年代末始，只要是发表了文学作品的报纸，他都收集了。锦宗说不出他搜集的资料到底有多少件数，我打量这座200平米的屋子，资料占的面积至少超过三分之一。客厅、餐厅、阳台、走廊、过道、楼梯都为书报留下过多的位置，在这屋里行走稍不小心就会碰到书或报纸。我能理解玉容的“埋怨”了，我更为敬佩玉容的宽容与对丈夫的支持。至于锦宗，他是“自找苦吃”了，只能说是“活该”了。

与锦宗夫妻成了好朋友后，我很想深入了解锦宗走上文学史研究的过程？我深知，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桩事业是为他人作嫁的，甚至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业。

然而我也深知，文学史研究的工作对社会、对作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文学的事业上，若只有作家，没有文学史家，文学就没有积累，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可是，出名的、赚钱的从来是作家，而不是文学史家。

李锦宗不是不知道这些，他比我还清楚，但他愿意去做，心甘情愿地去做，以之为业，以之为乐，这不是“活该”吗？

锦宗原来也是写作品的，而且出道很早，20出头就在报纸发表小说、散文与诗了。我问他为何放弃了创作去弄文学史研究。他说，他有理论的兴趣，喜欢看评论文章。也喜欢历史。马来西亚文坛从事理论研究、文学批评的人很少。研究马华文学史，当时只有方修先生一个人在做，方修研究的重点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资料搜集不够，也研究不够。

锦宗说，他为此曾写信给方修，请他改进。方修没有回信。事隔多年，锦宗忘记此事，然而在一次会议上，方修竟对锦宗谈起了此事，说他一直珍藏着这封信。

我想，弥补方修研究的不足，也许就是锦宗从事马华文

学史研究最初的动因吧。

锦宗第一篇研究马华文学的论文写于1969年。那时，锦宗尚在槟城一家工厂做文员。他试着给《南洋商报》的北马版写了篇评述马华文坛一年的文章。意想不到的，报纸竟用一整版的篇幅将此文发表了，还加了编者按。这是很高的规格了。

我问锦宗，文章发了后，你去找过编辑，表示过感谢没有。他说，没有。直到几年后，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那位编辑。知道他的名字叫林风。我问见面的情景，锦宗说，林风当时很惊讶，说想不到你竟是二十来岁的青年。

有了第一篇评论的发表，锦宗兴趣越发大了，每年都要为报纸写马华文坛的综述。这样，他就自然要注意搜集资料了。

1972年，李锦宗来到吉隆坡，先是任职于一家报馆，专任翻译，后成为一名公务员。这时，锦宗的研究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说到这里，锦宗不胜高兴，他很满意在这里工作。

也就在1972年，锦宗与在马来西亚电台工作的林玉容小姐相识相爱，并结成了伉俪。林小姐也是文学的爱好者，为人善良宽容，性格活泼。夫妻俩琴瑟相合，这对李锦宗的马华文学史资料搜集与研究，无疑是增加了助力。

玉蓉成了锦宗的好帮手。不过每谈到这，玉容总是不承认。而且，她那特有的幽默又来了：“锦宗他不是与我结婚，是与这些报纸结婚。他更爱这些报纸……”

锦宗告诉我，搜集与研究马华文学史，只靠文字资料是不够的。因此，他利用节假日，与玉蓉带着孩子走遍马来西亚去访问作家。

七、八十年代，每年的假期基本上都放到这上面了。那时孩子小，对父母这种访问一点兴趣也没有，在人家家里，总是吵着要去玩，玉容只好领着孩子去外面走走。

谈到访问作家，锦宗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位老作家，息笔后从不见客，也不喜欢讲个人，感于锦宗携妻将雏来访他，就将他的创作生涯都说给锦宗听。其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锦宗真是如获至宝。锦宗访问后不到一年，这位老作家就去世了。锦宗说如果晚去一年，就不能获得这些宝贵的资料了。说到这里，锦宗拿来他新出的《殒落的文星》一书送给我。他说，这书中记了16位已去世的马来西亚作家。这些人中，只有5位他是凭书面资料写的，其余的都根据亲自访问的记录写成。

谈到研究的近况，锦宗颇为慨叹。他说，他太忙，为了养家，除了公务员的工作外，还多打了一份工，研究的时间

很紧，不能不起早贪黑，弄出一点成果来都很不容易。

谈到这，忽想到我听说的一事：一台湾的教授专程来马，邀锦宗与他合写一篇马华文学史专文。善良的锦宗答应了，为此文的写作付出了很多心血。然而文章发表后，他发现，那上面的作者署名只有那位教授的名字，竟没有他的名字。这样的事，锦宗碰到的不只一件。不仅有来自国外的剽窃者，也有国内的剽窃者，这些人都顶着教授、博士的美名。

我为锦宗不平，颇愤愤然。锦宗倒平静。他说他还有几年就退休了。退下来专心做学问，那堆积如山的报纸该消灭它了。他打算独立写一部马华文学史。我深信，锦宗不仅能写成，而且会写得很好。因为他有几十年深入的积累与研究。他有功底，有水准。

有一首写蜜蜂的诗。诗的最后两句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锦宗就是那蜜蜂。

原载马来西亚《星州日报》2002年5月12日

翘首企盼马华文学史，何时能问世？ ——再访马来西亚文学史家李锦宗

陈望衡

2002年5月12日星洲日报发表我对马华文学史家李锦宗的专访，题目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李锦宗青年时代立志，要写一部最完整最全面的《马华文学史》，为此他付出数十年的全部的业余时间，花费了不少经费，搜集了满满一屋子的马华文学史资料，使得他那两层楼的屋子，除了睡觉、做饭的空间外，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了。李锦宗说，等到他退休下来，他就要来啃这些资料，集中精力写《马华文学史》。

2003年月11月，我应马来西亚雪华堂之邀，来吉隆玻三加中华文化在多元社会的承传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又见到了李锦宗，李锦宗说，他已退休了。我说，“好啊，这下你可以集中全力来整理马华文学史料，写《马华文学史》了。”他笑笑，说，“是的，是的。”我又问：“进度如何？那座资料山，消灭了多少？”李锦宗不做回答，只是不好意思地讪笑。李锦宗的妻子林玉蓉是个直性子，快人快语：“还

消灭呢，更加多了。”我不明白。玉蓉说，“会后到我们家看看吧。”

会后我去了他们家，屋前院子门廊下，摆开了一张桌子，放上一摞报纸，有剪刀、浆糊，显然已是在做资料分类整理工作了。但走进门，果然，满屋的资料山并没有减低。不足一米宽的楼道仍然有一半面积堆着图书报纸，只能侧着身子过。我有些不解了。

玉蓉说，锦宗退休才两三个月，虽已开始整理资料，但资料也在增长，两相抵，见不出减少多少。再者，为了接挤生活，锦宗还在打一份工，这样实际用来整理资料的时间不算多。我就有些忧虑了，如此下去，何年何月才得完！玉蓉苦笑着，锦宗讪笑着。

我与锦宗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进行着谈话：

我问：“你如何看待你的工作，有人说你有资料癖，真的吗？”

锦宗说：“我不是资料癖。但我特别看重资料。文学研究的先行就是收集资料，要想写一部完整的马华文学史，不将资料收齐是不行的。”

我问：“你想写成一部什么样的《马华文学史》？”

锦宗：“其实，我要写的书分成两种：一种是马华文学

史史料性质的书，供对马华文学史有兴趣的人看，也可以说为想研究马华文学史的人提供资料。我已出版的《80年代的马华文坛》收集了80年代马华文坛的各种史料。其实还可以再写90年代、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的马华文坛。我的《陨落的文星》属于已故作家的传记，还想再写多本。有关史料的书可以写成多种样式，按发表的媒体，分成报纸副刊，文学期刊、书等类，也可按文学的体裁，分成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类，还可以专为作家的传记搜集资料。另一种是马华文学研究性质的书。这方面我已出过《马华文学纵谈》，收入书中的《马华文学简史》可以发展成一部较大的《马华文学史》。一般文友希望我能写成本较大的一部文学史，因目前本地还没有人写成此书。”

我问：“写《马华文学史》有什么意义？”

锦宗：“马华文学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虽百来年风风雨雨，马华文学屡经挫折，但总是存在着，发展着。它的重要意义首先在记录下华人南来谋生创业的艰苦历程，同时也记录下马来西亚一个世纪来的发展历程。文学与一般的历史著作之不同，在于它不是一般地记录事件，而是写人的心路历程，写人的情感波澜，写日常生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较历史著作更有价值。”

马华文学是马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一部分。要了解马华文化和历史，通过马华文学，是其中的一条途径。将百年来的马华文学按年代先后编起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先辈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这对于教育我们的后一代无疑很有教育意义。我写《马华文学史》想凸现的就是这样一条主线。我的这部书实质上是上百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创业史的浓缩概括与评说。”

锦宗的这番话让我感动。我说：“你说的很深刻，这不是你的《马华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

锦宗：“是的。当然，作为文学史，它面对的是文学，但文学面对是生活，所以文学史间接地也是以生活为物件的。”

我问：“你希望你的《马华文学史》具有怎样的优点与特色？”

锦宗凝思了一会，说：“书还没有写，实在不好说，不过，想法是有的。我希望我写的文学史有三个特色：第一，真正具有历史感，不仅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感，更重要的是文学所反映的物件——生活的历史感。第二，资料较为丰富，全面；第三，立论比较公允。”

我说：“说得好。我再问一下，你数十年来收集这满屋

子材料就只为自己写书吗？”

锦宗：“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史料。保存史料不只为我个人研究用，还为他人研究用，为后人研究用。资料作为社会财富是大家公有的。其实，我收集这么多资料，将来归根到底还是为社会提供的。收集资料除了为保存史料，还为挽救史料，因为很多史料逐渐湮没了，罕为人所知了。我编写了一本《马华文坛钩沉》，钩的就是一些差不多要湮没的史料。”

我问：“此书出版了没有？”

锦宗：“没有。”

我们终于谈到沉重的话题了。我说：“你的工作的确意义重大，你现在的工作条件怎样？有助手、办公设备吗？”

锦宗苦笑：“个人进行收集资料的工作，哪里谈得上条件。我的文学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工作之余的工作，即维持生活之外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哪有助手，办公室和设备？因此，有资料就收，根据个人的能力来整理，能做多少就多少。”

我说：“看来你有些悲观？”

锦宗：“不悲观行吗？以我个人之力来从事这样一项工程，的确是深感心有余力不足啊！只希望后继有人。”

我说：“你这样的工作的确需要请助手，需要必要的办公条件，需要出版社的配合，而这些都是需要钱。目前你有科研经费吗？”锦宗苦笑，说：“哪里有科学研究经费，全是从自己的工资中开支的。”

我说：“你可以向国家或社团申请呀！”

锦宗说：“个人从事这样的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资助的。至于华人社团，一般不关注马华文化，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帮助个人收集马华文学资料。”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们没有想到，你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我所接触到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都还很关心马华文学，你没有向他们提出申请吧！”

锦宗说：“是这样。当然，如有社团了解到收集马华文学的重要性，而能够提供收集资料和出版史料书籍的经费，那是最好不过的。”

我的采访结束了。当我走出锦宗家时，阳光十分灿烂。院子里的红花艳艳地招人喜欢。我还在想着锦宗的事业：锦宗的精神难能可贵，他从事这样工程，图个什么呢？图利，根本无利可图；图名？在工商社会的马来西亚，写一本文学史是难以出大名的。如此孜孜不倦地数十年如一日地劳做着，从青年到老年，决心没有丝毫动摇过，工作没有丝毫懈怠过，

十分不易。说起来，他的工作只有一个意义：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的传承发展做贡献。

我就不信，在这样大的马来西亚，就没有一个华人社团或华人企业家认识到李锦宗事业的意义，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向李锦宗伸出支持之手？其实，支持的不是李锦宗，而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发展其中也包拓自己的发展。

作者陈望衡，中国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花成蜜的辛酸 / 雅波

每回听到某文友猝逝或患癌，总是不自主的念句“阿弥陀佛”，心中难免一怔与悲戚；在大马，写作是项很艰难的“抗战”，尤其是以中文写作，更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写作的“战友”们，打拼了一生，晚年竟老弱多病或出师未捷身先死，怎不常教“英雄”泪满襟呢？

看到杨百合兄在〈文人相亲〉中提到李锦宗兄患了直肠癌，现接受电疗与化疗，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依我对医学的认识与体验，举凡电疗与化疗，病患都必须咬紧牙龈承受与面对一些难以言喻的苦痛，只有病患才能真正体会在治疗过程中的“隐情”和不便。

收集史料成一生事业

念中学时，我就已认识李锦宗，那时他刚从吉打到北海某工厂任职，闲时喜欢收集马华文学史料，没想到收集史料竟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幸好他到隆后，拥有一份稳当的职业，同时也结了婚，太太林玉蓉亦是写作人。一恍眼，数十年就

过去了，大家都成了“资深老作家”。

李锦宗曾说，保存史料不只为个人研究所用，也为后人研究用，资料作为社会财富，是大家共有的。自己不但保存史料，也要挽救史料，若史料湮没了，就没人可得知。据悉：他收集马华文学史资料的齐全，已远超过马大，而该校学生写论文时，还得求助于他供应资料，可知他在史料中的分量有多重。

设立马华作家医疗基金

为了生活。李锦宗只能以有限的业余时间，去从事他喜爱的史料搜集工作，也可能他太卖命了，竟忘了身体的健康，在晚年，不幸患癌，令人愕然与同情。在此，祈愿他早日康复，吉人天相，相信他定能重振雄风，至祷。

我一直在想，为何没人设立《马华作家医疗基金》，虽然许多作家都不愿提，但那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何况目前的医疗费高涨，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负担得起，有了补贴，至少可减轻病患的经济负担。毕竟，马华作家都曾为国家与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以上所述，只是我个人的感触而已，并非针对李锦宗兄而言，须分清，免得误会。

商余 2012-06-30

我看锦宗 / 张先瑞

当得知锦宗已去世的噩耗时，我在震惊之余，总觉得不太真实，他比我还年轻，而且身体很壮实的啊！脑中总缠绕着他的相貌。他绝对说不上英俊，但却是那样的憨厚，质朴，而且总是那样笑眯眯的，眼镜片后面的双眼放出的是和善而又不乏睿智的目光，让人一看就觉得是决不会巧言令色的人，是很可信赖的那种人。但是他实在又显得那样平淡无奇。当我提起笔来想要写他时，忽然发觉，我真的没同他仔细地亲密地哪怕是短时间地交谈过。

在我两次到马来西亚的日子里，在我们陪同姚拓先生一起去他的家乡巩义的时候，还有我们在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家中的相处里，多次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好像是很接近的，然而我真的竟没有同他单独交流过，想不起来我们曾经一起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更没讨论过什么学问，很有点言不及义的味道。但在这些最日常的接触中，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与众不同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他从没有讲究过要

吃好的穿好的，从没有高声大气地说过话，也从没见过有心浮气躁的失措的举止，他从来不出风头，他很寡言，总是默默的，温和又随和地同我们大家在一起，有时让人甚至不感觉到他的存在。我尝惊叹于他的这种沉稳，尤其是在大家谈笑风生时，在有人大声喧嚷地哗众取宠时，他总是那样淡定，这是要多大的定力才能做到的啊！

我同玉蓉比较知心，我看她像我的妹妹一样，我对她的评价很高，我认为她热情，干练，能力强，是一个才女，一个活跃份子，又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人，用当时中国很流行的一句评语来说，是“既进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的很全面的优秀女人，我认为她比锦宗强多了，锦宗只是站在她后面默默支持她的一个好男人，如此而已。

在一次同姚拓先生交谈时我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姚先生告诉我说，锦宗很了不得的呢，他在首相署工作呢，而且还在电视台兼职，当华语新闻编辑，业余时间还收集和编写马华文学的史料，非常勤奋，而且很有成就，在马华文学史研究方面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写书写文章，很了不起的。我听了不禁感叹：哇，这才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没想到锦宗有这么大的能耐，这么样刻苦，这么样有成就啊。从此我对他不由得要另眼相看了！姚先生还告诉我说，锦宗和玉蓉两人

当年是背着简陋的行包来到吉隆坡的，他们当年还是小青年，什么都没有，真正的白手起家，通过艰苦努力，经过多年的奋斗拼搏，才做到今天这样，他们夫妻很舍得干，一个人不是打两份工，而是坚持干三份工作，业余时间还做很多事情，而且很热心助人，是很好的人。姚先生说，我老人家有什么事情经常找他们帮忙，他们帮了我很多。姚先生的话无疑是委婉地否定了我对锦宗有失片面的看法，我也意识到自己凭表面印象太过武断。

至于他们的忙碌辛苦，我在马来西亚的日子里是亲见亲闻而且亲身感受到的。他们夫妻总是那样忙碌，除了抽时间陪伴我们之外，就没有闲过，时间总是安排得紧紧的，满满的。我常常惊讶他们一个人打三份工，怎么做得过来啊？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有职业的人基本上都是八小时工作制，就干一份工作，听了姚先生说的情况我就很惊讶他们怎么能够同时地干三份工作呢，那不是没有休息，没有空闲，忙得要命吗，真佩服他们有这么充沛的精力，这么能吃苦。在国内我们总说拼搏，他们这就也是拼搏啊！无形中我对他们，对锦宗，升起了一种钦佩之情。一定是因为用眼过度了吧，本来就戴眼镜的锦宗不幸得了青光眼。那时我正学了中功，一段时间里非常热衷于练气功，并且还爱用学

来的“病气一把抓”来治一些小毛病，不但给自己抓病气，也常常跃跃欲试地给同事和朋友抓病气，在马来西亚时上海画家小李说头痛，我还帮他抓过。听说锦宗青光眼，我就向他宣传气功治病，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会“病气一把抓”，于是就给他去抓病气。抓了老半天，看他好像没多大感觉似的，我就抱歉我的功力太弱，同伴也取笑我说那气功治病的效力可疑，我怎么信这些东西，我不禁感到很沮丧，可是锦宗却对我说，我舒服多啦。听他这么说，我才松了口气，也很感激他的宽容善意，给我面子，没有将我和我推介的气功一板子打死。

第二次去马来西亚时我在锦宗家里住过几天。他们家是一栋两层小楼房，不是那种奢华的豪宅，但却温馨，宁静，舒适，楼上的卧室，楼下的书房、厅堂，乃至厨房，每个房间都是干干净净，熨熨贴贴，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里有那么多的书报杂志，多到什么书架书柜都放不下了，就堆放在地上，过道里，楼梯下面，一迭迭地堆满了空间，让我生起“报刊等身”之感叹。玉蓉告诉我，这都是锦宗的宝贝，是他研究文学史要用的第一手资料。看着那一摞摞都已经发黄的旧报刊，我很怀疑地问锦宗，这么多，你要找什么资料能找得到吗？锦宗说可以找到，因为他都是分类放置的，

得知这都是经过他整理好了的，我大为赞叹。我曾经在高校教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从事编辑工作时也喜欢写一点作品评论，因此也曾收集了一些有关的书报杂志，想着要为我的写作准备资料，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实行，因为东西多了，都不知从何下手了！有时候是我看着那些书报刊，那些书报刊也看着我，久而久之，不是“相看两不厌”，而是“相看生烦厌”了，原来的一位同事就曾经说我，你留那么多旧杂志干什么，新的都看不完，谁还会去管那些老旧的东西。也是的啊，她说的没错，新东西层出不穷，越来越多，新的都看不完，哪里还顾得上去看那些旧东西呢。面对这些陈芝麻烂韭菜似的资讯，我实在力不从心，最后只好一狠心，当废品处理掉了。但这只是我们一般人的思维和做法。锦宗真的不是一般人。他就在那些故纸堆里边梳爬整理，披沙沥金，找出有用的东西，汇集成对马华文学的述评，编辑出马华文学的发展脉络，这该要花多大的力气啊，没有超常的毅力是做不成、也做不了的。

一九九四年《马华文学纵谈》一书出版后锦宗曾送给我一本，那时他说还计划按年代编写总结马华文坛的史料，三年后我又收到了他赠我的《80年代的马华文坛》。我虽然认识几位元马华作家，也曾写过姚拓先生及翠园、叶蕾、戴小

华、柏一、朵拉等几位元女士的作品评论，但是对马华文坛的了解是非常少非常浅的，对马华文学史更是一无所知。翻阅了锦宗的书后，才略知那么一星半点，知道了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有一群华夏儿女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茹苦含辛地在写作的园地耕耘，并且有着丰硕的成果，为华文文学增添着异彩。锦宗的努力不仅可以让人了解马华文学创作的概况，而且能够帮助人们了解马华文学的发展历史，把握马华文学的发展动向，很有意义，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工作。看锦宗把那些作家及其作品详细地罗列在册，我不禁又想到：在人们研究文学创作时注重的都是作家及其作品，人们运用着研究家整理的史料、提供的线索、作为指点和引导的点评，看到、想到和说到的却往往只是那些作家，作家们就像是明艳的花，而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锦宗，做的是奋斗和牺牲的绿叶，锦宗这是甘于为人作嫁的精神，值得大加赞誉。尤其是这些工作都是锦宗自己独立一人完成的，这不能不让我为锦宗以一己之力取得这些成果感到可钦可敬，也进一步认识到他的水准，他的才华和毅力。锦宗曾经说他家里堆积的那些书报刊都很重要，退休后他有时间了可以好好地来做整理工作。不久前我得知他又奉献了《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一书，心想锦宗真是言必信、行必果啊，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

实现着自己的计划。这本《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想必比《马华文学纵谈》和《80年代的马华文坛》更全面，更深入，更详实，更全方位，所以陈望衡先生夸赞锦宗“在电子资讯时代之前，将上百年的马华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到这样，实在是难能可贵！”金忠敏先生读后极力夸赞他提供了巨大的信息量，说本书不但有“严谨辨识，搜集补充，并以详实的考据，梳理，加以中肯适度的点评”，而且“从书中读出了作者的大历史观与家国情怀”，极力夸赞他的普罗米修士之精神，指出“李锦宗先生的治学精神，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精神的具体体现。”我是很认同这种夸赞的。

写到这里，读到玉蓉发给我的《最后一篇稿》，里面叙述了锦宗强忍着疾病带来的疼痛，对《雪隆地区的潮籍作家、报人和学者》这篇文章中的遗漏和错误进行纠正，在两三天内，一字一字、断断续续地口述成就了《雪隆潮籍作家》这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情况，锦宗这是在用生命诠释他治史的认真和严谨啊，其情其景，以及未等文章面世即撒手西去的惨痛，真令人忍不住泪奔！我尝查了一下对锦宗姓名的五行分析，是这样说的：李锦宗这三个字的五行组合是：火-金-金。这种组合的人有智谋，有才华，做事都能经过仔细考虑，观察力强。其人意志坚定，为自己理想不断奋斗，耐性佳，

能忍受艰苦，若能团结和信任他人，则必定会取得大的成功。我平时是不信这些学说的，但这一分析倒真的是很符合锦宗的啊！锦宗只活了七十岁，搜集整理和编著马华文学史竟有五十年！他从年轻时起，直到在病床上的生命最后一刻，都奉献给了马华文学。而且在他辞世后，不仅他生前收集的一万多本书籍、资料、杂志及绝版刊物，都捐献了，而且他连遗体都捐献了。他这一生整个生命都是在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做奉献呢！我就觉得，锦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远去，他就是静静地坐在某一个角落里，一如既往地那样憨厚地微笑着，倾听着我们热闹地谈话。

2018. 3. 20. —4. 5. 长沙

张先瑞简介

张先瑞，女，祖籍河北石家庄，1944年11月出生于重庆，在湖南长沙求学、工作和生活。1984—1999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获副编审职称。曾任湖南版协理事，湖南编辑学会理事，湖南校对专业委员会主任，湖南文学学会理事，湖南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多种社会职务。有《我只要土地》《红豆生南国》《张梦汉回忆录》等作品集。|

为了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李锦宗、林玉蓉

周伟民教授

姚拓在马来西亚 91 国庆的戏剧节一阵极度紧张繁忙，筋疲力尽之后，舒一口气，然后喊出了“到底为了什么”的呼声。是这样的：他们什么也不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他们所有的文学活动，都是业余的，为了生活，必须按时上下班，从事日常工作，夜晚及假日，还有必不可少的诸多应酬。写自己喜欢的书，是业余的业余。书成之后，又要找热心人资助出版。书出版了，既没有稿费，也没有什么评级晋升之类的虚名。当然，写作人不需要这些，国家也不设这一制度，那么，他们辛苦为那般呢？姚拓说，“文化，人类社会的文化，便是由这群半疯的傻子们缔造出来的。”真是难得这样的一群“半疯的傻子”，他们拥有的是那份坚韧沉挚的精神世界，为了自己对文学事业的酷爱，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苦干，无怨无悔，朴实顽强，脚踏实地地为缔造马来西亚文化而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我们来到李锦宗和林玉蓉的家，深深领悟到，他们为了

达到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崇高目标，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说来也巧，李锦宗的祖籍是广东潮阳，林玉蓉的祖籍是海南万宁，他们都出生于马来西亚，他乡遇同乡，这种乡里情谊，在1992年汕头大学召开世界潮籍作家研讨会上就已存在了。来吉隆坡后的一天傍晚，应邀我们到他们家做客。位于八打灵的双层排屋，对于一个小家庭来说，该是够宽裕的了。但一走进室内，迎面展现的是一派书香报海的景象。门里门外，秩序井然地堆高报刊，客厅里连茶几上置放了一堆高达三、四尺的各种报纸。客厅与内厅之间，隔着一排资料柜，专用作分门别类收藏剪报的，厅里也满满的书报，他们的10多岁小儿子在四周的书籍中间静静地端坐着做功课。在主人的领导下，登楼梯上二楼，楼梯转口处都堆满了书报，进入主人寝室，分不清这究竟是卧室还是书房，床头、床旁尽是书。踏进他们的家，一派浓郁的书香，犹如置身于专用图书馆里面一般。夫妇俩这种酷爱文学的情操，表现了他们对人生价值取向以及为实现这种崇高的生活目标而矢志的追求。

客厅靠墙壁的书报堆垛上面，悬挂着一幅对联：“锦心饱学兼中外，宗圣通儒博古今”，蓝光撰联，伍源新书写。借李锦宗的名字作对，饱学兼中外，通儒博古今的盛赞，并非夸张，李锦宗没有上过大学，1964年毕业于著名的槟城钟

灵中学，后来曾任工厂书记和报纸电讯翻译等职。1976年进首相署做华文事务的工作，一位普普通通的公职人员，为什么深得马来西亚文学界推重呢？后来我们找到了答案：关于马华的文学史料，找李锦宗！

李锦宗，方方的脸上戴着一付宽边的眼镜，显出几分书生气；沉静踏实，又有几分憨厚；说话也是慢条斯理的。他指了指茶几上大迭大迭的剪报，不无骄傲地说，“除了儿子，我只有这些了！”他们有三个儿子，一个负笈台湾留学深造，一个在身边读高中，另外一个在附近城镇巴生念初中，寄宿校内宿舍。从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夫妇俩努力工作，买了这套双层排屋并负担儿子的教育费。林玉蓉在电台工作，李锦宗在首相署，下班后还去电视台兼编导华语新闻。工余之暇，才扑进自己喜爱的事业中。李锦宗说，他们是在读了方修每年撰写的新马文坛总结文章之后，发现其中马来西亚部分有遗漏，才倾力于马华文学史料的收集的，希望能够跟随方修在文学史料方面作出贡献。那是1969年的事了。20多年来，用自己工资所得订购报刊，每天工余，剪报、分类，每年都写文学年志，坚持不辍。他们的剪报分类细目，极为细致，除不断积累资料外，也经常写文章发表，笔名曾用黄梅雨、沈默人、嘉应子、刁小蛮、孟小浪、黄菊、林湘、林

洋、黎桂园、李林祥、奥曼、巴依等。有《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行世。最近，李锦宗在雪隆潮州会馆文教出版基金资助下，出版了《马华文学纵谈》，为第一届雪隆潮州会馆文教基金获奖作品。这部书的后记中说到，集子里的诸篇文字，集中在史料的挖掘、搜查、整理、记录抑或报导，属于半原始资料。书中第一篇《马华文学简史》曾作为马来西亚三年制师资训练学院华文组用书。《1969年新马文坛动态》是李锦宗整理新马文坛年度总结的初试锋芒，以后陆续撰写有关70年代的马华文坛和80年代的马华文坛的总结文字。《1970年槟城同乐会马华文学活动概况》及《十年来〈教与学月刊〉在文艺方面的贡献》、《十年来的〈文艺春秋〉》等文章，是总结同乐会在文学方面的活动。《教与学月刊》以及星洲日报甄供编的《文艺春秋》创刊在10年内的表现和贡献。新著《马华文坛的潮籍作家》是为《雪隆潮州会馆百周年纪念特刊》而作，详细编写了马来西亚大多数祖籍潮州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是了解马华文学难得的宝贵的资料。李锦宗所拥有的资料库，已成为新马的文学资料的宝藏。现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研究马华文学的人，在资料方面，无不求教于李锦宗。在细察他整理保存的丰富的资料后，曾经建议在拥有这么厚实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一部详尽的马华文学是和诸

位著名作家的评传专著，不要仅停顿于资料整理这一个层次，而向更深的学术层次搏击。他们都谦虚地说，白天要工作，晚上还有家务事和继续收集剪报资料，分不出更多的精力从事研究。好在林玉蓉是一位写作人，又擅长翻译，常为文艺副刊和杂志译写有关世界文坛动态的文章。他们在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料宝藏的基础上，一定会有扎实而深具分量的著作问世。

这一对刚满不惑之年的文学伉俪，在这纷繁多彩的社会中，他们把心灵的追求当作真实的存在，向往着美化的人生和净化的人心，让自己的生活过的充实。这对追求着一种高雅情趣的夫妇，自己醉心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之中，这本身也体现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信心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

在李锦宗的《马华文坛的潮籍作家》中，领略到他这份发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观察到他的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和细致的研究方法，正如他的朴实勤劳的个性一样，于一连串的扎扎实实的材料和数位中，显示潮籍作家的光彩，如《前言》中写道：

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总共有 413 万 2 千 2 百 37 人，其中福建人共有 140 万 6 千 7 百 66 人，占 33.6%；客家人共有 99 万 6 千 2 百 58 人，占 24%；广府人共有 73 万 3 千 9 百 44 人，

占 17.7%；潮州人共有 48 万 6 千 4 百 39 人，占 11.7%。（注：1980 年户口调查）

虽然潮州人在华人人口中排行第四，不过，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潮籍作家人数是最多的。根据非正式统计，潮籍作家大约有 90 人，而福建籍作家大约有 60 人，这一连串的数字，通过统计排化，以显示出熠熠光辉，那么，潮籍作家表现如何呢？他做出中肯的分析：

潮籍作家众多，在马华文坛上也有相当特出的表现，这跟潮州有“海滨邹鲁”之称有关。南来的潮州人把这股文风引到马来西亚，加以发扬光大。由于潮籍作家在马华文坛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们如果从本地作家名单中将所有的潮州人的作家删去，便会令人觉得似乎将半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撕去了一半。”李锦宗聪明，他从数字对比讲到富有文化传统的潮州人在马来西亚文坛上所起的作用，突出了潮籍作家的努力，接着点出潮籍作家的辉煌贡献。

在这些潮籍作家中，不但有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杂文家、文艺评论家和诗人，同时有闻名的儿童文学、文学史料和翻译工作者；换句话说，在所有文学领域内，几乎都有潮籍作家的存在，他们在马华文坛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做出辉煌的贡献。

作者逐层地展示潮籍作家在马华文坛的重要地位，然后，他从最早南来的潮州作家曾圣提、曾华丁兄弟落笔，逐一地介绍南来的潮籍作家、土生的潮籍作家、潮籍女作家，其他潮籍作家等四类人物，为他们作出或详细或简略的介绍。这种爬罗剔抉、补苴的功夫，实在令人敬佩。李锦宗的确堪称为“焚膏油以继唇，恒兀兀以穷年”的勤奋者，是“寻坠者之茫茫，独旁搜而绍远”的开拓者。他以谨严的态度，细大不捐，含英咀华，把马华文学的精华，编纂成篇，他们的工作，使马华文学研究的基础，它的本身，也深具文献价值。

林玉蓉是马华女作家，新加坡海南会馆最近出版了一册《新马海南女作家选集》，入选 13 位女作家的作品，她入选 3 篇，作品文笔温婉生动，感情细腻。如《欣见莹姿》，莹姿已经 82 岁，战前马华文坛的著名女诗人，文中报导她的生平事迹和作者在北京访问时的情景，读来感到惋惜和戚然，林玉蓉对这位老诗人寄予满腔敬仰和热爱之情。

告别了主人后，我们总是想到，这是一个温馨的家，幸福的家；尽管他们说的匆忙，但却活出了特色！

李锦宗 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 / 徐持庆

锦宗是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者。他在马华文学史料的收藏、整理、评述及编纂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从不言倦，也从不言悔……

周前和几位文友一起去探望李锦宗及林玉蓉伉俪，以表达对老友的关怀。我和锦宗相交于1964年，至今刚好半个世纪，所以绝对称得上是老友。

锦宗是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者。他在马华文学史料的收藏、整理、评述及编纂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从不言倦，也从不言悔。甚至近两三年在抱恙与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还是执着于对马华文学史料的收藏与梳理。最近由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出版的《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就是由锦宗抱恙在病床上编纂而成的一本马华文学史料作品珍藏集。

藏书万卷

踏进锦宗的家门，四周围着你的就是书卷、杂志与旧报

章。我是第二回到锦宗的居处拜访他，只见他的珍藏品比我几年前来时堆得更多、更惊人。大厅、偏厅、餐厅、楼上、楼下、楼梯级及楼梯底，无处不是他的珍藏品。藏书万卷不足以言其多，应有尽有堪差可括其广矣！这一切一切堆迭着的，都是些尚未被发掘出来的大宝藏！

如此偌大及繁杂的资料收藏、保管及整理工作，几十年来就由锦宗（及夫人玉蓉）一力承担，其肩责、精神及费用之重之巨可说是不言而喻，这几乎是傻子才会扛起的工作，可是锦宗做了！他不为名、不为利，坚持不懈地默默耕耘。

为名吗？除了文艺界，你问企业精英、达官贵人、社会领袖，又有几人识得李锦宗的名字？

为利吗？锦宗何曾因过去的研究成果发过一笔大财？何曾靠研究成果来赚过钱？虽然他的研究成果远比金钱的价值来得更高、更高。

贡献丰硕

说到马华文学史料的研究成品，锦宗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说是丰硕的。他在大马作协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至1996》一辑中担任主编（夫人林玉蓉为编委）。锦宗利用他手头上那收藏丰富的马华文学史料，在洋洋数万字的《导言》中，详细地缕述了马华文艺进程的概况；按年分

详尽地纪录及评介了马华文学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文艺副刊、文艺刊物、文艺活动等状况，节节行文都连述带评夹议。这分成果，倘非平日对文艺刊物收存齐备，然后用心费神去阅读、研究及梳理，又怎能有此辉煌的研究成品摆在读者的面前？

除此之外，在上世纪 70 至 90 年代的廿多卅年期间，几乎每年报章的新年特刊都有锦宗的《马华文坛动态》之类的马华文艺年度总结报告文字。这些文字是当年备受文艺界欢迎、喜爱及争相阅读的文章。

我问锦宗，你收藏这么多书籍，当需要用作参考资料时，你是如果去寻找的呢？玉蓉却抢着答道，我家的扫帚放在那里他不知道，可是只要你说出那一本书的书名，他马上会找出来交给你。这番话后来得到了证实。当日我们言谈中提到新加坡的作家秦林，我说我已忘了秦林的样貌，锦宗马上就从书橱找出了秦林的著作交到我手上，扉页就有秦林的肖像。当提到砂拉越作者晨露，锦宗又再一次从书橱找出晨露的著作来，翻出晨露的照片给我们看。神呵！

尊重人才

为了不使马华文艺在大马的历史留白，锦宗几十年来钻进收藏资料中展开及进行不少研究，希望把研究报告结集成

书。但这是需要一笔相当经费的。锦宗为了达成心愿，曾拟就具体计划报告书向某文化机构要求赞助及协助。对方明知锦宗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但该机构竟然以锦宗不具学位资格而加以拒绝！君不见罗华庚只有小学资历而担当大学教授之职吗？

放眼大马文坛，那里还找得到第二个李锦宗？我希望大家好好尊重与爱惜人才，珍惜锦宗的满室珍藏资料，使这批瑰宝般的资料能变成大马文艺史料的结集，则大马华社幸甚，大马文艺界幸甚！

刊于 15-3-2014 南洋商报《商余》专栏“敲梦痴言”

雨川做媒 替李锦宗拉红线 / 马仑

李锦宗，马华文学史工作者，1947年生于吉打，槟城钟灵中学毕业后，曾在吉隆坡从事翻译和电视台华语新闻编导等工作，现已退休。

1984年，他被选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作协）理事。1996年，再度当选为作协理事，出任资料主任。他曾任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大马分会秘书、“德麟文丛”和“童玉锦文丛”编委，马潮联会“杰出潮青文学奖”和“冰心文学奖”等等文学奖和创作比赛评委会委员，隆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委员、华总文化委员会委员等职。

他著有马华文学史料集《马华文学纵谈》、《80年代的马华文坛》、《殒落的文星》和《新马文坛步步追踪》。主编韦晕小说集《流霞》、作协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史料》、陆庭谕与顾洋合著的《原汁原味》、征雁遗著《回首话当年》、慧适纪念集《涛声远去，林木依旧》和《马来西亚广西诗文选》等书。

李锦宗的妻子林玉蓉，祖籍海南省万宁县后安市潮港村，1952年9月3日出生于玻璃市州加央，曾任职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新闻室华文新闻编译，退休后仍在该台兼职。

曾任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协会（作协）数届查帐、作协《马华文学大系·史料》编委、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译创会）理事。现任译创会秘书、作协受委理事。散文收入《新马海南女作家选集》（新加坡海南会馆）、合集《海南社会风采》（新加坡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合集《绵延》（译创会）、〈沙巴文苑〉选集《拾穗集》、《第九届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照片集》等书。散文《灿烂光辉的母爱》和《父亲的眼泪》获得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5台为配合母亲节和父亲节而主办的征文比赛首奖。

雨川是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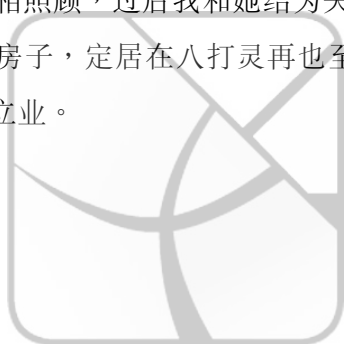
我的“文人韵事”系列文章，曾要求李锦宗告诉我有关小说家雨川替他与外甥女林玉蓉做媒的过程；李兄于2015年2月间在书面上这么写道：

中学毕业后，我在玻璃市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由于人生地不熟，跟我同乡的小说家雨川说他姐姐嫁到加央，要我去联系她，以便需要时，可以寻求协助。在这个情况下，我认识了她一家人，包括雨川的外甥女林玉蓉。

当时，林玉蓉正在念高中。她毕业后，我帮她申请到吉隆坡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翻译新闻的工作。我也受聘为《新明日报》电讯组翻译。

我们都住在八打灵再也。由于雨川的关系，她在散文家和诗人慧适的家租房间，我则寄宿在附近小说家梁园租来的房子，因我跟他是同事。

为了方便互相照顾，过后我和她结为夫妻，另外租房子居住，后来自购房子，定居在八打灵再也至今。目前育有 3 个儿子，已成家立业。



蜜蜂（侧写李锦宗） / 苏清强

报纸堆里繁花园

眼瞳的焦点

总是凝聚在每日的副刊上
活脱脱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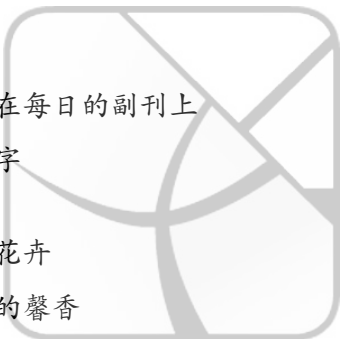
如绽放的花卉
一朵朵独特的馨香
一片片瓣里的气质

在纸堆里进出

寻探文学领域的珍稀
一把剪刀无数纸张
一罐浆糊粘液如吸管

摘剪粘贴的修炼

一座殿堂在日夜的倾注中构建



一如吸管探入花房脏腑

撮取一滴滴生命的甘泉
把文字上无形的色彩

无声的韵律

逐日采集后编辑 储存

酿制成一页页的硕果

彰显着蜂房一格格的奥密
间中尽藏着精神的专注

心力的专攻

生活在定格的忙碌里

自在于身心的付托

不思虑 也不回应

为谁辛苦为谁忙的疑惑

这一条花影人生路上

他只在乎花凋前采到馨蜜

(2018年春修改自未定稿的旧作。初稿时锦宗还健在，
不想从旧柜里找出旧诗稿修定时，他已远赴仙乡。)

第 4 辑：文林丰碑



字字皆是血，辛苦不寻常

——读李锦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

陈望衡（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玉蓉托人带来李锦宗先生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翻阅不只一次，每次翻阅，眼前就出现锦宗的形象：憨厚，朴素，和善，说话不紧不慢，做事不急不慌。记得在他的家里，看到处堆满了报纸，走路都要侧身，问他，你呀，何时处理这些资料呀？他笑笑：退休后吧！我有十多年未见到锦宗了，这本书是不是他退休后整理这些资料的成果？应该是。

这是一部马华文学上百年的史料书。但不是原始史料，原始史料在他家的客厅、楼梯上，那是没有航线的海，没有路径的山，只能让人浩叹，无法让人进入。而这，是经过整理的史料，准确地说，是史料的目录、索引。一看，纲目清晰。第一辑是马华作家，按籍贯分，二又按性别分。此辑附录上对某些作家的专题评论。第二辑是马华著作，既按年代分类，又按著作类型分。此辑附录上一些作品的评论。第三辑名为其他，主要是收录一些关于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学渊源的文章。

看完这本书，我不能不感叹：原来目录学如此之重！锦宗这本书，就是一把打开马华文学史宝库大门的金钥匙。

做文化史学问，一是史料搜集与整理，二是史料的分析评论。二者都难，相较而言，前者更难。说这话，我多少有些发言权，我是做美学史研究的，既做过美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也做过美学史发展线索及规律的论说。两者相较，我就感到前者要难得多。难，一在资料的正确，二在资料的齐全。锦宗凭个人之力，在电子资讯时代之前，将上百年的马华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到这样，实在是难能可贵！

1995年6月，我在马来西亚访问，时在锦宗家，南洋商报来电话，向锦宗探询女作家商晚筠的一个材料。商晚筠刚去世，报纸拟发悼念性消息，缺一个要紧的资讯，遍寻不得，来问锦宗。这一问，问对了，锦宗就有。此事我印象很深。

新马文学界都知道，马华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工作，没有谁比李锦宗做得更好的了。锦宗跟我说过，许多做马华文学研究的教授、研究生来找他，要查什么资料。我感叹，这简直是在代替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做工作了。

玉蓉告诉我，这本书出来后，许多作家看了此书，甚为惊叹，他们用过的一些笔名早忘记了，而锦宗书中就记录在案。难怪此书出版后，受到马华文学界普遍重视，诸多作家

因自己的名字与著作入于此书，而对李锦宗无比的感激。

史料的工作，绝不只是搜集、归类、勘误、辨正，它同样需要理论做指导。理论的高下决定史识，史识决定史料的归类，而归类尤能见出作者的思想高度。锦宗此书介绍作家，按籍分类，籍又分南下与本土，其意义重大，显然，它是在试图说中华文化是如何在马来西亚生根并长出自己的花叶的。

此书除了史料整理外，也有一些文学评论。这些评论准确，到位，很有眼力。比如，他评舒颖的《时光，在这里停留》，说她“以朴实无华的文字书写生活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都是一般人生活中熟悉的人、事、物，自然而然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令人一面阅读时，一面悟出生活上的道理”；又说“如果能够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人生和生活一些问题和事件，进一步开拓更有广度的题材，这将使她的作品更有深度和内涵。”这个看法全面而又深度。

李锦宗作为文学史家，有一双可贵的犀利目光。比如，他评姚拓的《雪泥鸿爪》，赞赏姚拓“描绘手法和文字驾驭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令人读了感到趣味盎然，而且不少篇章的行文和叙事，好像他的一些小说一般，具有高度的幽默感”。这种评价是到位的。他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在

这部集子中，有关童年、少年和当兵的生涯的作品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而他驰骋于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文坛的记录，所占的份量竟然出乎意料之外地少之又少。”笔者结识姚拓先生，曾经有过长谈。姚先生的人生是相当传奇的。他的心路历程有些是他愿意在文字中坦陈的，有些则是不愿意或者还不清楚该如何表述的。《雪泥鸿爪》这一书名就透露了他的写作目的。姚拓有意留下一定的空白，让读者去感悟。也许在他看来，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是有许多东西，值得后世去寻味去思考。

锦宗书中所写的作家，绝大多数我不熟悉，因此，对李锦宗的论述，不好妄加评论。但他书中录入的一位作家——陈雪风，我是熟悉的。2004年，他曾在武汉大学跟着我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他听我的课，我们经常讨论一些问题。他的文学评论集，我也看过两本。我基本上了解他对马华文学的看法，也了解他的评论风格。这次看李锦宗的书，对他如何评陈雪风，很感兴趣。李锦宗这样说陈雪风：“这么多年来，尽管有人不一定认同他的立场和观点，甚至公开跟他唱反调，但他总会针锋相对，不屈不挠、持续地发表他对各种文学问题的意见，特别是有关马华文学的。只要他认为是最好的和正确的，他都会坚持。这样的精神，我们不得不钦

佩，难怪他广受注目，闻名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文坛。”这个评论很到位。陈雪风就是这样的批评家，率真，认真，执着，有见解，有锋芒，不妥协，不附和。

这本书于马华文学史的研究，不仅是一把打开马华文学宝库的金钥匙，而且还对马华文学发展的道路做了有益的探索。马华作家均是华人，不管是从中国来的，还是本土出生的，都受过中华文化教育，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液，这是马华文学姓“华”的重要原因。但是，马华文学还有另一个姓——“马”。产生于马来西亚本土的文学必然同样流淌着马来西亚的血液。李锦宗对于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及研究，其指导思想，就是“两姓”共一文。换句话说，就是中华文化如何在马来西亚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

李锦宗的这本书对于我，还有另外的意义。我共访问马来西亚四次，认识诸多马来西亚的作家，教授，画家，出版人，文化工作者。这本书中的许多名字，很亲切。随意翻开书中的某一页，盯着那名字，那位作家的音容笑貌就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回味着与他（她）的交往，心中充满温馨。

我有两次自吉隆坡驱车北上直至马泰边界的经历。两次均由李锦宗、林玉蓉夫妇陪同。路中的风景不需细说，对于我这位来自中国的访客，都充满着新奇与喜悦。

我们沿途访问了好些作家，其中印象最深难以忘怀的是住在怡保的翠园。锦宗的书这样介绍翠园：“翠园（1923/10-2004/4），原名彭士驩，生于长沙，曾在广州中山大学深造。1950年南来，任教于怡保霹雳女子中学，1954年升任校长，1975年退休。曾任怡保扶风诗社社长。擅写散文，著有古典诗集《掬翠园诗选》以及散文集《夜窗闲话》、《校里乾坤》、《珍藏偶记》、《徘徊画廊》、《缘在山中》和《晚晴幽草》等书。”两次路过怡保，均去看望翠园，第二次还在她家住了一宿。翠园是典型的东方知识女性，装束得体，气度不凡，显得高贵儒雅。一交谈，得知翠园是长沙人，湖南老乡，就用长沙话说活，很亲切了。翠园给我絮絮叨叨地讲自中国来马来西亚的经历。那过程，真不亚于自传体小说《巨流河》精彩。翠园还给我讲寄居在东南亚一带的湖南文人的情况，其中有那么一两位，我在国内听到过名字。翠园擅长古典诗词，她的词清丽缠绵，有李清照的风味。深厚的功底，隽永的词境，让我佩服不已。翠园书法也很不错。她知道我与新加坡的书法家潘受有交往，将潘受送给她的信和诗给我看，都毛笔写在宣纸上，很漂亮。我回国后，她还特意将影本寄给我。

在怡保的日子，翠园没忘了用怡保的名菜——豆芽菜招

待我们。记得那是一个并不豪华的饭馆，翠园说，门面虽普通，名气很大，还是昨天订的座。我们是早早地入座的，不一会，店里就全坐满了。怡保的豆芽菜果然名不虚传，那种独特的清香味，至今让我回味不已。吃完这顿饭，我们就出发了。翠园挥手送别情景清晰如昨。

翠园对湖南深有感情，我嘱她下次回国，一定通知我，并希望能在长沙会面，我将介绍湖南的作家与她认识。她高兴地答应了。可惜的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锦宗书中高度评价马大的吴天才教授，称他为“马华文坛的多面侠”。这勾起我对吴教授的回忆，我们有过愉快的交往，我读过他的赞美鲁迅的长诗，还为之写过长篇评论，此文发表在马来西亚的报纸上。多时不见，教授别来无恙？

锦宗书中没少提到的一位作家是彼岸，我认识彼岸是1993年，在新加坡。那是我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相见的具体情景不记得了，但我认真读过他送我的诗集。我很喜欢彼岸的诗，写了评论，此评论，彼岸很满意。此评论在马来西亚的报刊发表过，后来收入我的集子《春风词客》。

也是1993年，也是在新加坡，我结识了马来西亚的另一诗人——田思。田思朴诚，说话不多，但有思想，他也送诗集给了我。我在新加坡访问期间，也写了评论，此评论后来

收入我的专论新马诗人的诗论集《天地入沉吟》。

田思是东马沙拉越人，虽然东马与西马隔着一道海峡，锦宗没有忽略东马。他的书也介绍了沙拉越的作家。沙拉越的作家，我也认识好些，田思以外，还认识杨艺雄、晨露、吴岸、薛嘉元等。

他们的书我也读过一些。吴岸的诗大气，风格多样，注重意境，讲究语言，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当为上乘。

杨艺雄的《猎钓婆罗州》很有特色，异域风情，令人神往。此书真应引入中国，中国读者一定会喜欢的。

晨露的《鱼说》，笔致轻柔，意境优美，充满童话色彩，既是优秀的成人读物，也是优秀的儿童文学。我写过书评，发表在中国的《华文文学》上，不知晨露看到没有，此文我收入《春风词客》，等待着机会赠送给她。

就因为认识这些作家，才有了我人生中极为难得的沙拉越之旅。那是2001年，我与我太太去马来西亚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再次见到田思，他邀请我访问他的家乡沙拉越的首府——古晋，同在沙拉越的杨艺雄、晨露等则邀请我在访问古晋后，访问诗巫和美里。这是一次梦幻之旅：长屋的奇风异俗，原始森林的神秘恐怖，华人社会的温馨亲和，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非常感谢邀请我的朋友，你们都还好

吗？想念你们，刻骨铭心的想念！

整个马来西亚对我都是一个梦，一个美丽的梦。许多朋友都值得我回忆。虽然姚拓不在了，翠园不在了，不久前，锦宗也不在了，但很多朋友还在，我想，我与马来西亚的文学界的情谊会延续着，永远……

谨以此文告慰锦宗，同时也祝愿马华文学继续发展，出版更多更好的作品，辉映全球华文文学。

2018.2.19 于武汉大学

陈望衡简介

陈望衡，籍贯中国湖南省，日本大阪大学博士，中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浙江大学中文系，哲学系教授。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批评家，著有《中国古典美学史》《文明前的文明》《当代美学原理》《环境美学》等学术专著30部。曾应邀在美国多所大学，首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讲座。曾四次访问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文学界多有交往，写过不少关于马来西亚作家的评论。

见字如面 锦宗精神——

读李锦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有感

金忠敏（中国油画家）

文化是苦旅，需特立独行。若无普罗米修斯之精神，难以担此大任。

文学也是苦旅，在海外的华人能坚持华文文学，则更是苦旅，犹似但丁。

若要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史料中，经严谨辨识，搜集补充，并以详实的考据，梳理，廓清海外华人华文作家与著作，乃文学中苦旅之苦旅……

史家之艰辛，凡人难以企及；他需有盗火者的睿智，入地狱之胆魄，忍悬梁刺股之痛楚，承司马春秋笔法之大义，更需要如参禅悟道般，数十年如一日耐得住寂寞的精气神。当代马华文坛史料学家李锦宗先生当属此类奇人，有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2017年10月出版），及先生生前编辑出版的有关马华文学一系列的史料专著为凭证。

锦宗先生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约三十多万字。时间跨度从十九世纪初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地域跨度从

故国家园至麻六甲海峡属地。作家年龄跨度为自中国向海外移民以来，在大马坚持从事华文文学创作的几代华人，如：从出生于1893年8月11日的林鲁生先生，到1980年8月11日出生的江开瀚先生等。要把这些曾经活跃在大马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廓清，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况且还要在条目中加以中肯适度的点评。由此可见，锦宗对其作家著作的审阅量也是惊人的。史实并非是史料简单的罗列，史科学也绝非是把史料简单的堆砌，倘若是这样治学，便失去了史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该著作同时也把马华文学领域的表现形态搜罗尽致，从小说、诗歌（含古体诗）、散文、戏剧、儿童文学等。按体裁，题材归纳分类，篇目明晰。并把作家祖籍之地为切入点，按年龄，性别分类，力求留下每一位作家的蛛丝马迹，经纬分明。还有对马华文学史海钩沉的纪人纪实等文稿。均用极其简炼的文笔，平实展现了作家们的音容风貌和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使读者见字如面，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他希望：“让一些人勾起他们已经褪去的记忆，也让一些年轻的一辈有机会去直接认识文坛的先行者，使他们间接知道前人披荆斩棘和种树的重要性。”我以为，这是李锦宗先生含辛茹苦数十载，特立独行的真实内心独白，也是留给后学们的殷殷希冀。

文化是要有传承的！

李锦宗先生《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一书，虽属史料学专著，而我却从书中读出了作者的大历史观与家国情怀。如：他在“南来的客籍作家”引言中是如此表述的：“……马来西亚独立之前，不少客家人，有的由于国内生活艰难而南来谋生；有的为了逃避抽壮丁而离乡背井；有的在政治逼害下不得不漂洋过海向海外避难。”再如，他对作家个人经历的陈述，例1“洪灵菲（1902-1933/7/30），原名洪伦修，生于潮安县东洪砂乡。1927年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在《中央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逮捕洪灵菲的通缉令，他不得不逃往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几句话，足见当时故国的腥风血雨与个人命运。作家年青时的政治信仰呼之而出，不着笔处显真容。例2“饶百迎（1900-1943/7/7），字原荪，生于广东大埔。21岁时来槟城……发表小说《山芭教员》……1942年4月5日晚上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入狱95天，受毒刑，健康严重受损。翌年7月7日由于旧伤复发，医治无效而逝世。”作家的人格足以证明其文章的风骨，以一己文人之躯抗暴抗日，国恨家仇，留予后人警记。

该著从马华文坛作家小传中着笔，所展现出来的马来西亚这片大地上生活的华人抗日，抗殖民地统治的行为也使我

感动。如：锦宗笔下“陈普之（1911-1950）……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成为鲁迅培育的第一代出色青年版画家，1936年南来马来西亚，1938年前往新加坡参加与组织领导新加坡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1948年前往彭亨东工作，1950年在一场战斗中牺牲。他正在创作的一部反映马来西亚人民武装斗争的长篇小说尚未完稿”。一位文艺青年，充满理想主义的战士形象跃然纸上，使人掩卷叹息。目录学中的条目，也是可如此撰写的，所提供的信息量也是巨大的。对于马华文学这个群体的历史状况，锦宗是这样描述的：“其实，马华文学书籍在较早时，受到当局和社会有意抑或无意漠视，一直在凄雨中惨淡经营。”“……他们都不是专职的作家，或经商、或从业，业余勤于笔耕，把作品投给各报章杂志发表……况且，他们之中也不乏杰出的作家。”海外华人对华文文学至诚地热爱，是中华文脉能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通过华文文学这一母体文化的载体，牢牢地守住了海外华人的根，同时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

锦宗在此著作中，借以马华文学作家每一位个体史料的编排，向读者展现了马华作家与马华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努力生存拓展的韧性，在我们眼前展示出了一幅幅海外华人的多彩的人生图卷；华文文学能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历经

艰辛地存活下来，正如锦宗所言：“凄风苦雨，披荆斩棘”，有史为证。在海外坚持从事华文文学之难，作家们皆含泪而行，但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见闻方块字的墨香，这给华人群体心灵上带来的是何等的欢欣？！何等的慰借？！马华文学，也是生活在马来西亚的 800 万华人的精神家园。

马华文学社团活动与华文传媒也在书中一一呈现，几代作家们在这片土地上为争取自由、民主、博爱的理想世界，以文学为武器，抗日、抗暴、抗殖民，以至于有的作家为此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马华文学作家们早已把生命与热血洒向了这片土地。马华文学每一步艰辛的拓展，都留下了带血的足迹。锦宗都尽可能详实地把它们记录入册，并写出了春秋大义。

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实属为一部苦难的家国史。故国因政治藩篱的长期阻隔，使我们这个曾经伟大的民族，迄今在我们手中没有写出一部客观，完整具有学术权威性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专著。尤其是，对海外华文文学历史资料的重视与研究是有缺失的。海外华人漂泊异乡的艰辛，对故土的思念与感怀，或对先祖先贤们的感恩与膜拜，也非是长期生长于故家园的同胞们所能体悟的。他们的心路历程，往往是通过文学这一文化载体来凸显的。而锦宗的这部著作，则基本

上较为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些历程。它是绿叶对根的思念，也是绿叶对根的情意。正如他在书中言道：“顾名思义，史料是历史的资料，文学史料是文学的历史资料，马华文学史料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历史资料……希望能借此呼吁国内学人对史料的重视”。此言如杜鹃啼血，其赤子之心日月可鉴。

读罢锦宗遗著，不禁掩卷遐思，想必锦宗先生在搜集，整理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一定会时时伏案，心绪难平，马华文学先贤们用血与泪交织而成的文学生命之源，同时润物细无声般地滋养了锦宗的心田。于是，他才能在此领域，开荒拓疆，带着马华文学作家们几代人的无言嘱托，终成此著。同道仰止。

李锦宗先生的治学精神，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代表了马华文学与这个作家群体的精神风貌，借此拙文，祈愿李锦宗先生在天国与马华文学的先贤及同道们欢聚……

锦宗精神永存！

2018年3月2日（戊戌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

亥时完稿于汉口寓所中

金忠敏简介：

金忠敏，中国油画家，1954年4月11日出生于武汉市。

曾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曾创作：美术作品若干幅，多次参加国内外、省市级综合美展，并分获一、二等奖

已经出版：中国美术史论专著《中国花鸟画与民俗文化》

美术基础学科专著《造型艺术构图学》

个人油画艺术专著《金忠敏油画集》（肖像卷）



当代马华文学史料“捕手” ——记并未远去的李锦宗先生

马峰（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

当代马华文坛，在文学史料的深度发掘、辨伪存真、整理编纂方面，已然形成“南马北李”的景象。“南马”是指出生并长期生活于柔佛州的马仑，“北李”就是生于吉打州而后供职吉隆坡的李锦宗，两位都倾心于马华文学史料，而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更是钟情可鉴。马仑长于搜罗作家小传，已出版《马华写作者剪影》（1979）、《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新马华文作者风采》（2000）、《新马文人集影》（2010）、《当代马新文人事迹》（2016）等多部作家史料集。李锦宗著有《马华文学纵谈》（1994）、《80年代的马华文坛》（1996）、《陨落的文星》（1990）、《新马文坛步步追踪》（2007）、《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2017），除了钜细靡遗的史料搜集工程，他对文人史话与文坛轶事的挖掘考究尤显功力。

2017年6月19日，李锦宗先生溘然长逝。同年十月，他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由怡保的观音堂法雨出

版小组出版，这是其罹患重症却不懈抗争的精神支撑与文坛遗响。从编写体例来看，该书粗略分为“马华作家”“马华著作”“其他”三辑。第一辑“马华作家”主要梳理马华文坛的（214位）潮籍、（286位）客籍、（116位）琼籍作家，并各自细分为南来作家、土生作家、女作家及其他四类，这一归类法为籍贯、代际、性别研究带来诸多便利。此外，他还按州属简略勾勒出吉打州的写作人概貌，并且整理出53位“2000年至2009年永别马华文坛的作家”。第二辑“马华著作”中已有“（100位）潮籍作家文学著作书目初编”，而其他籍贯的著作书目则待补。同时，他也整理出2000-2009年以及2013年的马华文学书籍出版详目。可以想见，如果时间允许，那么他将会再次呈现出2010-2019年的马华文坛事件，现在这项工作只能留待后人跟进。在第三辑“其他”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史料研究的治学态度与跨国视野。他充分肯定《中文·人》对马华文学史料的重视，既对其中的错讹瑕疵提出补刊勘误的严谨建言，同时更有莫大的期许，“希望他们继续抱着这种热诚的态度，在收集、发掘、整理和编写史料的工作上，进一步发挥他们的才能，逐步概括整个马华文学史的蓝图，协助马华文坛建立健全的马华文学史料学。”在跨国视野方面，他认识到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的

影响互动，并对“马华文学与广西的关系”提出四种关系，这无疑给出了一种地域（省籍）研究的观照模式。同时，许地山、凌叔华等与马华文坛往来的系列文章也极具学术价值。在各辑中，他也散落述及方北方、晴川、雨川、征雁、慧适、施远、雅波、陈雪风、韦晕、云里风、吴天才、马仑、姚拓、舒颖等作家。其中，他对方北方的创作有十分详尽的编年整理，也对征雁在马新戏剧界的辉煌贡献颇为赞许。

正如李锦宗在“后记”所言，“这部拙著是随缘而编的”，故而内容有“不够统一、深入、全面、完整和齐全的现象”。换个角度而论，他虽有出版《马华文坛的各籍贯作家》及“马华文学编年史”等宏愿，然而壮志未酬甚为可惜。其实，他的史料研究依然是未完待续的庞大事业，而在资料收藏与梳理基础之上的系统研究还有待更多史料学者的共同参与。记得2014年4月18日，初次拜访他在八打灵再也的住家，当时便为汗牛充栋的文学史料所深深震撼。他处身书籍报刊的海洋，略显消瘦却精神矍铄，恰似谈笑风生的舵手，谦虚谨慎、温文儒雅之中又不乏饱览群书、随手拈来的史家自信。李锦宗堪称当代马华文坛的史料“捕手”，深受方修的影响而走上史料收集的不归路。他五十年来搜罗的一万多本马华文学的珍贵书籍报刊已捐存于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

图书馆，其“步步追踪”的史料著作也将为后续研究者提供“有迹可循”的学术线索与重要参照。由是而言，他并未远去，而是文史长存。或许若干年后，当一部崭新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在本土问世，先行者们的夙愿方能得以宽慰。

马峰简介

马峰，任印尼建国大学（Bina Nusantara University）中文系讲师。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哲学博士，博士论文《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尼华文女作家小说比较研究》。自2016年6月起，在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

勤奋严谨的马华文学史料耕耘者： 读李锦宗《80年代的马华文坛》与《马华文学作家与著作》

李树枝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李锦宗（1947/6/27—2017/6/19）为马华文学史料领域一位既勤奋且严谨的重要耕耘者兼作家。生于吉打州西岭，祖籍广东省潮阳县牛角坵水尾乡，槟城钟灵中学毕业，曾于吉隆坡从事报馆和官方翻译、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华语新闻编译及电视台华语新闻编导工作。其笔名为黄梅雨、林洋、林湘、巴依、黎桂园、嘉应子、黄菊、小浪、小蛮。

李锦宗 1984 年被选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1996 年他再度当选为作协理事，出任资料主任至 2016 年，此职位对其所关注的马华文学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多有助益。他曾任亚华作协大马分会秘书，《亚洲华文作家杂志》、“德麟文丛”、“童玉锦文丛”、《世界中文小说选》（台北时报文化，1987）和《方北方全集》编委，“马潮联会杰出潮青文学奖”和“冰心文学奖”等文学奖和创作比赛评委，雪华堂文教委员以及华总文化委员会等职。著有马华文学史料集《马华文学纵谈》（吉隆坡：雪隆潮州会馆，1994）、《80

年代的马华文坛》（新山：彩虹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殒落的文星》（新山：彩虹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新马文坛步步追踪》（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主编韦晕小说集《流霞》、作协《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新山：彩虹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征雁遗著《回首话当年》、慧适纪念集《涛声远去，林木依旧：慧适纪念集》、《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主编，副主编李六曼）、《马来西亚广西诗文选》（与冰谷合编）等。作品收入于《马来西亚华人史》、《世界潮人作家研究文集》、《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等书。除了创作书写外，李锦宗长期梳理马华文学史料；是以马华另一位重要史料家马仑誉其为“大马收藏文学史料最多，最丰富的文史工作者”（马仑：《当代马新文人事迹》，新山：书辉出版社，2016年9月，页265）

《80年代的马华文坛》（新山：彩虹出版社，1996）为笔者初读其五部著作的第一本著作，李编写并缕叙了1980年至1989年的马华文坛于文艺书籍：散文集、小说集、论文集、诗集、别集、合集、少儿小说、翻译书籍、纪念刊/专辑、其他书籍、文艺刊物、文艺副刊；文艺/文学活动：文艺创

作比赛、文学奖：“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星座文学奖”、“中华文艺社文学奖”、“大马旅台现代文学奖”、“乡青小说奖”、“客联小说奖”、“儿童小说创作奖”、“嘉应散文奖”、“微型小说征文比赛”、“短篇小说创作比赛”、雪隆兴安会馆全国华文诗歌创作比赛、北岸文学社“北马青年诗歌创作比赛”、曼绒县青少年文友会“全国青少年散文创作比赛”、马大华文学会“马大散文创作比赛”、砂拉越华文作家东马华文文艺创作比赛、沙巴州山打根文艺协会沙巴州征文比赛、马华作家获得国外如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等、文学出版基金、文学讲座 / 讲座会 / 座谈会、讲习班、研讨会、文学营、马华文学史料展、文学交流、国际华文作家会议、佛教与文艺等文艺 / 文学活动；文艺 / 文学组织：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南马文艺研究会、霹雳文艺研究会、大山脚文风学社、金石诗社、北岸文学社、诗巫中华文艺社、棕榈出版社、鼓手出版社、砂劳越写作人协会、砂劳越写华文作家协会、星座诗社、砂劳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文教组文学组、曼绒县青少年文友会、文德甲文艺研究会、基督徒写作团契、少年文学编委会等组织；（副刊）文艺论争；文艺书籍发售礼；翻译谘询委员会等具有重大参考的丰富资料。细读全书，我们当可鸟

瞰府览东西马两地区各个大城小市镇的马华文学 / 文坛大小文学活动以及作家国内 / 国外的丰富资料，令人赞叹不已。循前细究之，大部分为其于 1980 年代年底为各报元旦特刊 / 文学刊物编写 / 撰写的文章。要特别指出的是，其记录的文句诸如〈1980 年的马华文坛〉“1996 年 10 日初稿”、〈1981 年的马华文坛〉“1981 年 12 月 15 日初稿，1996 年 9 月修订”、〈1982 年的马华文坛〉“1996 年 10 月 4 日初稿”、〈1983 年的马华文坛〉“1983 年 12 月初稿，1996 年 10 月修订”、〈1984 年的马华文坛〉“1983 年 12 月初稿，1996 年 10 月修订”、〈1985 年的马华文坛〉“1985 年 12 月初稿，1996 年 10 月修订”、〈1986 年的马华文坛〉“1996 年 11 日初稿”、〈1987 年的马华文坛〉“1987 年 12 月 21 日初稿，1996 年 10 月修订”、〈1988 年的马华文坛〉“1988 年 12 月 22 日初稿于古晋，1996 年 10 月修订”、〈1989 年的马华文坛〉“1989 年 12 月 16 日初稿于八打灵再也，1996 年 10 月修订”等记录，迹露了其保存，整理以及归档史料的功力与意志，得以让他隔了约十余年之久，再次回溯修订撰写，其勤奋与严谨的文气着实令人敬佩。

承上《80 年代的马华文坛》初步的阅读感思，多年后至走笔到此时阅读《马华文学作家与著作》的当下，笔者依然

能持续感受到其勤奋与严谨文气。《马华文学作家与著作》为其离世前一年，在忍受病痛之余，以饱满的意志和使命地艰辛爬梳修订的著作。书内的页 100 的“2016 年 3 月 1 日再度修订”、页 189 年的“2016 年 11 月 12 日修订”等的修订记录迹露了其艰苦爬梳整理史料的过程。又，若将之与上文的《80 年代的马华文坛》相对读，除了一贯的资料记录与编写外，李再次依凭了长年累月的史料文献积累与绵密观察，于书稍为增多了对马华文学作家与著作之评议，评点敏锐，兼具文学史观的识照（insight）。阅毕《马华文学作家与著作》，笔者约略有以下四点读后感。第一点为其前述所绽露的具史 / 识见评议。此方面的例证可证之如页 385 所指出的：许通元编的《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为“马华文坛第一部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合集”；抑或如在页 407 其对于散文诗文体的评议文句：“邢诒旺的《副词》是一部散文诗集。散文诗是介于散文与诗之间的一种文体。在马华文坛，创作散文诗的作家屈指可数，出版散文诗集的更寥若晨星，因此在史料文字抑或评论文章中，一直没有把它列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一般人认为散文诗是诗的延伸，其立足点是诗，其本质是诗，算是诗歌大本营的一个成员，因而将散文诗集暂时寄放在诗集的栏目内”等评议观点，观察锐利，发见识

照，值得我们的参证。

第二、长期追踪得出的详细资料成果。此方面实绩可见如页 406 其对辛金顺等作者的细详出版记录；而页 411 则列出第一次出书的详细记录：“沙巴小说家张草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出书。在这之前，他大部分以上的著作都是由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编印”；“在作者群中，有几位是在过去几年，甚至在 2013 年才出现的，其中有的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有的撰写少年长篇小说，有的书写青年小说，也有的创作奇幻小说，这使马华小说的面貌和内涵不同往日。王修捷、墨契蓝和萧儿都是第一次出书”；又，页 417 指出的：“在这些合集的主编当中，马仑、林春美、张锦忠、黄锦树、傅承得和潘碧华等人都是主编合集的能手，常有新的合集面世。杨微屏、郑翊第一次合著合集。王涛和刘嘉嘉似乎是第一次主编合集”；又及，页 408 指出的：“元亚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其实他是砂拉越诗人谢永就的另外一个笔名。他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期出版第一部诗集《悲喜集》，距离今天已经 41 年了。他的第 2 部诗集《站卡》是在 80 年代中期面世”，上述四笔等其他的详细资料成果能充分地给予研究者极大助益。

第三、承第二点的本土作家的详细资料，李亦长期跟进

更新马华旅/在台港等海外地区的作家。例如页 346：“(03) 林辛谦：《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重读张爱玲》（台北：麦田）”、页 352：“(01) 林辛谦：《原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页 363：“(03) 林辛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中国：桂林广西师大）/ (04) 林辛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I》（中国：桂林广西师大）”以及页 388：“叛徒的亡灵——我的五四诗刻（台湾尔雅出版社）”有关旅港的林辛谦的资料；页 376：“(03) 李有成：《文学的多元文化轨迹》（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和页 382：“(08) 李有成：《在理论的年代》（台湾：允晨实业文化有限公司）”有关在台李有成的资料；页 393：“(09) 陈慧桦：《在史坦利公园——人文山水漫游》（台湾：万卷楼）”的旅台陈慧桦的资料；页 98：“论文集《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和《时光如此遥远——随笔马华文学》”的在台张锦忠的资料等其他马华海外作家的资料记录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实绩。

第四，温情与敬意（“温情”与“敬意”为钱穆先生用语，特此援引）之笔触文心。试看其页 454 以及页 457 的文句：“这些作家活跃于现代的马华文坛，虽然不是每一位都是举足轻重的，或具有代表性的，不过，他们大多数在各个

领域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多多少少作出了贡献，发挥了作用。他们好像文学的星空里的大大小小的星星。他们的陨落多多少少使当时的星空暗淡一些”、“这些文坛耆宿，无论是已经撒手人寰的，或是垂垂老去的，在这个对文坛冷漠的社会，一般人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有意或无意地使他们仿佛处身于边缘的地带，让他们好像死水里的泥沙，慢慢地沉淀在水底。在这个时候有关他们在新马文坛有所表现的事迹步步追踪出来的文章收集在这部集子里，希望能够产生钩沉的作用，让一些人钩起他们已经褪去的记忆，也让一些年轻的一辈有机会直接认识文坛的先行者，使他们间接知道前人披荆斩棘和种树的重要性，了解新马文学的一些发展过程”，句意酝酿温暖，再再彰显了其温情与敬意之笔触文心。

走笔至此，最后还要提及的是，我成长于80年代，草拟本文时借着上述两本书里回顾与我熟悉的文友和师长，他们的行止风流，顿时一一立体具象，清晰明亮起来。而我的名字竟也赫然出现在《马华文学作家与著作》页466里（原文〈马华文学与广西的关系〉原刊在《马来西亚广西诗文选》，页13 - 页26，为2009年年8月31日初稿，2012年11月1日修订的文稿。李将我列在原先只有第（30）位元的作家名单记录之后，第（30）为“胡英兰”。我不能确定

这位广西籍贯的作家“胡英兰”是否正是伏龙山下我初一的班导师和华文（文学）的（启蒙）老师；于是移步到图书馆查寻无果后，赶紧播电给胡老师确认一番，老师欣喜地告知她的祖籍也是广西容县！）。记得与李锦宗聊天时，他话并不多，总是静默点头微笑；然这一笔无声的“（31）李树枝”记录，许是他我轻声细语地向我恳切交谈！

仅以此文向李锦宗这一位勤奋严谨的马华文学史料耕耘者致敬致意。



15-9-2018

锦书难托，宗笔长在 / 杨善勇

尘世之因缘，跌宕起伏，曲曲折折；相似和相识之间，串成相逢的巧遇。李锦宗先生的《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怡保：观音堂法雨；2017），似乎也是这样。美编和排版原来还是石诗元校长令千金云彩姐制作的。

李夫人林玉蓉，和我同是海南人，祖籍同在万宁县。玉蓉姐祖家的后安市，与我们先辈的龙滚镇，谷歌地图注：只相隔 26 公里。但是，南来之后，各在南北，偶在报馆的版面擦肩而过。

人世和人事的变化，往往都是擦肩而过；纵然犹如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所说，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历经沧桑，说不定只是个陌生人是个过路人。

陌生还是过路，李锦宗先生书写马华文史，总是小心翼翼，爬梳卷帙浩繁，连篇累牍的原始资料，钜细靡遗地找出历史的那个人和那些事，甚至作者罕用的笔名和生日，全有了。

诸如以诗作《我的青春小鸟》（吉隆坡：有人；2005）惊世的陈文瑞，除了假牙，另外曾署多个让人捧腹大笑之名：脚底按摩、有房出租、吉物出租、美得过火、三点。（页 235）

甘马挽海滨茶店东主黄昌海先生呢，不但经营咖啡有道，流芳千里之外；没有想到，工余之外，勤于笔耕，盘踞东方，久积篇幅，已经结合成著作等身，流传南中国海两岸。（页 192-193）

犹为难得，对待同道，锦宗先生相互敬重。介绍〈编写马华作家史料的马仑〉，他语多肯定，认为马仑一系列的剪影和群像，“都是研究新马华文作家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页 308）

可惜，天不假年，宗笔长在，锦书难托。卷首玉蓉姐笔下所记，读来感伤。六年病痛，够折腾了。但以《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之大愿，回向锦忠先生：“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受安隐乐。”

刊于 18-12-2017 东方日报《龙门阵》

文坛步步追踪的李锦宗 / 杰伦

西元 2007 年间，新加坡青年书局由原甸主编的一套丛书《再出发文化丛书》，李锦宗兄的一部著作《新马文坛步步追踪（文坛逸事）》被列为该丛书第四本。

这套丛书的主编立意可不简单，他在《再出发文化丛书》的“总序”《再出发，往何处去？》有说：“我们当往何处去，因为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已经处处失灵，到处是失控，拥挤和烦躁的喇叭声和杂音的高分贝。”故此有“端正方向，重振文风”的必要。

有关丛书一共出版了几本，在重振文风及端正方向的大计划中取得了何种绩效或成果，我没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不敢在此率尔论断。令人遗憾的是，曾经逾半个世纪为新马作家出版著作的青年书局，也因后继无人，停止了营业而变成新马文学出版事业贡献巨大的历史陈迹。

2007 年 10 月，我从李锦宗兄手中接过《新马文坛步步

追踪》这本著作赠书。记得当时读后颇有感触，也很在意要写点读后感的文字，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竟没有写成。

11年后的今天，李锦宗兄也已往生。想来内心却有些难过，在他生前我曾经说过要为他著作或为他半生整理及编写文史的工作说几句话。李兄遗孀玉蓉文友刻下正准备为他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因我曾答应要替李锦宗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写读后感，玉蓉在电话上一再提起，没想到自己在前些日已将有关遗著送给了朋友。

情急之下，我想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即是针对《新马文坛步步追踪》这本书写些文字，让喜欢李锦宗兄的读者能更了解他的用心和努力，因我手头还存有一本《新马文坛步步追踪》的书。

关于此时此地有读者非议李锦宗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没有把一些相当有名气的马华作家与作品编写入该书，并认为作者生前对一些成名的作家有偏见，是故意的忽略。

在下与李锦宗兄虽不能说是至亲密友，但也结识长达半个世纪。我可以说相当了解他“治史”的观点以及做人的原则和立场。我愿意为此而作一个小小的交代。

记得不止一次，我和锦宗在巴生南方镇的一间茶室喝茶聊天时，他在编写一部有关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的书，他说

要将所有的作家与著作都编写进去，那篇幅巨大，出版会面对问题。因此，他说要把一些已有文史家写过的名家省略掉，而把一些少为人知的作家与作品编写进去，他问我有何意见？我说我尊重他的看法。他作为一个态度严肃的文史工作者，本该有别于前行的（前驱者）文史家的做法。

一个不需辩解的理由，杰伦（本文笔者）也没有被李锦宗兄编写入他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里。

李锦宗兄生前作为文史工作者如何对文坛步步追踪，读者只要翻开他 10 年前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的《新马文坛步步追踪》，便会明白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时间与心力了。

在这本书之封面与封底，让我们读到两段文字：（一）“不要小看本土文学，篇篇都是心血记录。”（二）“一步一脚印，没有脚印的前进是虚浮的，我们珍惜本土文学的每一步脚印，我们不以这些脚印的未够“壮观”为耻，不，若是没有这些脚印，我们才羞耻……”

从上述二段文字的表述看来，可见作者对身为国家本土文学的新马华文文学的重视。这也说明李锦宗兄生前在灯下孤守寂寞，为搜集、整理及编写马华文学史料而付出的辛劳与精力。

《新马文坛步步追踪》作者写到新马早期的写作人组

织，他也提及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写作人组织。他让读者知道这里最早的写作人协会，即是“南洋学术研究会”。后者“艺术联盟”、“文化人协会”及“文化人俱乐部”等组织。但这些写作人组织的存在为时极短，没有带来什么显着的贡献。作者却认为，当时的写作人存有这种组织的概念，不停的流传下去，直到创办名副其实的写作人组织为止。

读《新马文坛步步追踪》，让我明白玉莹到底为谁？

她是中国著名演员兼作家。1935 年 9 月 25 日曾率领中国救亡剧团到新加坡。为方便工作，她把剧团改为新中国剧团。为展开抗战宣传工作，玉莹和她的 20 多位战友走遍了新马各大城市及市镇。共演出戏剧 700 多场，筹获款项达人民币 1 千 3 百多万元，包括物资、器材和药品等等，总值不少过 3 千万美元。玉莹所写的报导文字，如从《长征杂缀》为总题目，连载大约一年，全文多达 30 万字。这还未包括她书写的许多政论文章。

在这方面，李锦宗的追踪可从以下一段文字看出他的心力的付出：

“1984 年 3 月 3 日，玉莹的丈夫谢和赓写信给新加坡《联合晚报》记者黄叔麟，请求协助搜集当时仍然欠缺的多篇玉莹的遗作，以便《玉莹在星洲文集》能够早日面世。……”

此外，读者从追踪一书可以知道更多有关到过檳城的丘东平、辛笛，到过吉隆坡的许杰、杰克以及在新马两地居住过的谢冰莹、李辉英、聂绀弩等的生平事迹。作者对马甯、谭云山（新马文坛第一本诗集《海畔》的作者）、曾圣提、凌叔华、金枝芒、铁抗及韩萌等的文事工作的记录，让读者对有关人物对马华文学的贡献，表示敬意。

在谈及追踪方面，读者翻开《新马文坛步步追踪》162至168页的4篇文章可以证实笔者所说的不假：他从来不放过对任何有关本地作家的追踪和搜集。有关的文章（一）被遗忘的写作人，（二）记轻轮，（三）记左琴蓝琳，（四）左琴蓝琳的作品。

以上四篇文章写到的同一个作家。他原名黄钦伦。笔名有轻轮、静梅、左琴蓝琳。他以教书为业，曾先后在新马两地当过老师及校长。

李锦宗对这位作家的追踪与搜索结果是：（1）他从作家温梓川口中听过他的笔名。（2）过后听小说家驼铃谈过轻轮。（3）过了一些日子，他谈到笔者，我对锦宗说，轻轮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最后，因早期写作人绿蒂遇车祸不幸逝世，锦宗前往芙蓉慰问绿氏的遗孀，顺道拜访了轻轮。锦宗终于见到了这位受遗忘的写作人。

其实如果李锦宗要见轻轮或左琴蓝琳，早在他六十年代中认识我的时候，我便可以介绍他认识这位元早期的马华写作人了。黄钦轮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在森州叻务八英里新村华小当校长时，我正在芙蓉中华中学念初中。我家住芙蓉叻务八英里新村，每逢学校放假我都到他掌校的宿舍里借书看，在那些日子里，我读了许多西方名著，其中多为法国及英国的中文翻译小说、戏剧和诗歌。我能够走上文学写作的崎岖路，黄钦轮老师的影响不小。

拜读李锦宗的《新马文坛步步追踪》以及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你不得不赞扬文学史工作者的细心、苦心与耐心。更重要的是，他对马华写作者及文学事业的关心和爱心，缺少了这些基本因素，是够不上被称为文史工作者或文史家的……

俗说文如其人，编写文史也一样。锦宗在见面谈话，总是点到为止，话不多说。写文章也一样，在上述的两部书里所收集的文章，在论述和评价作家与作品时，行文总是那样简短及含蓄的。那也是李锦宗自己的文史书写风格吧？！

重看玉蓉文友的 Whatsapp 短讯，她说：“……你为《新马文坛步步追踪》写读后感也很好，这本书里收的已故作家的资料，绝大部分是一手资料，是他亲自访问作家以及一点

一滴收集和挖掘的……”

知夫莫若妻，我十分同意玉蓉的说法。因此，李锦宗生前编写的史料文章，值得大家珍惜。

2018年3月6日写于巴生南方镇



专搞马华文学史料的黄梅雨 / 马仑

黄梅雨，是公认的目前大马收藏新马文学史料最丰富的一位写作，原名李贵源，又名李锦宗，原籍广东潮阳；1947年6月生于吉打西岭。在西岭受小学教育，1964年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小学6年级时就学习投稿了，中学时代对写作有更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常写诗、散文和书评，不久又专攻马来文，潜心翻译马来文学作品。1968年在玻璃市当鱼商书记和补习教师。1970年则在北赖工厂当书记。自1969年起，他发觉马来西亚极少人收集马华文学史料，便决心致力于这一方面的工作，至今不辍，成绩可观，颇为人推重。

1972年，南下吉隆坡新明日报任电讯翻译员，后又任职于南洋商报及东马诗华日报驻吉隆坡办事处一小段时期；自1974年开始当公务员至退休。常用的笔名尚有：沈默人、嘉应子、刁小蜜（小蛮）、孟小浪（小浪）、黄菊、林湘、林洋、黎柱园、李林祥和奥曼等等。1979年7月，被选为大马作协（华文）上诉委员会委员；翌年4月，被该协会选为候补理事；

1982年5月，又被选为作协上诉委员会委员。自1970年开始，在南洋商报北马增版《绿原》副刊（林风编）撰写各年度马华文艺书籍、刊物和副刊的总结文字，例如：1969年的散文集出版概况，1969年马华小说出版概况……等等。1971年，在星洲日报《星艺》副刊，撰写类似文章，例如：1970年论文集出版概况、1971年新加坡的文艺副刊、1972年的大马小说集、1973年的戏剧集……等等，一直写到1975年。1978年初，改在吉隆坡中国报的《湖滨公园》版发表；同年中，则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发表这类一系列文字，有时也写马华文坛各年度总结性长文；如1970年在《绿原》写《1969年马华文坛动态》；1971年在《教与学月刊》写《1970年马华文坛动态》；1976年在新加坡刊物《知识天地》写《1975年的马华文坛》；1982年在马来亚通报和新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新生活82》写有关1981年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长文。此外，自1975至1981年，在《斗士月刊》写专栏《新书与作者》；1978至1981年，在《星艺》写类似的评介文字。而最令人激赏的，是大约自1978年杪开始，他以林洋等署名在《文艺春秋》等副刊，大量评介新马著名作家的生平与作品。这些作家包括：叶苔痕、白寒、张金燕、冰梅、李汝琳、于沫我、山东佬、易水、依藤、苗秀、鲁白野、吴锡、林珊珊、

白鹤、韦晕、林参天、姚紫、方北方、陈清华、梦平（马仑）、曾圣提、谭云山等，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原载马仑著《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年1月·星洲风云出版社



第 5 辑：媒体汇报



用生命编纂马华文学史· 李锦宗要与癌斗快

星洲日报 / 报导：李成友 · 摄影：苏长国 · 2016. 12. 08



李锦宗一生投入文史料工作，五十年不倦。（图：星洲日报）

马华文学史料第一人——李锦宗坚持做的一件事，不关乎个人“荣华”，也无关个人“富贵”，而是要让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学史在它生长的贫瘠之土上，有更清楚的轮廓，有名有姓。

（吉隆坡 8 日讯）马华文学史料第一人，长达近 50 年孜孜不倦投入本地的史料收集、编纂、撰写、立传、整理工作，以个人力量肩负保存文学史的重任，为的是让这块土地的文学拥有自己的姓氏、自己的史记。

他可以说是马华文坛的“司马迁”，不分昼夜，不理病

痛，一觉醒来，就投入占满双层排屋的书堆和资料中。5年前发现自己患上肠癌后，更是不敢怠慢，争分夺秒工作。

他的治史精神，在大马文学史中没有人可以超越。

用一生成就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自己认同的任务，这分能耐，不可能找到第2个人胜任。

史料之旅收集半世纪

李锦宗是1947年出生在吉打南部一个小镇西岭（Serdang），家里开杂货店。在西岭念完小学，到槟城钟灵念中学，过后就出来社会工作，也开始了他对马华文学和收集史料的兴趣，从1969年513后开始了一生漫长的史料之旅。

1972年和同是爱好文学的媒体人林玉蓉结为连理后，举家搬到八打灵再也，买了一间双层排屋。

这间4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已成为一个文学地标，像一个文学史料的工作室，屋内除了要侧身而行的空间外，地面都放满是书刊、杂志、报纸和笔记。

受史料前辈方修影响

李锦宗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是他一生投入最多心血的工作，也是最坚持的任务，为了让这块土地的文学拥有自己的姓氏、自己的史记。

他说，在5年前他发现患上肠癌，更加快脚步进行整理工作，并准备做到最后一刻，倒下为止。

他说，他投入文史工作，主要是受新马文坛史料前辈方修影响。这一生，为了史料，因此秉持长辈的治史精神，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史工作。

他说，报纸的文艺副刊，在文史料收集工作，扮演很重要角色。最辉煌的时候，在80年代，撰写的年度文坛回顾和概况，最长一篇可达1万5000字，洋洋洒洒登在两大面报纸



看看李锦宗与夫人林玉蓉在八打灵再也的家居，活像一个文学史料的工作室，放满书刊、杂志、报纸和笔记，夫妻俩不分昼夜收集史料。（图：星洲日报）

版位。

当时，文学受到重视，很多人愿意回顾一年动态和出版情况，这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重视文化的重要指标。

他说，到了 2000 年，史料的情况明显萎缩，在报纸上写过最短的一年史料，只有 400 字。后来为了克服这方面的限制，一些报纸采用连载方式，接力式的刊登回顾，不过，写法也不同了，比较像是事件的条目和出版目录。

收集史料放弃创作

他说，他原本爱好文学，主要目的是创作，但接触史料后，逐渐疏离了写作。很多人说他没有文学创作，但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因为展开没有人愿意投入的史料收集工作，才放弃了创作梦。

他说，这一生为了文学，接触文学史料，如果最后无法得到一个文学认同，甚至有人认为没有创作不应得到文学成就奖，这显得有点不公平。

目前李锦宗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所幸得到太太的谅解，没有把家里堆积如山的书刊报纸清理掉，甚至还愿意一起千里寻史料。除了中马为大本营外，也经常北上文学重镇大山脚、槟岛、南下麻坡、居銮、峇株巴辖，甚至到东马的古晋、美里、诗巫和沙巴的亚庇和山打根。

他说，这些旅费都是自己出资，每年的大量书籍，一些是得到作者赠阅，但很多是自己动用储蓄买的。

李锦宗说，他很珍惜这些资产，甚至为这些书买保险，但保险代理来家里考察时，只点算屋内可以投买的电器等物件，至于被视为无价的书报，只能象征性投保。



大马藏书最多的李锦宗“书屋”，令人叹为观止。
(图：星洲日报)



两极楼梯堆满书本，剩下窄巷可以上楼。
(图：星洲日报)

书报堆满屋内各角落

李锦宗说，家里有很多桌椅、书柜、架子，都用来置放文学书刊杂志，塞满资料，有好多个抽屉也用来分门别类，归档，有时像药师在药厢抓药。

他说，这些情况经常被文友作为话题，而且，客人来访时，有时找不到椅子招待，甚至放一杯茶的空间都没有。

他说，很多时候觉得招待不周，空间有限，但觉得还是让书刊有一个落脚处更重要。

他表示，放在客厅最大的书柜是从西岭运来的，这原本不是书柜，是父亲开杂货店放货品的，似乎是父亲冥冥中为他安排了一个最合用的书柜。记得当时是通过叶蕾帮助，从西岭雇用罗里载来。

他说，现在书柜已不够应付，书刊逐渐堆到屋内每一个角落，从寝室到厨房，从货仓到大厅，从走廊到楼梯。

他说，他已无法估计书籍的数量，有上万册，而且大多是本地文学书。

盼出版《马华文学史》

李锦宗说，由于他年近70，而且患癌，经常操心接下来的工作愿望和书屋的规划如何持续进行。

他说，原本一生的心愿是出一本像样的《马华文学史》，

也曾草拟工作大纲和落实计划书，提呈给相关文教团体，但最后无法谈成，一直拖延至今。

他说，《马华文学史》是一个重要指标，让整个地区和民族有了真正身份。

他说，另一个意愿是把目前的书屋，建构为一个文库馆或文物馆，让马华文学的史料工作继续下去。



李锦宗为本地作者立传编史，每人一册，十分耗神。
(图：星洲日报)

采访手记

个人力量要完成大梦

采访史料工作者李锦宗，最大的体会是他一生坚持做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个人荣华，不关个人富贵，而是使一个族群文学史有更清楚的轮廓。

他的工作已形成自己的信仰，对美好的寄望，全力以赴，从千卷书中理出史料的头绪，从万份报纸中清出文史脉络，这是一件十分艰巨且漫长的任务。

他以个人的力量，完成大梦，虽然他的一心志业，立着《马华文学史》心愿，仍未如期实现，但像他这样的人，社会应给予更大关怀，给予支援，让他更接近一生的梦，让马华文学史走出自己生长的贫瘠之土。

马华文学史料家李锦宗病逝 捐献大体

中国报 2017年6月21日（星期三）

（吉隆坡 20 日讯）马华文学史料家李锦宗昨晚病逝，并遗爱人间，因为他生前已签下捐献大体的协议书。

来自吉打州的李锦宗昨晚 9 时 53 分往生，享年 70 岁。他生前从事翻译工作，过去近 50 年来孜孜不倦投入收集和编写马华文学史料，以个人力量肩负保存文学史的重任，他也兼任马来西亚电视台华语新闻编导等工作。

李锦宗妻子林玉蓉指出，其先生认为，人一旦过世，身体就没有用了，因此在病重期间就签下了捐献大体协议书，愿意参与马大医院的“无语良师计划”，把大体作为医学院学生的教育、学习和研究用途，期望医学取得突破，能治好癌症病人。

她说，其丈夫不要让其他病人像他那样，不但受到癌症折磨，肉体还经历极度疼痛的煎熬。

林玉蓉向中国报指出，其丈夫最挂念的就是许多未完成的工作。一些已有资料的工作，她会尽可能帮手完成，但一

些工作仍需要收集资料，也只有其丈夫才知如何着手工作，恐怕就难以完成了。她说，其丈夫已尽量完成手头上的工作了。

今晚追思会

李锦宗和林玉蓉共育有三名儿子，并有四名孙子。

尽管李锦宗大体已作为医学研究，但家属还是为他在孝恩馆设立一个没有大体的灵位，今晚会有超渡会，明晚则是追思会。

李锦宗离世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文学共同爱好的友人都透过面子书贴文表达对李锦宗的离去感到不舍。有者形容他是个认真的书写人和乐在其中的收寻者，也是一位默默耕耘，笃实认真的作家，他孜孜不倦为马华文学付出的精神，大家会永远铭记于心。

李锦宗简介

李锦宗是马华文学史工作者，1947年生于吉打，槟城钟灵中学毕业后，曾在吉隆坡从事翻译和电视台华语新闻编导等工作。1984年，担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作协）理事。

1996年，再度当选作协理事，出任资料主任。曾任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大会马分会秘书，“德麟文丛”和“童玉锦文

丛”编委，马潮联会“杰出潮青文学奖”和“冰心文学奖”等评委会委员、雪隆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委员、华总文化委员会委员等职。

著作有《马华文学纵谈》（1994）、《八十年代的马华文坛》（1995）、《陨落的文星》（1999）和《新马文坛步步追踪》（2007）。



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李锦宗辞世 大体捐作医学研究

南洋商报 20-06-2017

（吉隆坡 20 日讯）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李锦宗昨夜往生，享年 70，大体将捐作医学研究。

其遗孀林玉蓉说，李锦宗在病重期间签下了捐献大体的协议书，愿意参与马大医药中心的“无语良师计划”，把大体作为医学院学生的教育、学习和研究用途。

她说，李锦宗此遗愿，是期望医学取得突破，能治好癌症病人，不要让其他人像他那样，不但受到癌症的折磨，肉体还经历极度疼痛的煎熬。

李锦宗没有大体的灵堂，是设在蕉赖孝恩纪念馆 10 号室；今晚给他超度，明晚有一个追思会，傍晚 6 时 30 分开始亲友和团体的代表祭拜，7 点多追思会开始，让亲朋戚友和文艺界的朋友向他哀悼和致敬。

林玉蓉形容其夫婿生前为马华文学史料鞠躬尽瘁，往生后遗爱人间。

李锦宗生前挚友李宗舜哀叹，马华文学史资工作的汇整

失去一个认真书写人和乐在其中的搜寻者。

“数天前探望病重的他，他还一直叮咛夫人林玉蓉在电脑前完成他的心愿，有气无力下口述欲补充的资料。”

《南洋商报》副刊商余本周五也将为李锦宗特备悼文专辑，向这位马华文学工作者致敬。



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李锦宗病逝

光明日报 Guang Ming Daily 06/20/2017 - 16:28

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李锦宗，与癌症抗争多年后，昨晚9时53分往生，享年70岁。

（吉隆坡20日讯）马华文坛史料第一人李锦宗，与癌症抗争多年后，昨晚9时53分往生，享年70岁。

生前已协议捐大体

由于生前病重期间，签署了捐献大体协议书，愿意参与马大医院“无语良师计划”，因此，家属在蕉赖孝恩纪念馆设立一个没有大体的“灵堂”。

李锦宗夫人林玉蓉受询时说，丈夫希望把大体作为医学院学生教育、学习和研究用途，期望医学取得突破，能治好癌症病人，不要让其他人像他那样，受到癌症的折磨。

她说，今晚和明天下午有超度，明晚6时30分举行亲属、社团和代表祭拜，7时30分追思会，让文友和文艺哀悼，也可以写文章、诗作或悼文向他告别。

一生研究马华文学

李锦宗一生为马华文学投入收集和研究，鞠躬尽瘁，往生后遗爱人间。

他 1947 年出生在吉打南部一个小镇西岭（Serdang），家里开杂货店。在西岭念完小学，到槟城钟灵念中学，过后就出来社会工作，也开始了他对马华文学和收集史料的兴趣，从 1969 年 5 月开始了一生漫长的史料之旅。

1972 年和同是爱好文学的媒体人林玉蓉结为连理后，举家搬到八打灵再也，买了一间双层排屋，也展开了文学史料收集生涯的“不归路”。

李锦宗在去年 12 月间，曾接受本报访问，刊载在《暖势力》，坚持做的一件事，不关乎个人“荣华”，也无关个人“富贵”，而是要让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学史在它生长的贫瘠之土上，有更清楚的轮廓，有名有姓。

李锦宗治丧仪式：

没有大体的灵堂设在孝恩馆 room10 号

马华文学“司马迁”李锦宗病逝 捐大体供研究

联合早报：陈宇昕 / 文 2017年06月26日



马来西亚文史工作者李锦宗癌症逝世，享年70。李锦宗19日晚上逝世，死后大体捐赠当地医学机构，供医学研究。遗孀林玉蓉表示，李锦宗捐赠大体帮助医学研究，希望未来有所突破，帮助像他样受癌症折磨的病患。

李锦宗一生投身马华文学史研究，收集史料，编辑著述，不遗余力。媒体形容他为马华文学“司马迁”，而他生前受访时曾说，投身文学史工作是受前辈方修的影响。

献身马华文学 50 年未停歇

1947 年，李锦宗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一个小镇西岭，中学时期到檳城就读钟灵中学。他毕业后踏入社会，曾从事翻译与华语电视台新闻编导等工作。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他，很快便献身马华文学史，50 年来不曾止步。五年前他患上肠癌，仍旧坚持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工作。他与林玉蓉婚后搬到八打灵一栋双层排屋居住，那间房子也成了马华文学史料库，堆满他到处搜集来的书刊、报纸。他死后遗下妻子与三子四孙。

李锦宗曾担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大马分会秘书，著有《马华文学纵谈》、《80 年代的马华文坛》、《陨落的文星》、《新马文坛步步追踪》，主编《马华文学大系史料 1965-1996》、韦晕小说选《流霞》、《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等。

马国《南洋商报》刊遗稿

李锦宗逝世消息传出后，不少马华作家通过社交媒体致哀，向这位默默耕耘的文史工作者致敬。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商余版上周五也为李锦宗制作纪念特辑，多位马华作者撰文纪念，同时也刊出李锦宗遗稿。

这篇遗稿《雪隆潮籍作家》是本月中李锦宗在病榻上口

述，妻子林玉蓉记录而成。李锦宗发现詹缘端、徐威雄、童敏薇合著的《滨海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中记录潮籍作家、报人、学者的部分资料不足，特撰文补充、勘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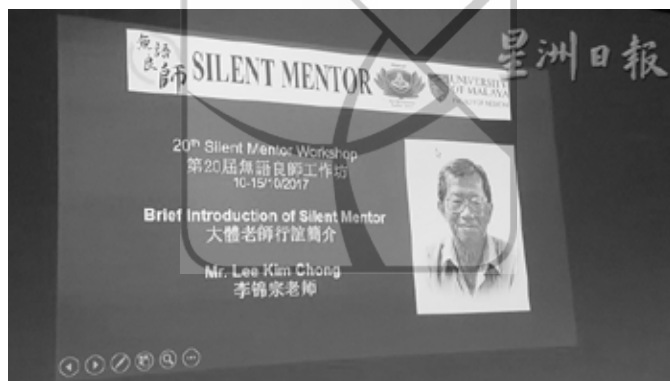


告别 感恩仪式后送火葬

告别“无语良师 无语良师”李锦宗

星洲日报 报导：李成友 摄影：林毅征 2017. 10. 15

已故马华文学史料家李锦宗捐献大体，参与马大医学院“无语良师”计划，今天正式完成大爱任务，在家属、文学木界、医学院和医学系学生陪同下，走完“感恩一生”的最后一段路。



马大医学院放映李锦宗参与“无语良师”计划的生平事迹。
(图：星洲日报)

(吉隆坡 15 日讯) 已故马华文学史料家李锦宗捐献大体，参与马大医学院“无语良师”计划，今天正式完成大爱任务，在家属、文学木界、医学院和医学系学生陪同下，走完“感恩一生”的最后一段路。

“无语良师”计划是台湾慈济大学和马大医学院合作的专案，并获得孝恩园赞助。

李锦宗和另外三名捐大体“老师”，一起参与“第20届无语良师”工作坊，供医学界进行4天的医学研究。

另外3名包括已故苏金桦（66岁）、已故梅重光（60岁）及已故黄添勇（33岁）。“无语良师”计划未普遍，马大医学院“无语良师”计划总监苏毅教授在告别感恩仪式上致词时说，这项计划在5年前开始，目前已进行了20届医学工作坊。

他说，共有74名捐献者的大体参与工作坊，参与医学研究者和学生共有700多名，他们的大爱让医学界更加努力，寻求更好的医术来克服疾病。

他表示，这项计划推行以来遇到一些阻力，主要是“无语良师”计划的概念仍未普遍传递，很多人不知道，丧者家属常被人询问，怎么不能把亲人遗体带回家。

他希望通过更多的宣导，让更多人了解，这项计划主要是让医学界进行研究，以找出未来更需要的医学成果。

遗孀：盼为医学界带来大突破

李锦宗遗孀林玉蓉在仪式上致词时说，“无语良师”计划将为医学界在未来取得更大成就。

她说，参与计划的医学系学生，也会明白日后需承担起探讨生命的使命，勇于跨越恐惧，共同迈向感恩的学医路。

她希望“无语良师”计划给医学界带来巨大突破和贡献，同时也让学生明了大体老师的豁达大舍的生死观。

4名“老师”在马大医学院举行告别感恩仪式后，送往汝来孝恩园进行最后仪式及火葬。

参与李锦宗告别仪式者有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主任伍燕翎、新加坡作家秦林、马华作家陈蝶、洪祖秋、金苗、杨嘉仁及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主席李书楨等。



苏毅（左三）赠送纪念品予李锦忠家属，右二为林玉蓉及左二为儿子李可贺。（图：星洲日报）



医学院和家属为4名大爱“老师”举行出殡仪式，场面感人。（图：星洲日报）

【暖势力】李锦宗往生 100 天 万册藏书捐新纪元

星洲日报 2017. 10. 05



马华文学史料第一人李锦宗。（图：星洲日报）

（吉隆坡 5 日讯）马华文学史料第一人李锦宗往生 100 天，整栋住屋的万册藏书，将捐新纪元大学学院图书馆，并增设“李锦宗书库”，丰富马华文学，同时作为永续纪念。

李锦宗遗孀林玉蓉受本报访问时证实，经过多时考虑和接洽，上万册的藏书总算找到一个“新家”，一旦完成移交捐书细节，将开始整理出一个书单，正式移交到该大学学院。



林玉蓉感到欣慰，为李锦宗藏书找到“永远的家”。（图：星洲日报）

与方修藏书放一起

林玉蓉说，李锦宗生前和她讨论多次，往生后如果处理这些藏书，也一起到过祖籍地中国潮州，有意捐到相关大学，但后来觉得，这些马华文学藏书，更希望在大马能找到落足地方。

她说，经过多次讨论，也到过新纪元大学学院看，觉得该图书馆是一个藏书非常丰富的地方，如果能把藏书捐到这地方，是十分适合和令人欣慰。她表示，目前该图书馆有增设马华史料家方修的藏书，李锦宗踏到文学史料之路，也是受到方修影响，现在两人的藏书放在一起，相信是研究马华文学最丰富的地方了。

林玉蓉说，除了上万册藏书外，也将李锦宗的作家书信、个人资料和作品，一起典藏在图书馆。

她说，李锦宗本身的著作不多，一生只留下4本，包括《80年代的马华文学》、《新马文坛步步追踪》、《殒落的文星》及《马华文学纵谈》。

“但是，李锦宗为了研究和收藏马华作家资料，一生不断在买书、搜寻资料、建档案、剪报，这些工作十分琐碎繁杂，需要十足的耐力和坚持才能做到，他往生后也不知有谁可以接棒，继续为马华文学收藏史料。”

林玉蓉说，原本李锦宗生前要完成第5本书《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但仍来不及，100天后，新书才完成，变成遗著，收录了十分完整的马华写作群的资料，可说是另一类的马华文学辞典。



李锦宗一生收集马华文学史料和书籍，整栋房屋都是书。
(图：星洲日报)

捐大体参与无语良师

林玉蓉说，李锦宗在临终前，决定捐献大体，参与马大医学院的“无语良师计划”，生前献给马华文学，往生后献给医学界。

她说，马大医学院已通知家属，安排在本月10日开始用他的遗体进行医学用途。

院方安排的程式，包括简介“无语良师计划”、大体启用仪式及感恩与告别仪式。大体启用仪式后，会被专科医生和医学院学生进行4天的医学研究。

告别仪式开放公众参加

她说，过后，院方安排感恩与告别仪式，开放给公众，让李锦宗生前好友、文学界知音等一起参与他的告别礼。

她表示，这次告别仪式，会带上李锦宗一件西装大衣和刚出版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火化给已故夫婿，以陪同他。

林玉蓉说，有意参加感恩与告别仪式者，可拨电话012-6584657，以计算人数，安排巴士载送来回马大医院和孝恩墓园。

她建议参加者到马大医院，一起乘巴士赴孝恩墓园，参加者的车辆可放在医院停车场，然后步行到主楼

(MenaraUtama)接待厅集合，学生会接待参加者到活动地点。

文学史料家李锦宗 感恩与告别仪式

- 简介“无语良师计划”

日期：10月10日（星期二）

时间：傍晚6时至7时

地点：马来亚大学医院临床礼堂二楼 Clinical Auditorium

备注：只开放给家属和亲友参加。

- 大体启用仪式

日期：10月11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7时到8时

地点：Anatomy Dissection Hall

备注：只允许李锦宗至亲和亲友出席。

- 感恩与告别仪式

日期：10月15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8时至下午3时

地点：马大医学院 T. J. Danaraj 礼堂及汝来孝恩墓园

备注：开放给家属、亲友、文学界及公众参加。



李锦宗一生留下4本著作。(图：星洲日报)



李锦宗收藏珍贵的马华文学绝版刊物。(图：星洲日报)

(新闻转载自星洲日报) 2017. 10. 05

【暖势力】费 5 小时整理装运近万册 李锦宗藏书赠新院

星洲日报 报导：李成友 摄影：赖国华 2018.02.02

马华文学史料第一人李锦宗，生前所有珍藏书籍、资料、杂志及绝版刊物，全数捐给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作为永久收藏。



新纪元图书馆职员和林玉蓉家属，一起在整理好的藏书前合影，书籍“堆积如山”。（图：星洲日报）

（吉隆坡 2 日讯）马华文学史料第一人李锦宗，生前所有珍藏书籍、资料、杂志及绝版刊物，全数捐给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作为永久收藏。

这批书籍近万本，也是该图书馆一次过收到大量的藏书。

该图书馆馆长庄璐瑜日前带领 10 名职员和员工，前往李锦宗位于八打灵再也住家，费时 5 小时，把近万本书籍整理、装运，并雇用罗里运载回学校。

李锦宗遗孀林玉蓉，还有 3 名儿子李可为、李可望及李可贺皆在家协助整理书籍，然后搬上罗里。

伍燕翎：丰富马华文学藏书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参与促成这次的捐书工作，她受访时说，这是很珍贵的藏书，在李锦宗生病时，已有许多人接触书主人，病逝后，林玉蓉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书移交给新纪元。

她说，把李锦宗藏书移交给新纪元，丰富马华文学藏书，从这些书籍可以看到早期马华文学和香港及中国的密切关系。

她希望在图书馆能随“方修文库”及“李业霖文库”后，增设“李锦宗文库”，并开辟“马华文学专区”，让更多研究生直接接触文本。

庄璐瑜：将设“李锦宗文库”

庄璐瑜说，目前已腾出空间，准备设立“李锦宗文库”，展示这名文学史料者的藏书，也是最好的纪念。

她说，图书馆会按照作业程式，把藏书清理、消毒、杀菌及除书虫，然后进行分类及编档。

她表示，这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希望能在今年10月配合新纪元20周年校庆时开幕。

她说，到时也配合李锦宗逝世1周年，一起纪念和缅怀。

她指出，目前图书馆拥有中文藏书17万册，加上这次近万本书，估计会突破18万册。

林玉蓉：夫一生努力收集书

林玉蓉说，能够看到李锦宗的藏书得到妥当安排，捐赠到新纪元大学图书馆，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一起为马华文学创作和研究努力。

她说，这是李锦宗一生的努力，收藏的范围包括丛书、系列、史料，从1969年开始到去年往生，近50年的收藏工作。

她表示，这是一项漫长的过程，在全马跑透透寻找资料，也在槟城旧书报摊位收藏绝版书。

她说，目前图书馆有设“方修文库”，方修主要收藏战前和新华文学，他是李锦宗的启蒙老师，影响他后来走向文

学史料道路，并集中收集战后和马华文学资料。

她相信新纪元图书馆，有了方修藏书，加上李锦宗藏书，可能是全球收藏马华文学最齐全的地方了。

续收集马华文学书籍史料

林玉蓉说，她仍会继续秉持李锦宗遗愿，继续收集马华文学书籍和史料，因此，如果有任何新的出版物，可与她联系，代收后转交给新纪元。



马电图书同仁走访李锦宗（许文荣等人）

2012年4月20日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同仁在馆长的带领下，前往吉隆坡拜访6位著名马华作家，除录制了“作家现身说法”短片外，也获得他们的授权上载各自的著作。这6位马华作家分别是孟沙、李宗顺、永乐多斯、李锦宗、驼铃、陈雪风。

李锦宗是马华文学史料收集家，早前也从事创作。他早期看到方修在整理马新文学史料方面，比较侧重新加坡，或许是方修在收集资料方面的困难。因此，他决定开始收集马华文坛的史料。他在收集史料方面遇到的困难有几个，第一个是有的时候，某些作品出版了，却没有流通到市场上，因此会有所纰漏。第二个是与作家的沟通问题，有些作家出版了作品之后会很乐意提供资料，但也有一些不愿意提供资料的作家。也有一些作家只提供资料，不原意透露身份。他收集的史料范围大部分都围绕在马华文学，主要是书籍、期刊、报章、杂志等等。

这一趟吉隆坡之行，走访6位作家，他们的创作历程、

成长背景、生活年代或都有所差异，然而，他们对文学的热爱，溢于言表，这些文人都是马华文学史重要的资产。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馆长率领一众成员探访马华文学史料专家李锦宗，左起庄蕙洁、罗湘婷、许文荣、李锦宗、马峰。

作家陈雪风逝世 李锦宗叹文坛失“良心”

2012-11-02 11:22



陈雪风生前最后一本书《人民需要马华文学》，收录多篇文学批评篇章。

（吉隆坡 1 日讯）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李锦宗说，文坛前辈陈雪风的过世使马华文坛失去了一颗“良心”。

他指出，陈雪风一生为文学，一生坚持讲真话，通过杂文和文艺批评对文学针砭时弊。

他认为，陈雪风在散文和诗歌创作方面有出色成就，不过，他的杂文和文艺批评对社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效果。

陈雪风长女陈晓玲（49岁）说，76岁的父亲周三上午过世时安祥，但没有任何征兆。

她披露，父亲是在10月初受邀出席中国厦门举行的“东南亚文学研讨会”，回来后还分享心得。“父亲平时健康，退休后仍经常参加文学活动。”陈雪风遗下孀妻沈丽丝（76岁）、长女陈晓玲、儿子陈晓明（48岁）及幼女陈晓芳（32岁）。

陈晓玲说，目前她的幼妹晓芳正从美国赶回来。陈雪风灵堂安置在蕉赖路孝恩园，周日上午举殡，安葬在汝来孝恩园。家属联络电话 012-3209023（晓玲）。

陈雪风在上月刚出版《人民需要马华文学》，当时他还计划明年再推出另一本评论集。陈雪风也曾担任过花踪文学奖及马华文学奖评审。（光明日报）

捐献大体当无语良师 李锦宗完成大爱

光明日报 11-10-2016

（吉隆坡 15 日讯）在家属、文学界、医学院和医学系学生陪同下，参与马大医学院“无语良师”计划而捐献大体的已故马华文学史料家李锦宗，终于今日正式完成大爱任务，走完“感恩一生”的最后一段路。

由孝恩园赞助的“无语良师”计划，是台湾慈济大学与马大医学院合作的项目，所有捐献大体者被称为“老师”。

李锦宗是与另外三名捐大体的“老师”，即已故苏金桦（66 岁）、已故梅重光（60 岁）和已故黄添勇（33 岁），一起参与供医学界进行 4 天医学研究的第 20 届无语良师工作坊。

在马大医学院举行的告别感恩仪式上，马大医学院“无语良师”计划总监苏毅教授说，自 5 年前启动这项计划以来，共有 74 名捐献者的大体参与已进行了 20 届的医学工作坊，参与医学研究者和学生共有 700 多名

“他们的大爱让医学界更多努力，寻求更好的医术来克

服疾病。”

他坦言，由于“无语良师”计划的概念仍未普遍传递，加上丧者家属常被人询问怎么不能把亲人遗体带回家，以致“无语良师”计划推行以来遇到一些阻力。

“希望通过更多的宣导，让更多人了解‘无语良师’计划主要是用在医学界，进行研究，以找出未来更需要的医学成果。”

李锦宗遗孀林玉蓉在仪式上说，“无语良师”计划将为医学界于未来取得更大成就。

“参与计划的医学系学生，也会明白日后需承担起探讨生命的使命，勇于跨越恐惧，共同迈向感恩的学医路。”

她希望“无语良师”计划，将能给医学界带来巨大突破与贡献，也让学生们明了大体老师豁达大舍的生死观。

4名“老师”在告别感恩仪式后，送往汝来孝恩园进行最后仪式与火葬。

出席李锦宗告别仪式的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主任伍燕翎、新加坡作家秦林、马华作家陈蝶、洪祖秋、金苗、杨嘉仁和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主席李书桢。



第6辑：铭记夫君



最后一篇稿 / 林玉蓉

去年底再度造访武汉，而得以和失去音讯 10 多年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望衡联系上，因此，锦宗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有幸得到陈教授撰文写了一篇评论。接到这篇文章，光是看题目“字字皆是血，幸苦不寻常”，我哭了，边看文章，眼泪禁不住地一直流下来。

的确，锦宗对马华文学史料的搜集、梳理与撰写都是非常的认真和严谨，别人写的任何史料文章，他一定会细读，进行勘误和修订，不允许错误持续而误导人。即使他已经病入膏肓，不能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他还是要对有错误的史料进行纠正。所以，陈教授形容他的史料文章“字字皆是血，辛苦不寻常”，我有很深很深的感受。

2017 年 6 月上旬，张树林和蓝启元来探病，顺便给他带来了马来西亚雪隆潮州会馆出资聘请詹缘瑞、徐威雄和童敏薇合著的《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他翻到介绍雪隆地区的作家、报人和学者的章节时，看到了许多的遗漏和

错误，即使当时他可说是已经病入膏肓，吃东西越来越少，多数处于睡眠的状态。但只要他没有入睡，就翻看这本书，最后，他叫我坐在电脑前，替他打一篇稿。

他专用的电脑在楼下的书房，旁边有一张平常供他午睡和休息的小床。他躺在床上，虚弱的一字一字的口述，我就在电脑的键盘上敲击，如有不确定之处，我还要在电脑里的资料库翻查和确认资料。就这样，一字一字的从他的口中吐出来，我就跟着他的口述敲打。时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不得不把耳朵凑近他的口边，才能清楚听他说什么。有时竟然没有了声音，原来他已经睡着了。所幸我跟他生活了40多年，对马华作家还算相当的认识和了解，所以他提到的作家我都不会陌生，很轻易的把他们的名字打了出来。

雪隆潮籍作家 / 李锦宗遗作

（前言：此稿是锦宗在病榻上口述，我替他打字而成的。他要完成这篇稿，因为张树林给他带来一本书，他发现关于潮籍作家方面的资料有遗漏和错误，他觉得必须纠正。他现在没有胃口吃东西，人越来越虚弱了，也不能坐起来打稿。玉蓉 17/6/2017）

雪隆潮州会馆几年前拨出钜款，与华社研究中心共同推

行“雪隆潮州人研究计画”，由詹缘端、徐威雄和童敏薇联合执笔，写成《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把雪隆潮州人过去在各领域的历史记录下来。雪隆潮州会馆会长吴俊标在〈序一〉中指出：“目的是要保留及收集潮州同乡当初在雪隆区的开埠历史，不让这些点滴跟着时间一起流失。”

分 5 类

《海滨潮乡》在缺乏现成资料的情况下，终于在大约 3 年的时间内出版成书。由此可见，这种开创性的工作，的确不容易。因此，各领域出现沧海遗珠的缺憾是所难免。在雪隆潮籍作家方面，也有这种情况出现。本书整理出来的雪隆潮籍作家、报人和学者大约有 24 人，这显示执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极度缺乏。

雪隆潮籍作家大约可以分为 5 类人士，第一，南来作家，例如方修和张荃等人。方修生于广东潮安，1938 年随母南来巴生和父亲团聚，1940 年到吉隆坡，做过商行学徒，《新国民日报》校对兼见习记者。1942 年日军南侵马来亚半岛，与友人南下新加坡，加入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开办的文化青年干部训练班，接受有关抗日的文化宣传工作训练。1945 年返回吉隆坡，担任吉隆坡《民声报》外勤记者。1946 年担任《中华晚报》记者。过后，先后在柔佛、廖内群岛、新加坡

等地担任小学教师。1951年2月，受聘为新加坡《星洲日报》任新闻编辑，后来成为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去世。

张荃，广东揭阳人，7岁跟随外祖父游学京沪。在之江大学（浙江大学前身）国文系毕业后，受聘于浙江甬江女子中学。曾任母校之江大学和厦门大学讲师。1946年赴台，先后应聘为台湾大学和师范大学副教授。1951年随夫陈恺南来，先后任教于麻坡中化中学、怡保霹雳女中、吉隆坡尊孔中学和马大中文系。因患溶血病在吉隆坡逝世。

第二类在雪隆地区土生土长者，例如叶健一、重山和许书芹。第三类是为了求学或工作而曾经短期居住在雪隆区，当中在学业完成后回去各自州属发展的有：林燕河、小黑、方昂、菲尔、林颀铄等人，而因为工作曾经短期在雪隆区居住者有：林惠洲、王涛等。

第四类是，在雪隆区完成大学教育后留下来工作并落地生根，他们包括陈应德、许友彬、孙彦庄、张惠思、刘树佳、叶宁等。还有大批从其他州到雪隆区谋生而定居下来者，例如钟松发、吴维凉、萧雨然、采多、陈雪风、吴志超、黄泽荣、张木钦、张树林、谦君、林清福、林雪乐、慧适、叶逢仪、庄延波、蓝天蝎、连铜、李锦宗、秦海凡、方路、陈小梅、承尘、冬竹、刘艺婉、商晚筠、鱼简、许友庄、李宗舜、

张昭敏、淡灵等等。

第五类是长期或短期居住在雪隆地区，后来因为工作、学业或其他原因而移居国外或其他地方的作家，例如杨白杨、王涛、忧草、郑良树、郑辉、方成、辛桑、辛鸥、辛汉光、辛金顺、灵缤儿、张锦忠、丘庭芳等。

资料勘误

在《海滨侨乡》一书中所列出的 24 位雪隆潮籍作家、报人和学者中，叶啸并非潮籍而是闽籍作家。在印尼出生的黄纪达只能说是支持报业的商人。许博义也不应列为潮籍作家，他只曾学习翻译几篇马来小说。洪松坚和钟启章也只是名噪一时的报人，而林放早年从事文艺创作，后来也投入报人的行列。

刊于南洋商报商余，23/6/2017

为马华文学史料鞠躬尽瘁 / 林玉蓉

一生不求荣华，也不求富贵，一生只执着于做一件事。李锦宗把毕生精力付出在搜集和编写马华文学史料，然而，最终却敌不过病魔，于2017年6月19日晚上在家里与世长辞。

我与锦宗风雨同路40多年，和他结为夫妻将近半辈子，一直在怀疑自己到底嫁的是一个男人，还是嫁给了堆满整间屋子的书刊和旧报纸？他生前曾说，这些书籍和资料都是无价之宝！每当埋怨他的书报把整间房子弄到像货仓时，他总是说，看着这些书报资料，令他有很大的满足感！如今斯人已逝，追念犹在，而他留给我和孩子们的，就是这些成千上万本的书籍和堆积如山的旧报纸。

锦宗就读钟灵中学期间就爱上文艺，积极投稿给报纸文艺副刊，写了不少的散文、也写过小说、诗歌和书评。之所以嫁给他，就是欣赏他的创作才华，岂知他后来却为了弥补史料家方修在编写新马文坛总结文章时对马来西亚的资料方

面的欠缺，而改为收集和编写史料，甚至把它作为一生的事业，以致顾不到文艺的创作了。有人说，撰写史料并不是创作，这是不公平的说法，他都是以散文式的手法编写史料和介绍作家，也对他们的作品做出评论，并没有脱离文艺，何况他的工作是把珍贵的资料流传下去，使马华文学得以让后人做研究，这种工作难道没有贡献吗？

尽管他所付出的一切，没有得到华社与各组织的重视、认同与肯定，甚至发生由于他没有学术学位，而文章在一部专书中刊登时名字竟然被删除的事件。然而，他始终风雨不改，不离不弃，从过去工余到退休后全天候的积极和不停地在整理着和撰写马华文学史料。已故著名作家姚拓说，“文化，人类社会的文化，便是由这群半疯的傻子们缔造出来的。”正当锦宗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苦干，无怨无悔，朴实顽强，脚踏实地为马来西亚文学史料的留存而默默无闻地耕耘和奉献时，病魔却悄悄地缠上了他。

日子在无声无息中流逝，几种病痛一直折磨他，令他每天在强忍着疼痛中过日子，生活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整理资料和写稿的工作。他依然在病痛的折磨下，日以继夜、不遗余力以及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翻阅旧报、把资料输入电脑，挖掘被人遗忘的老作家的资料，给报馆写

文坛钩沉等文章，勇敢地与癌症恶魔抗争到底，与时间赛跑，为挽救马华史料的工作，可说达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地步！

锦宗会走上从事收集与撰写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可说是受到方修的影响。早年他发觉，方修每年在《星洲日报》元旦特刊编写的新马文坛总结文章，对于新加坡的文学资料掌握得很好，但马来亚联合邦方面的则有所欠缺了。这显然是他人在新加坡，对于马来亚联合邦的资料搜集鞭长莫及。于是锦宗便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收集马华文学史料，编写马华文坛的总结文章，刊于本地报章文艺副刊和元旦特刊，目的是要尽可能让读者全面了解当年马华文坛的动态，同时弥补方修总结文章的不足。这类文章一直发表到90年代初期为止，因为各报元旦特刊逐渐变质，不再刊登传统格式的专文，而一般文艺副刊和刊物的编者不一定有兴趣发表这类总结文章，多以没有足够的版位来容纳这类长篇文字为理由，让这类文章不再出现。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锦宗仍然持续搜集、记录和收存资料以及其他马华文学史料，同时继续撰写各种马华文学史料的文章，出版史料集，编辑专集，至死不辍。他认为，如果马华文学史料没有加以保存，马华作家和作品以及文坛概况的史料就不能完整地留存给后人。

基于马华文学史料的收集工作长期以来受到国家和社会以及马华文学界本身的忽略，没有更多的人愿意积极参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希望，他所尽的一点绵力，保存下来的马华文学史料，方便目前和以后的相关人士参考和研究。

锦宗决心投身于撰写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后，对一切有关马华文学的资料，无论是本地作家出版的著作和文学刊物，还是一切有关文坛动态、作家个人资料或逝世的消息，即使有些资料可能已经有了，他还是会“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照单全收。刚结婚时，两人已经在都门打拼，只租一间房间，他在工余时间继续收集资料，即使生活不富裕，凡是本地作家出版的书，无论是出版或再版，他都会购买，当然也有一些作者会主动送给他。后来，有些作者在台湾和中国出版著作，他也不放过，都会想尽办法获得。我的儿子在台湾留学期间，一直留意替他购买本地作家的著作。此外，每回回北马时，他也一定不会放过搜寻被廉价抛售到槟城旧书摊的马华作品和杂志。结果，他往往会从旧书堆中淘到宝，找到了许多早年作家的绝版作品，他甚至找到了沦落在旧书摊的方北方送给文友的著作，他马上买下来送回给方北方。除此之外，每次到槟城，我们会去星报日报找当年的总编辑谢诗坚，以便得以进入资料室翻阅报馆的报纸合订本。当年没有影印

机，我们就分秒必争的从报纸的副刊中抄出在文艺版刊登的作家名字和作品名称及体裁，从中了解这个时期出现哪些作家。在他四处搜寻和挖掘下，马华文学的资料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刚来吉隆坡时只是租房间，本地作家出版的书籍还算不太多，房间的空间仍然足够摆放和收存，当然，许多书是堆积在床底下的！

逐渐的，除了搜集本地作家的著作和刊物及剪报之外，他也一点一滴的收集作家的个人资料，他尽可能做到亲自访问作家，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为此，我们都会乘学校假期，开着老爷车，带着孩子南下北上，一路拜访文友，约他们见面，以了解他们的写作经历。我们拜会的作家，以年长的前辈为优先考量，通过他们的口述，我们录取了许多关于他们的创作过程和人生经历，使得我们掌握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宝贵资料。接受过他访问的早年老作家如今都已经作古，他们为锦宗提供的许多资料非常宝贵，锦宗都珍藏着。期间，凡是有文友来访或相遇，锦宗也会向他们录取资料。

就这样，50多年来，长年累月的一点一滴堆积下来，家里的书报如今达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从客厅到饭厅、到书房、到楼梯的梯级、到睡房里，无一处不是报纸和书刊。我对朋友的来访感到非常羞愧，因为这哪里是一个家，简直是

一个仓库，访客根本没有舒适的地方聊天。许多来访的文友说，难为我可以容忍这样的居住环境！已故作家马汉曾说，他的太太总是骂他家里堆了很多书而很杂乱，但他的夫人来到锦宗的家之后，回去就不再骂他了！一些来访的作家曾经开玩笑说，如果这是他的家，他的太太一定会与他离婚！

的确，这个家快要变成没有我容身之地了。尽管我大吼大叫，要他迅速清理掉报纸，甚至我愿意替他翻阅旧报纸和剪报，迅速清理旧报，但他始终不放心，怕我看漏他要的资料。与他吵架时，生气的告诉他我要把资料烧掉，他竟然说要先烧我！可见在他的心目中，马华文学资料比我的地位还重要！我唯一能帮他的是替他把他看过和划起来的文章剪下来、写上日期和出处，并分门别类。说起看报纸，我相信，除了他，天下没有人是这么仔细阅报的，因为，他除了重视副刊版以及阅读每一则新闻之外，也不放过分广告和讣告， he 可以从讣告中挖掘到老作家逝世的消息，也可以从分类广告中看到某个作家刊登从事相命的广告。所以，他阅报的进度非常之慢，没看过的又不能丢，以致订购的几家报纸很快就堆积如山！

面对这样执着，不辞劳苦、默默辛勤的为后人抢救和保存马华文学史料的人，我的感受如何呢？既然他走上了这

条撰写马华文学史料的道路，并且已经把它当成一个使命，我除了接受他的选择和支持他之外，还能怎样呢，毕竟他做的是类似古人司马迁写《史记》的工作，何况对马华文坛又是一种贡献。他曾说，保存史料不只为个人研究所用，也为后人研究用，资料作为社会财富，是大家共有的。自己不但保存史料，也要挽救史料，若史料湮没了，就没人可得知。然而，他这样费神、研究和梳理马华文学史料，却被文坛视为不是创作而贡献不大！唉！我们只能说他是采得百花成了蜜，为谁辛苦为谁忙？

刊于 2-8-2017 星洲日报《星云》

马来西亚的民间学者 / 林玉蓉

已故李锦宗把毕生精力付出在搜集和编写马华文学史料，然而，最终却敌不过病魔，于2017年6月19日晚上在家里撒手寰宇，被迫放弃一直让他觉得有使命感的马华文学史料的搜集和编纂工作。

锦宗会走上从事收集与撰写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可说是受到方修的影响。早年他发觉，方修每年在《星洲日报》元旦特刊编写的新马文坛总结文章，对于新加坡的文学资料掌握得很好，有马来西亚联邦方面的则有所欠缺了。这显然是他人在新加坡，对于马来西亚联邦的资料搜集鞭长莫及。于是，他便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收集马华文学史料，编写马华文坛的总结文章，刊于本地报章文艺副刊和元旦特刊，目的是要尽可能让读者全面了解当年马华文坛的动态，同时弥补方修总结文章的不足。

尽管病魔来袭，他依然在病痛的折磨下，日以继夜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翻阅旧报、把资料输入电脑，挖掘被人遗忘的

老作家的资料，给报馆写文坛钩沉等文章，勇敢地与癌症恶魔抗争到底，与时间赛跑，为挽救马华史料的工作而不遗余力。

锦宗生前说过，保存史料不只为个人研究所用，也为后人研究用，资料作为社会财富，是大家共有的。自己不但保存史料，也要挽救史料，若史料湮没了，就没人可得知。

虽然他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甚至没有受过大专院校教育，但他以一腔热血投入到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中。有人说，他所编写的史料、著书、主编文选集等，不是学术性的工作，撰写的文稿非学术性论文。然而，他对任何批评无动于衷，依然默默地、长年累月地收集和编写史料，甚至把它作为一生的事业。他一直注意本地文坛的动态，好比征文比赛、作家出书、文艺研讨会、老作家逝世、本地各报副刊、文学杂志出版以及各项文学活动举行等等的消息和新闻，他都丝毫不放过，一一剪下收存。有鉴于此，有学者称他为“民间学者”。

这个“民间学者”的学术研究，既不为谋生，也不为荣耀，凭的只是一个“痴”字。他花时间和金钱搞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只期望成果最终贡献于社会，为史料的传承发展作出贡献。

武汉大学教授陈望衡曾经来我家，并和他做了专访。陈教授问他，“你如何整理你家的“资料山”，写出一部马华文学史以及如何看待你的工作？”锦宗说：“我特别看重资料，文学研究的先行就是收集资料，要想写一部完整的马华文学史，不将资料收齐是不行的。”锦宗还说：“其实，我要写的书分成两种：一种是马华文学史史料性质的书，供对马华文学史有兴趣的人看，也可以说为想研究马华文学史的人提供资料。我已出版的《80年代的马华文坛》收集了80年代马华文坛的各种史料。其实还可以再写90年代、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的马华文坛。我的《陨落的文星》属于已故作家的小传，还想再写多本。有关史料的书可以写成多种样式，按发表的媒体，分成报纸副刊，文学期刊、书等类，也可按文学的体裁，分成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类，还可以专为作家的传记搜集资料。另一种是马华文学研究性质的书。这方面我已出过《马华文学纵谈》，收入书中的《马华文学简史》可以发展成一部较大的《马华文学史》。一般文友希望我能写成本较大的一部文学史，因目前本地还没有人写成此书。”陈教授问：“写《马华文学史》有什么意义？”锦宗说：“马华文学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虽百来年风风雨雨，马华文学屡经挫折，

但总是存在着，发展着。它的重要意义首先在记录下华人南来谋生创业的艰苦历程，同时也记录下马来西亚一个世纪来的发展历程。文学与一般的历史著作之不同，在于它不是一般地记录事件，而是写人的心路历程，写人的情感波澜，写日常生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较历史著作更有价值。马华文学是马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一部分。要了解马华文化和历史，通过马华文学，是其中的一条途径。将百年来的马华文学按年代先后编起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先辈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这对于教育我们的后一代无疑很有教育意义。我写《马华文学史》想凸现的就是这样一条主线。我的这部书实质上是上百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创业史的浓缩概括与评说。”谈到《马华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锦宗说：“作为文学史，它面对的是文学，但文学面对是生活，所以文学史间接地也是以生活为物件的。”关于他所希望的《马华文学史》具有怎样的优点与特色的问题，锦宗说：“我希望我写的文学史有三个特色：第一，真正具有历史感，不仅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感，更重要的是文学所反映的物件——生活的历史感。第二，资料较为丰富，全面；第三，立论比较公允。”谈到数十年来收集这满屋子材料是否只为自己写书？锦宗说：“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保

存史料。保存史料不只为我个人研究用，还为他人研究用，为后人研究用。资料作为社会财富是大家公有的。其实，我收集这么多资料，将来归根到底还是为社会提供的。收集资料除了为保存史料，还为挽救史料，因为很多史料逐渐湮没了，罕为人所知了。我编写了一本《马华文坛钩沉》，钩的就是一些差不多要湮没的史料。”最后他说：“以我个人之力来从事这样一项工程，的确是深感心有余力不足啊！只希望后继有人。”

陈望衡在采访的结束语中说：“当我走出锦宗家时，还在想着锦宗的事业：锦宗的精神难能可贵，他从事这项工程，图个什么呢？图利，根本无利可图；图名？在工商社会的马来西亚，写一本文学史是难以出大名的。如此孜孜不倦地数十年如一日地劳做着，从青年到老年，决心没有丝毫动摇过，工作没有丝毫懈怠过，十分不易。说起来，他的工作只有一个意义：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的传承发展做贡献。我就不信，在这样大的马来西亚，就没有一个华人社团或华人企业家认识到李锦宗事业的意义，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向李锦宗伸出支持之手？其实，支持的不是李锦宗，而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发展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发展。”

刊于《燭火》文学季刊第 54 期

马新的华文文学史料工作者 / 林玉蓉

日前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第2届加影社区书展活动，当中的旧书交换项目吸引了我和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李锦宗。我们带了180多本书去交换，结果在旧书堆中淘到了宝，找到了不少值得一读的好书。难能可贵的是，在中文系系主任伍燕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新纪元的陈六使图书馆内的“方修文库”。

被称为“新马文史家第一人”的方修先生，一生对新马华文文学史贡献良多，在新马华文文坛地位显赫，更是马华文学史的拓荒与奠基者。他于1959年开始致力于新马华文新文学史料的整理、编写与研究，先后出版和编辑有关新马华文新文学研究的著作、大系和选集多部。他的工作和作品对新马文坛的影响甚为深远。方修先生逝世以后，经过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的穿针引线之下，他的家属将他个人著作、藏书、书信、笔记、剪报和手稿等等，全部赠送给新纪元大学学院。这所学院特地设立“方修文库”，希望能够使

新马文学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受惠。

李锦宗会走上从事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可说是受到方修的影响。早年他发觉，方修每年在《星洲日报》元旦特刊编写的新马文坛总结文章，对于新加坡的文学资料掌握得很好，有 马来亚联合邦方面的则有所欠缺了。这显然是他人在新加坡，对于马来亚联合邦的资料的搜集鞭长莫及。于是李锦宗便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收集马华文学史料，编写马华文坛的总结文章，刊于本地报章文艺副刊和元旦特刊，目的是要尽可能让读者全面了解当年马华文坛的动态，同时弥补方修总结文章的不足。这类文章一直发表到 90 年代初期为止，因为各报元旦特刊逐渐变质，不再刊登传统格式的专文，而一般文艺副刊和刊物的编者不一定有兴趣发表这类总结文章，多以没有足够的版位来容纳这类长篇文字为理由，让这类文章不再出现。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李锦宗仍然持续搜集、记录和收存这类资料以及其他马华文学史料，同时继续撰写各种马华文学史料的文章，出版史料集，编辑专集，至今不辍。他认为，如果马华文学史料没有加以保存，有马华作家和作品以及文坛概况的史料就不能完整地留存给后人。基于马华文学史料的收集工作长期以来受到国家和社会以及马华文学界本身的忽略，没有更多的人愿意积极参与这

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希望他所尽点的绵力，保存下来的马华文学史料，能够方便目前和以后有人士参考和研究。



两次手术的煎熬 / 林玉蓉

默默地看着他躺在床上，由医院工人和护士从7楼病房推到2楼的手术室。不知道他的感受如何？担忧？害怕？然而，我的心却在哭泣，强忍着眼泪，不要让泪水流下来。此时此刻，他需要的是鼓励和关怀，我不能在他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候，在他的面前流泪。我告诉他，妹妹已在佛庙为他点灯和念经。我那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同事也衷心的为他祈祷。啊，众神在保佑！他会平安无事，手术会顺利进行的。到了手术室门口，我必须止步，紧紧握住他的手，叫他不要害怕，我会在门口等到他出来。他进去后，我再也忍不住了，到墙角无助、彷徨、低声的哭了出来，伤心为什么上天让他的心灵和身体承受着这么多的痛苦。儿子传来短讯，叫我放松心情，他在公司交待一切后就赶来陪我。

这次是他第二次接受手术。第一次是在2011年12月，切掉一段有癌细胞的大肠。一年多以后，由于癌细胞复发，并蔓延到肛门，所以医生不得不再动刀。第一次手术后，他

接受了 25 次的电疗和 6 次的化疗，痛苦地经历了折腾不堪的日子。如今，病魔还是没有放过他，再次纠缠他，让他硬着头皮跟病魔对抗到底。

癌细胞来袭是静悄悄的，一点征兆也没有。平时身体状况没有什么不妥，无痛无痒，但是，在 2010 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发现肛门出血，赶紧进入医院的紧急部门检查。看病的普通医生说，出血是痔疮造成的，拿一些药去用就好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就没有再出血。一年后，他前往槟城出席国际潮学研讨会，过后再北上吉打双溪大年，跟冰谷讨论合编《马来西亚广西诗文选》的事务。在冰谷家作客时，他在厕所里又再次出现肛门出血的现象。回来后就立即看专科医生。经验老到的专科医生聆听了他的叙述，毫不迟疑的要他一连 3 天做内窥镜、断层扫描和超音波扫描的检查，结果证实患上了大肠癌，而且是第三期！两个星期后，他接受了第一次手术。谁想到，事隔一年半，还是难逃第二次动手术的厄运！

一秒又一秒消逝了。这时觉得时间好像蜗牛，走得太过于缓慢。虽然老大和老三陪着我，叫我不紧张，但我还是坐立不安，只要手术室的电动门一开，我就紧张地往里面望，希望推出来的病人就是他！他是在上午 10 点半进入手术室，

被推出来时，已经是傍晚 6 点半了。他戴着氧气口罩，身上插着不少管子，不过人已清醒。他虚弱的、轻声的告诉我们他的伤口很痛，很痛……

接下来几天，他承受着手术后两处伤口的疼痛，连移动身体都感觉痛楚万分。更折磨他的是，因为肛门被切除，连坐都疼痛不堪。看到他这样的痛苦，我们的心也痛，恨不得能分担他的一些痛苦。

如今，他的病情逐渐起色，也渐渐有胃口吃东西，并且能够重新坐在电脑前，开始做一些事情，因为他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所有有关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在伤口不那么疼痛，精神逐渐好转起来时，他怎能呆呆地睁着眼睛看着光阴飞逝呢！何况在他动手术之前，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委托他编辑《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即使还在养病，他仍然不停地联系各地的琼籍作家，向他们征稿，以期早日把书编好。整理资料、剪报、写稿、编书也都是他的精神寄托。这些工作常使他废寝忘食。现在，他似乎也忘了生病这回事了！

手术后，他更加消瘦和憔悴。上星期他接受了一次断层扫描，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清除，但仍需要观察一阵子，才决定是否需要再接受化疗。经历了两次手术的折磨，我们希

望他最终能够战胜病魔，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健康。

他就是我的另一半李锦宗，衷心地感激各地亲朋戚友以及社团和文艺界人士，在他生病期间前来探访，抑或打来电话问候，或者在面子书和电邮上送来祝福，让他享受到亲情和友情的可贵，也感受到人间的温情。



敌不过癌症 / 林玉蓉

肛门内复发的肿瘤不停的刺痛着他，不但令他坐立不安，晚上更难于入眠。每天，他必须咬紧牙根，强忍着永无休止地折腾他的疼痛。看着他日以继夜的被疼痛所煎熬，我们心里多么的难过、在淌血，只能悲伤的、心痛的、无助的望着他，不知要怎样减轻或替他承受痛苦。他的病情是在今年农历新年过后突然恶化的，之后每下愈况，胃口大减，体重下降，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5月22号陪他看肿瘤科医生，对于他被疼痛折腾，医生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即使把肿瘤切除，其他部位也有癌细胞，动刀也于事无补，他只能开更强烈的止痛药，加上含吗啡的药水，尽可能抑制他的疼痛。医生还为他安排临终服务人员上门，虽说是协助他减轻痛苦，但这说明什么呢？明显的意味着，生离死别的日子不远了！

医生放弃治疗他之后，虽然我们心照不宣，但心里非常难受。很快的，我收拾好心情，调整情绪，以便好好地陪着他，让他安心地走完他所剩无几的日子。也许吃了太多的止

痛药，他两个月前就没有胃口吃东西，每天只吃几口稀饭和麦片，体重在两星期内骤降 8 公斤，全身虚弱乏力，只想卧床而不愿走动。他不再像以前，整天不是翻阅报纸，便是坐在电脑前输入或更新资料。尽管已经病入膏肓，对于马华史料的整理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当张树林和蓝启元来探望他，并带来一本《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一书时，他翻阅到有关雪隆潮籍作家、学者和报人的部分，立刻看到了错误和遗漏。为了要做出纠正，不能长久坐着的他，只好躺在病榻上口述，我帮他翻阅资料和打稿。由于没有气力，说话声时而很小，很难听清楚，必须把耳朵凑近他的嘴巴，有时太累了，他念到一半竟然睡着了。就这样口述、打稿、查资料断断续续地在几天内勉强把这篇文章写成，得以纠正错误。文稿完成后，我第一时间就电邮给永修，并告诉他。这也许是锦宗的遗作。永修说文章会在 6 月 24 日发表，但，锦宗在 19 日晚上就撒手寰宇。结果，《商余》在 24 日刊登的是哀悼锦宗的特辑！

锦宗在病入膏肓期间，一直处在睡觉的状态，吃东西越来越少，在逝世前几天，除了喝几口水之外，几乎完全没有进食。6 月 19 日下午 2 点是他回去医院复诊的日子，但他自己放弃去医院，因为他全身乏力，无法起床。我对他说，我

打电话去医院改期。傍晚，我扶他去洗澡，还跟他洗头，清理粪袋，一切弄得干干净净。晚上9点多，我发现他很喘，额头冒着一些汗，我轻揉他的身体，他轻声说要小便，我扶他进厕所，到厕所他就倒下去，张大双眼看住我而说不出话来。我吓呆了，边哭边喊他，并立刻打电话给住在附近的大儿子。不到5分钟儿子回到家，立刻从厕所把他抱起放在床上，这时老二也赶到了，他们不停地喊着爸爸，但他已经不能回应了。9点53分，他原本睁着的眼睛慢慢的盖下来。就这样撒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苦缠他6年多的恶疾！

刊于 14-7-2017 南洋商报《商余》

第20届无语良师 工作坊——家属叮咛

林玉蓉

大体老师李锦宗遗孀——林玉蓉女士对学生的叮咛：

大家早上好。

大医学院落实无语良师计划，对医学界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而无语良师的无私奉献，不只遗爱人间，而且发挥了大爱精神！因此，参与这项计划的医学系学生，应该明白日后需要承担起生命之重与神圣的使命，勇于跨越恐惧，与同学紧密合作，共同迈向尊重与感恩的学医路。你们今后要对病人更加在意，尽量帮助病人解决问题，传承一步一脚印的学习和实践的特质，而在无语良师的身上，希望你们学习得最多也最深刻。

大体老师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神圣，那样的无私付出，我相信参与这项计划的医生和学生，能在大体老师的身上起了一分的感恩和尊重，并且今后在病人身上发挥那一分的良能，真正为人类服务，造福人类。学生们是以感恩、尊重、爱的精神理念，恭敬地开展向无语良师学习的手术，这是课

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因为你们一起做家访，撰写大体老师的生平简介，参与启用典礼、默祷、手术学习、穿衣入殓、送别等，是多么宝贵与重要，希望你们日后当上正式的医生时，能把从无语良师身上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施用在病人身上，及时救治病人。我衷心希望无语良师计划真正给医学界带来巨大的突破和贡献，也让学生们明了大体老师的豁达大舍的生死观。

最后，我要说的是：发挥无用之用，是大爱，也是环保。对于马大医学院落实无语良师计划，为医学领域寻求更大的成就，我仅代表我和家人，对马大医学院全体师生以及所有大体老师和家属，致以最崇高的谢意和敬意。谢谢。

15/10/2017

杰伦关怀朋友 / 林玉蓉

杰伦于去年8月5日在〈商余〉发表的〈我接受表扬〉一文里提到锦宗没有出席作协的表扬活动时说：“李锦宗呢，他的妻子林玉蓉在7月27日的〈商余〉发表一篇题为〈两次手术的煎熬〉的文章，看了大家都明白，锦宗文友正和癌魔展开搏斗。让我们都祝福他能早日战胜病魔……有一件事如果不说，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记得当晚我和林玉蓉在宴会上交谈，我对她说：“请多照顾锦宗兄！”，她这么回我：“我不照顾他，还有谁会照顾他？”

我的话纯粹出于关怀，并无其他用意。希望玉蓉不要介怀！其实夫婿两次手术之痛，也正是文友玉蓉内心的煎熬。她的文章让我读了，非常感动。”

其实，我这么回应杰伦，纯粹是在以半开玩笑的语气对一个很相熟的老朋友讲话，杰伦却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以为我介怀和讲赌气的话，好像怪他不相信我有照顾锦宗！他对朋友的真心关怀，我心底下是非常地感激他的。以我们和杰

伦交往几十年的友情，我们深深了解杰伦对朋友的热情和真挚的感情。我当然知道，他叮咛我多照顾锦宗，纯粹是出于关怀和爱惜锦宗，他对朋友诚心诚意的关爱，令我感动不已。

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从北马南下吉隆坡谋生时就认识杰伦，当时他已经是州议员，但他依然喜欢和文友在一起谈文说艺，一点也没有Y B的架子。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旧巴生路快乐花园租来的房子，而杰伦一家也住在同一个花园，那时，我们和杰伦及他的妻子蓝琪来往得很密。几十年来，我们和杰伦的交往似乎没有断过，由于大家都很熟络，我们见面时经常爱开玩笑，说话很随便，完全不拘小节。

草风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曾经托锦宗代买一本诗集《飞渡神山》，但买不到，竟向杰伦借了寄给他一读。读完后，他以平邮寄回，岂知竟邮失了。他很内疚，只好买一本泰国作家“胡图”的小说集当“赔偿”及道歉寄回杰伦。岂料杰伦大方回信说：“一本小书，别放在心上。”从此，他与杰伦开始有书信往来，甚至多次见面，互相拜访，感情很好。可见杰伦是多么大方和重视友情。

诗人孟沙轻微中风，小说家驼铃年级大了，行动不方便。杰伦即使自己经常感到头晕，但他都安排时间，亲自开车去探望这两位来往多年的老朋友。

不久前，我和朋友有事去巴生，锦宗就搭顺风车去看杰伦，我们送他去南方镇，办好事后才载他回家。到南方镇和杰伦见面时，我再向杰伦开玩笑：“你看，我有没有把锦宗照顾好？他现在的病情很稳定啦！现在我把他交给你，你要好好照顾他。”杰伦听了会心一笑。

杰伦就是这样一个关心朋友的人，过去一些朋友有困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虽然杰伦曾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他始终爱好写作，在他淡出政坛后，就复出文坛勤奋笔耕，经常投稿给本地报纸副刊以及国内外文学刊物。

他至今一共出版了10多种文学作品和政坛专集。近年他参与《燧火》文学季刊的编辑工作，还多次参与中国各地举行的诗人笔会及文化和文学学术交流研讨会。

由此可见，杰伦不但关怀朋友，同时关心马华文坛和国际文学活动。

刊于1-3-2014 南洋商报《商余》

华南城市去来 / 林玉蓉

4 月份的中国南方虽然仍然春意正浓，但天气已逐渐转暖。

飞机抵达香港后，我和外子李锦宗立刻买票乘大巴士直奔广州。阔别 10 多年后重临南方的城市，惊觉中国境内的交通改善神速，已经非常方便。且很有系统。在被称为中国的“南大门”，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广州，近年来变化巨大，新区呈现新颖和现代化的建筑物，很有时代感，具备了大城市的风范。在广州，我们探访了表舅和朋友。此行最大的收获，可说是和一名海南籍作家龙学湖当年下南洋而留在中国的儿子龙莆尧初次见面。锦宗是因为主编《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收录已故龙学湖的文章，才认识他的家人的。因为这个机缘，锦宗得以在龙莆尧的家里，翻阅了他从山打根带回中国的其父遗稿，进一步了解这位马华作家生前擅长创作的体裁。我们在广州也和归侨作家马阳重逢叙旧，互相了解近况。

此次中国行的第二个目的地是到锦宗祖籍老家潮阳附近的汕头市。搭上从五羊城火车站东边开往汕头的动车，只需3个小时就抵达潮汕站，比普通火车快了3个多小时。唯美中不足的是，动车只经过潮汕站，必须转搭大巴士，行驶大约50公里才能到达汕头港市。抵达汕头时已是傍晚时分。我们住进了汕头大学教授翁奕波事先替我们在汕头老城区定下的中旅酒店。除了翁教授，我们也和另外一位汕大退休教授陈贤茂见了面。这两位教授是我们于1992年在汕头参加第一届世界潮人作家会议时认识的。当天晚上大家相见欢，近80岁的陈教授别来无恙，精神奕奕，身体硬朗，还不停地在做学问，精神可嘉。

在翁教授联系下，汕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小金开车来接我们到汕大图书馆。重临汕大，不但勾起了当年与多位马华作家和世界各国潮籍作家欢聚的回忆，同时也对于2009年落成使用的图书馆的设计惊叹不已。它是从中国传统线装盒子为设计概念，结合现代主义手法，空间流畅，相互穿透，引入天然日光，配以周围传统园林设计绿化景观。我们拜会了图书馆馆长，互相交换收集资料的意见，然后在小金和他的同事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的“特色文献服务部”。顾名思义，这个部门专收藏国内外富有特色的文献，但以潮州人的文化

遗产、文学作品和文献为主。碍于时间短促，我们只能走马看花，但也意外看到了这个部门收藏锦宗的首部著作《马华文学纵谈》和郑良树博士等人的著作。

汕大校园有一系列的雕塑，结合人文与自然，呈现出独特的校园空间，令人耳目一新。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图书馆外面的不锈钢雕塑，这是一名意大利雕刻家的作品：一个大人和小人的雕塑竖立在草地上，大人的手指指向小人，不知道是在指导他还是责怪他。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仙人指路！也许是要指引人们到知识宝库探索，正如图书馆通道一幅墙壁上刻上的格言：“知识源于对我们不知事物的探索”。仔细一看，雕塑的大人的身体里尽是由小人凑成的。

与汕头市作家协会的会员进行交流，是一项意想不到的临时安排。虽然事先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而且交流时间短促，但是，出席的作协会员相当踊跃，包括秘书长郭勤亮、顾问林璇、广东评论委员会委员江锐歆在内的大约 30 名理事和会员，也许抱着好奇和想了解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情况的心理，出席了这个场面轻松和随意交流的集会，因为他们大多数对马来西亚文坛的状况不了解。当晚，在翁奕波教授和郭勤亮的引介下，大家都介绍各自的情况，并就两地的创作题材、内容、国情等问题进行提问和解答，交流气氛浓烈和温馨，

效果良好。成立于1985年的汕头市作家协会至今有拥会员297人，同时出版《汕头作家》刊物。

挥别只逗留两个晚上的汕头，我们再次乘搭动车前往阔别已久的深圳。久别的南方航空公司深圳分公司的退休飞行员朋友刘湘衡来接我们。他陪我们在南山区和蛇口区玩几天，早上带我们到附近的公园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观赏绿意浓烈和清幽的景色，让我们真正享受非常休闲的假期。他还开车载我们去探望深圳社科院前研究员杨益群教授。与杨教授10多年不见，大家畅谈叙旧，但也都感觉老了，尤其是他的夫人和锦宗同病相怜，我们互相打气加油，期望在安康的情况下多做一些事情，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来交流。

前后8天的假期结束了，匆匆的我们在深圳的蛇口码头乘船前往香港机场，再搭机回国。回顾这趟包裹了海陆空交通工具的旅程，若说偶然在雪泥上留下了鸿爪，在亲情和友情的刹那交会中抓住了各自的音容笑貌，我想更要加多一句：不管鸿飞何处，让大家都深记着相见的欢愉和别后的祝福吧！

原载 12-2015 于南洋商报《商余》

后记 / 林玉蓉

先夫李锦宗与癌症搏斗6年余，不幸于2017年6月19日晚上53分不治往生，令我们悲痛的是，他连一星期后降临的70岁生日也跨不过！我们全家人痛失最爱至亲，对他的离去深感哀伤悲慟！

当晚，我在脸书发布有关他逝世的贴文，敬告亲朋戚友之后，各地亲友立刻纷纷在脸书和Whatsapp群组上表示哀悼，慰问电唁也纷沓而至。

我们于21日晚上在蕉赖孝恩馆举行的追思会上，文友们有者在他的灵堂前发表挽词、有的朗读他们为锦宗而写的悼诗与哀悼文章；报馆也在文艺版刊登李锦宗逝世特辑，发表文友们的悼念或追忆他的纪念文章。大家的眷顾之情，怎不令我感激涕零！

为此，我毅然决然把这些悼文、文友所写过他的文稿以及报章报导关于他逝世和生前事迹等等的新闻汇集起来，编成一本纪念专集，作为文坛与家人永远缅怀他的集子。

本书共分为6辑：第1辑：众友缅怀；第2辑：悼诗述怀；第3辑：心路履痕；第4辑：文林丰碑；第5辑：媒体汇报；第6辑：铭记夫君。收在集子里的文稿除了文友的悼文与悼诗之外，也收入了我写与他个人相关的文稿；中国朋友和其他文友为他生前来不及看到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撰写的评论文章。本集子的出版，算是为他曾经走过的文艺足迹，给家人和后代留下一个记录，也作为我们对他难以忘怀的思念。

锦宗逝世后不久，我在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见到了继程法师，他叫我把锦宗的遗稿整理出来结成集子，继而让怡保观音堂法雨出版小组出版。感谢继程师父的鼓励，跟进萌起了我出版此纪念文集的念头，使本集子得以诞生。所有稿件的编排和取名方面，得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望衡与资深作家马仑的指导和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加上峇株巴辖石云彩仁者的费心设计和排版，使得本集子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致以万分谢意。

相信吾夫锦宗夫君在天之灵，必能获得无比慰藉，并致表谢忱！

林玉蓉

写于2018年7月23日



附录



家庭与



生活照









锦宗与长孙尚丞



最后的合家照



最后一个生日

友 文 与



与马仑合照



与方路合照

合 照



与马仑和金鼎夫妇合照



与韦晕合影



与吴维凉合影



与伍燕翎合影



与文友合影



与翠园合影



与陈蝶、李系得、吴维凉合照



参观新纪元方修文库



参观新纪元图书馆



新纪元孔子雕像

文 星 陨 落



子孙哀悼



作协理事致哀



遗孀与子孙哀悼



没有大体的灵堂





 **SILENT MENTOR**  

20th Silent Mentor Workshop
第20屆無語良師工作坊
10-15/10/2017

Brief Introduction of Silent Mentor
大體老師行誼簡介

Mr. Lee Kim Chong
李錦宗老師



法雨叢書系列



百法明門論講錄



只是我聞



爾然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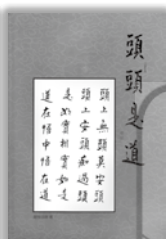
尋牛的道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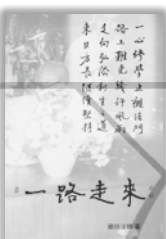
春在枝頭



點滴心頭



頭頭是道



一路走來



頭上安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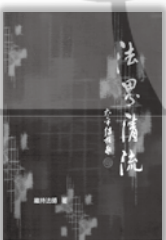
生命的感恩(二)



流水留不住



話盡山雲海月情



法界清流



提起話頭



明日天空



春在枝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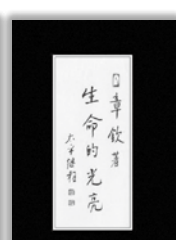
走在人間



默照源頭



疏肝補腎法婦科文獻及臨床研究



生命的光亮



紅塵回頭



六妙門講記



小止觀講記



謎路點燈



不了塵



棒喝當頭



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燈謎與我



霧裏看花



談心



默照話頭



阡陌上的遐想



龍門看雲



島城的那些事兒



六門教授習定論講錄



黃叔麟散文自選集



何處盡頭



愛的教學
黃奕山校長文集



春在枝頭（三）



離俗中的世俗
僧壇法師文集



分水嶺頭



清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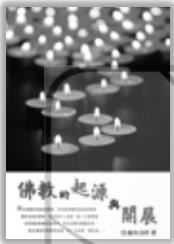
修道明燈



話說從頭



阳台花在微笑



佛教的起源與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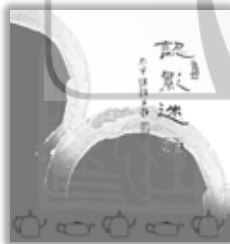
又再出頭



山雲合集



清风吹来



認影迷頭



生命的感恩(三)
繼程法師六十壽辰文集



教育留痕



出家情



回到話頭



文字心語
馬華作家訪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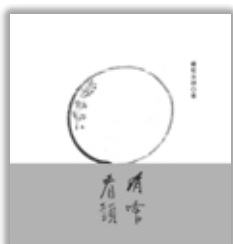
春在枝頭(四)
修行要義



心聲誰知



《解脫道論》「行處」
與《清淨道論》「業處」之比較研究



有啥看頭



馬華文壇
作家與著作



浮生小記



不住兩頭



話頭妙悟



心祭
李錦宗紀念文祭

法雨郵購小站

No	書名	作者	價目	數量	總額
1	百法門論講錄	繼程法師	RM18.00		
2	只是我聞	繼程法師	RM15.00		
3	尔然小品	继程法师	RM12.90		
4	尋牛的道跡	繼程法師編	RM12.00		
5	春在枝頭	繼程法師	RM15.00		
6	點滴心頭	繼程法師	RM15.00		
7	頭頭是道	繼程法師	RM18.00		
8	一路走來	繼持法師	RM16.00		
9	頭上安頭	繼程法師	RM20.00		
10	流水留不住	海全法師	RM15.00		
11	話盡山雲海月情	繼程法師	RM20.00		
12	法界清流	繼持法師	RM15.00		
13	提起話頭	繼程法師	RM25.00		
14	明日天空	海全法師	RM15.00		
15	春在枝头（二）	继程法师	RM20.00		
16	走在人間	繼持法師	RM15.00		
17	默照源頭	繼程法師	RM25.00		
18	疏肝补肾法妇科文献及临床研究	颜爱心博士	RM30.00		
19	生命的光亮	章钦	RM15.00		
20	紅塵回頭	繼程法師	RM25.00		
21	六妙門講記	繼程法師	RM20.00		
22	小止觀講記	繼程法師	RM20.00		
23	迷路点灯	空戒法師	RM15.00		
24	不了塵	海全法師	RM15.00		
25	棒喝當頭	繼程法師	RM25.00		
26	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	杜忠全	RM20.00		
27	灯谜与我	黄叔麟	RM15.00		
28	雾里看花	苏清强	RM15.00		
29	谈心	刘雅琳	RM10.00		
30	默照話頭	繼程法師	RM25.00		
31	阡陌上的遐想	何乃健	RM15.00		
32	龙门看云	苏清强	RM18.00		
33	島城的那些事兒	杜忠全	RM15.00		
34	六門教授習定論講錄	繼程法師	RM25.00		
35	黄叔麟散文自选集	黄叔麟	RM18.00		
36	何處盡頭	繼程法師	RM25.00		
37	爱的教学 -- 黄奕山校长文集	黄奕山	RM20.00		

No	書名	作者	價目	數量	總額
38	春在枝頭 (三)	繼程法師	RM18.00		
39	離俗中的世俗 -- 僧叟法師文集	僧叟法師	RM15.00		
40	分水嶺頭	繼程法師	RM25.00		
41	清露集	如覺法師	RM12.00		
42	修道明燈	繼程法師	RM20.00		
43	話說從頭	繼程法師	RM25.00		
44	阳台花在微笑	章飲	RM12.00		
45	佛教的起源與開展	繼持法師	RM30.00		
46	又再出頭	繼程法師	RM25.00		
47	山云合集	黃奕山 / 黃碧云	RM25.00		
48	清风吹来	黃千耘	RM15.00		
49	認影謎頭	繼程法師	RM25.00		
50	教育留痕	廖奋远	RM15.00		
51	出家情	繼程法師	RM18.00		
52	回到話頭	繼程法師	RM25.00		
53	文字心語——馬華作家訪談錄	杜忠全	RM20.00		
54	春在枝頭 (四)-- 修行要義	繼程法師	RM30.00		
55	心声谁知	廖奋远	RM20.00		
56	《解脫道論》「行處」與 《清淨道論》「業處」之比較研究	釋洞崧	RM35.00		
57	有啥看頭	繼程法師	RM25.00		
58	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	李锦宗	RM50.00		
59	浮生小记	苏清强	RM20.00		
60	不住兩頭	繼程法師	RM25.00		
61	話頭妙悟	聖嚴禪師	RM20.00		
62	心祭 李锦宗紀念文集	李锦宗	RM30.00		

其他書籍



活水源頭



百尺竿頭



佛心禪緣

書名	作者	價目	數量	總額
活水源頭	繼程法師	RM25.00		
百尺竿頭	繼程法師	RM25.00		
佛心禪緣	繼程法師	RM52.00		

- 凡購買 10 本或以上折扣 10%
- 勿用現款，請以劃線支票 / 匯票 / Wang pos，註明收款人 CHEOK YUN BEE
- 外埠支票請附加銀行手續費 RM0.50
- 來信請寄：法雨經銷部
B-12-1, DESA IMPIANA,
JALAN PRIMA UTAMA 2,
TAMAN PUCHONG PRIMA,
47100 PUCHONG.
TEL / FAX : +603-8061 6179 H/P: +6012-368 8081

訂購者資料

姓名：(中) _____ (英) _____

電話：_____ 來銀：RM _____

支票 / 匯票 / Wang Pos 列號：_____

地址：_____

编著： 林裕蓉
美编： 石云彩
出版： 怡保观音堂法雨出版小组
KUAN IM THEON TEMPLE
DHARMA RAIN PUBLICATION SECTION
TEL : 05-2547163
总经销： 法雨经销部
B-12-1, DESA IMPIANA,
JALAN PRIMA UTAMA 2,
TAMAN PUCHONG PRIMA,
47100 PUCHONG.
TEL / FAX : +603-8061 6179 H/P : +6012-368 8081
印刷： VINLIN PRESS SDN. BHD. (25680-X)
NO.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PUCHONG,
47100 SELANGOR.
TEL : +603-80615533(5 lines)
初版： 2018年11月
数量： 500本
定价： 马币30.00 / 新币20.00
ISBN： 978-967-5433-37-5

版权所有，若有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